

期六第 卷一第

號月一十



胡考

行發社版出會桂海上

# 四明銀行

## 商業部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並經特許發行兌換券

## 儲蓄部

辦理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優厚手續簡捷

## 保管部

備有堅固之保管箱保藏穩妥取費極廉

## 地產部

經管房地產建築住店宅面欲租者請駕臨面商

上海總行

北京路八六號 電話

一五五〇三  
五五〇四  
五五〇五

南市分行

新開河民國路臺灣路轉角

西區支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底(王家庫)

城區辦事處

城內方浜路八十五號

寧波分行

江北岸

南京分行

楊公井 下關辦事處

漢口分行

特三區鄱陽街

●其他通商各埠均有特約代理處●

# 中國通商銀行

( 立創年二十二緒光清前 )

## 商業部

蘇州分行	甯波分行	廈門分行	漢口分行	南京分行	上海總行	虹口分行	南市分行	愛多亞路支行
蘇州閶門內	甯波江北岸	廈門昇平路	漢口江漢路	南京新街口	上海外灘七號 電話一五五〇 電報掛號三七七三	上海虹口乍浦路六六號 電話四三一八八	上海南市十六舖 電話八三三三二	上海愛多亞路四四五號 電話八一四二一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放款押款 匯兌貼現  
其他一切 銀行業務

## 儲蓄部

定海辦事處	杭州兌換處	南通兌換處	岱山兌換處	甲種活期存款	乙種活期存款
定海大街	杭州清和坊	南通西門外	岱山大街	整付 存本取息	整付 存本取息
				整存零付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零存整付
				特種零存整付	特種零存整付

各埠代兌處  
上海分行  
安慶分行  
無錫分行  
蘇州分行  
常州分行  
南通分行  
杭州分行  
定海分行

# 交通銀行

## 總行

上海三馬路外灘十四號

電報掛號 中文 六六三九號  
英文 CHIAOTUNG

業務部 電話 一一五一一三至一一五一九號

事務處 電話 一〇八九四號

儲蓄部 地址南京路三五八號  
電話 九〇〇七二號  
九〇一五三號

國民政府特為發展國業  
民政府定發全實行之

## 主要業務

服務社會  
扶助工商

存款放款押匯承  
兌貼現國內外匯兌  
儲蓄信託經付債  
券本息一切事宜

## 分支行處

上海支行 南京路 民國路 提籃橋 界路

南京 下關 新街口 鎮江 丹陽 武進 無錫

蘇州 觀前 常熟 揚州 南通 如皋 高郵

泰州 溱潼 鹽城 東台 蚌埠 徐州 新浦

板浦 清江浦 淮安 蕪湖 宣城 九江 開封

鄭州 杭州 紹興 餘姚 沈家門 甯波 鎮海

定海 蘭谿 漢口 沙市 宜昌 長沙 濟南

濰縣 煙台 青島 威海衛 龍口 青島 東鎮

石家莊 張家口 包頭 大連 瀋陽 南滿站

營口 孫家台 四平街 洮南 哈爾濱 道裏

長春 吉林 黑龍江

# 國泰銀行

息厚安全

節高一節可參天

儲蓄金錢易不然

節省虛糜去儲蓄

他年子母累萬千

## 商業部

特種往來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國內匯兌  
抵押貼現  
代理收款  
代理押款

## 儲蓄部

定期存款  
甲種活儲  
乙種活儲  
零存整付  
整儲零付  
整儲整付  
存本付息

• 上海山西路天津路口 •

國泰商業儲蓄銀行

# 四明儲蓄會

上海南京路三九〇號 電話九〇〇九七六

欲謀將來的幸福；

請自今日起節資儲蓄！

## 婚嫁儲金

本儲金以少數款項存入數年之後  
子母相權便成整數不但子女婚嫁  
之資有備無患即欲置備產業或興  
辦各種有利事業均可立就

**金額** 分到期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五種  
**年期** 自五年起至十五年  
**利息** 自九厘半至一分一厘半  
復得利上生利

本會儲金由四明銀行負保本保息之責會長及經理並負完全責任

★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西門分會 和平路一三三號  
電話南市三三二五五

虹口分會 北四川路一三二四號  
電話四六七八六路

代理處各埠四明銀行

- ▲本埠南市民國路台灣路
- ▲南京下關二馬路
- ▲漢口三區鄧陽街
- ▲南京楊公井
- ▲寧波江北岸

# 上海四明保險總公司

本公司專營全國水火保險以及船壳險汽車險海員險之設備本忠誠服務精神為社會貨殖財產之保障如蒙 惠教請於後列各埠公司及代理處接洽為荷

總公司 經理謝瑞森 地址 南京路三九〇號  
副經理范潤生

電話 九〇〇六七 經理室 電話 九二二四〇

上海分公司 經理林聯球 水險部主任馮耀泉 汽車險部主任孫信水  
副經理鄭濟清 船壳部主任蘇味泉 海員險部主任洪聯寶

甯波分公司 江北岸四明銀行 溫州 華興公司 鄞興 鄞文橋十五號

杭州分公司 青年路十八號 福州 華興公司 無錫 三下塘水興巷十號

南京分公司 城內楊公井 台州 永川公司 南昌 大有紙行

下關分公司 二馬路平安里 青島 中國實業銀行 安慶 鳳大成行

漢口分公司 特三區鄧陽街 烟台 德康商行 威海 福增德

天津分公司 法界八號路卅七號 南潯 大業公司 龍口 怡慶行

### 外埠代理處

- 南潯 大業公司
- 龍口 怡慶行
- 烟台 德康商行
- 威海 福增德
- 青島 中國實業銀行
- 安慶 鳳大成行
- 福州 華興公司
- 無錫 三下塘水興巷十號
- 南昌 大有紙行
- 台州 永川公司
- 溫州 華興公司
- 鄞興 鄞文橋十五號

# 四川銀耳

## 治病 補身 最有 奇效

有多年之歷史 悠久之信譽  
不以次貨摻雜混充 不以虛偽減價號召

### 治主

陰虧 腎虛 肺病  
咳嗽 咯血 胃呆  
胃炎 火眼 痔血  
便秘 婦女經不調  
血崩 白帶……

### 能功

滋陰 補腎 潤肺  
止咳 生津 降火  
提神 補氣 強身  
補血 清血 美容

外埠來信只寫上海四川商店即可交到  
並著有「銀耳之研究」一書歡迎函索閱

真正四川銀耳 完全天然野生 性質不熱不涼 服食冬夏不分 功效特別偉大 健腦補血滋陰 男子陰虛腎虧 婦女雜疾月經 各種男女病症 銀耳功效最靈 倘能常食不斷 保證却病強身 本店專售銀耳 多年遠近著名 不以次貨摻雜 或假廉價號稱 敬請各界人士 選購務宜認真 次貨毫無補益 反轉上當非輕

總店 上海四川商店 分店

南京路山西路 上海南京路 廣州西關



世界攝影傑作



別張着嘴，會狂吠，強已破門而入！▶

□ 昂着頭在瞧什麼？莫忘了你的捕鼠工作！







□ 雲 巖



趙少昂作



作強少黃 者告無□

種梅人已殉丹霄碧血當年直節昭  
陳穆祿今遺跡在讀考  
何處暗香飄商量故址栽  
十樹澆弔忠魂隔雨紅林道江湖  
詩思嫩如鄉程似灞陵橋

梅花莊莊為吾鄉張忠諫公景川讀考處公在有時以諫大於元林下人皆哀之

陳荆鴻

△ 山 水

陳朱銘慶繪



陳朱銘慶繪



△ 胡漢斌繪佛

◎ 陳 荆 鴻  
◎ 詩 寫 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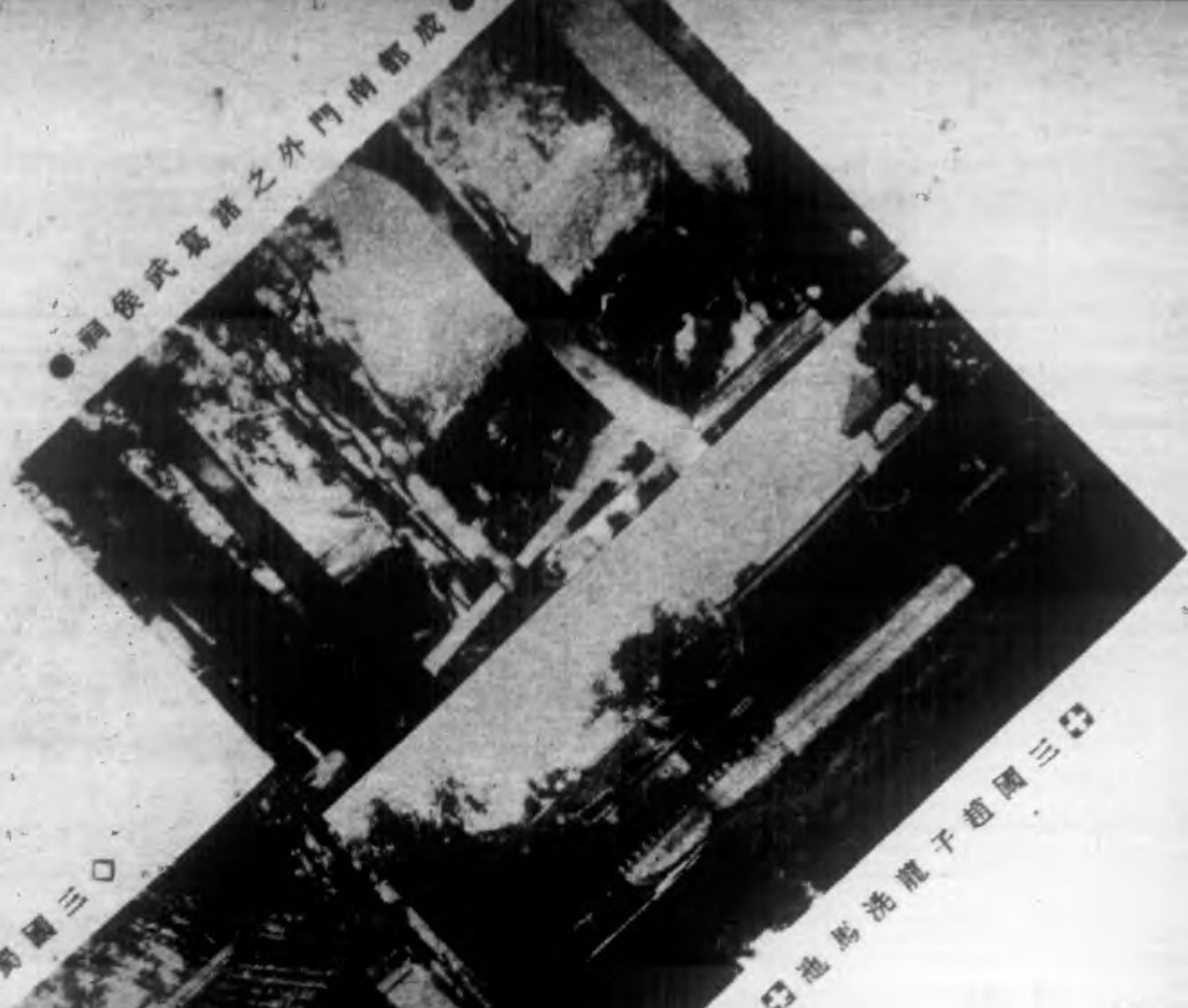
湖上履痕

夢雲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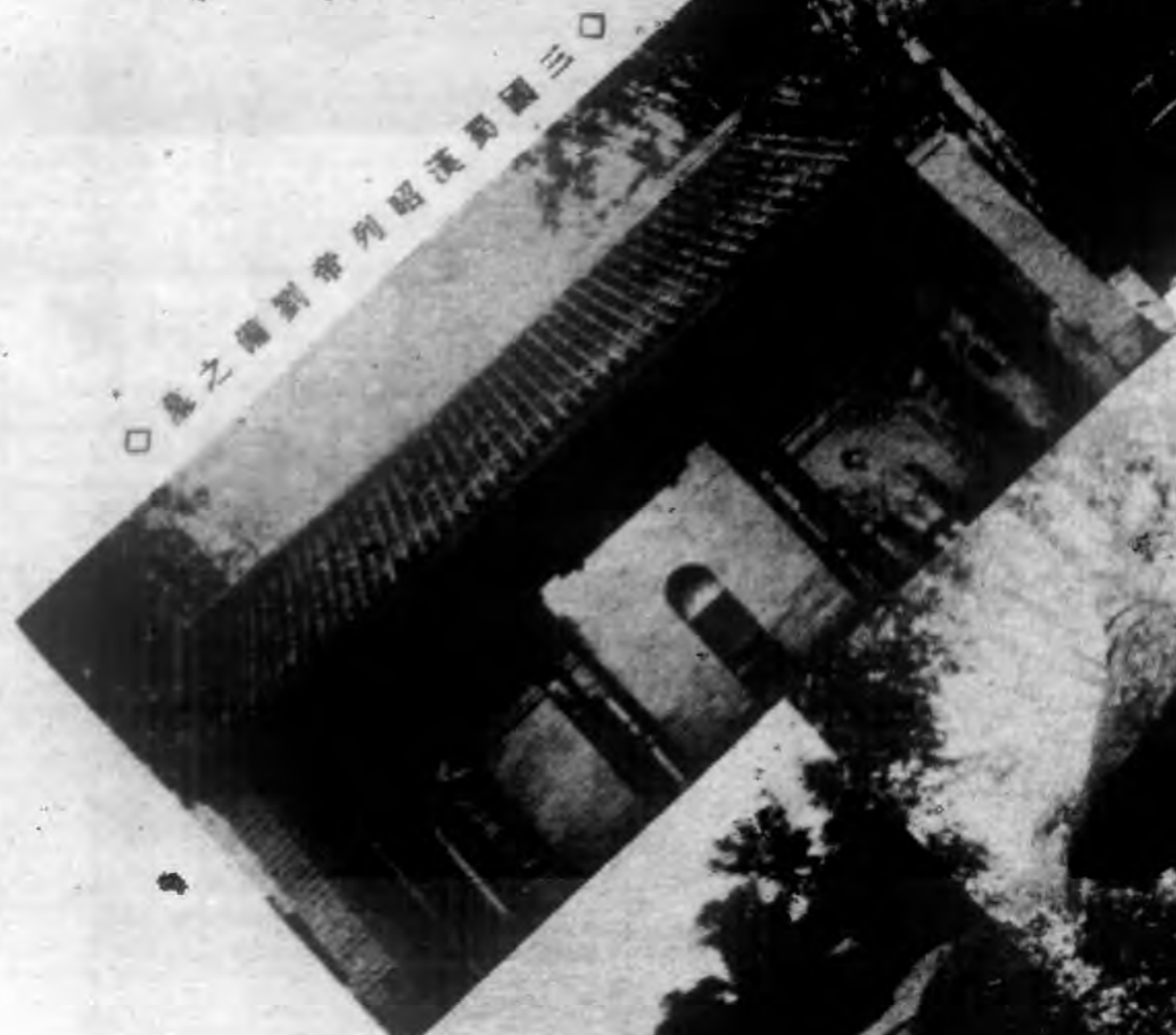


● 祠侯武墓諸之外門南都成 ●



☐ 池馬洗龍于趙國三 ☐

□ 皇之禮對帝列昭漢蜀國三 □



路道園障不



△ 墓琴墓諸之內祠侯武 △

● 廟侯侯廟 ●

# 中國實業銀行

## 儲蓄部



備有詳章  
函索即寄

基本穩固  
會計公開  
利息優厚  
手續簡捷

**零存整付儲蓄**  
每月存洋三十一元七角  
十二年期滿  
**可得一萬元**

**存本付息儲蓄**  
按月支取 按季支取  
按年支取均可

**總部** 上海博物院路三號一樓  
**分部**  
上海南京路  
天津領事道  
南京白下路  
青島中山路  
漢口歆生路

**本埠支部**  
北京路  
虹口北四川路  
法租界公館馬路  
南市黃浦灘路一號

**特種定期儲蓄**  
一次存本二千〇〇六元四角四分  
十五年期滿  
**可得一萬元**



# 社會月刊目次

第一卷·第六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字第五二四號

## 報 畫

世界攝影傑作二幅  
 繪美 趙少昂繪  
 無告者 黃少強作  
 陳荆璠自寫詩

陳朱銘慶繪山水  
 胡藻斌繪佛  
 湖上履痕 夢雲攝  
 四川勝蹟

### 談簡筆字

改進現在大眾文學的三派

建設的大眾語文學——新詩例

現代小品文作家論……(下)

文學上的言志與載道

### 文心雕蛇

制度支配人呢還是人支配制度

鍾道提見評

吳稚暉 (一)

曹聚仁 (二)

葉錦熙 (三)

葉錦熙 (五)

阿英 (九)

徐楚庸 (一六)

曹聚仁 (一九)

李向榮 (二三)

黃實 (二九)

周木賢 (一三)

我的唱歌

陳子展 (二五)

周作人談現代中國文學





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樣式與方法	史東山(三六)	方之中(三一)
日遊雜感	潮州人	蔡楚生(三七)
最近歐美電影事業的概觀	禁止開映男女合演影片的問題	沈西苓(三九)
送婚	胡萍(四六)	侯楓(四九)
老師		黑嬰(五一)
紐約的華僑		林冬日(五七)
落紅		歐生(六二)
談勝利	樂建(六七)	蒲筱仙(六八)
以稀為貴	蔣弼(六九)	樂(七〇)
十年如夢憶巴黎		徐仲年(七一)
一個沒有出路的青年	盧葆華(七七)	胡蝶秋(八一)
夏月激石之遺物	非非(八三)	希簡(八三)
巴黎升降機		李寶泉(八七)
給表妹的信		康白珊(九五)
楊小姐的人生觀		紫蘇(九九)
傻女人		光漢(一〇七)
白日之夢		楊靜人(一一一)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

# 網業銀行

## 營業部

商業往來  
服務社會  
存款放款  
聲譽卓著

## 儲蓄部

定期活期  
保障穩固  
各種俱備  
利息優厚

## 保管部

美國鋼箱  
保管嚴密  
取藏便利  
大小俱全

## 地產部

寫字房間  
光綫充足  
設備完全  
租金低廉

## 堆棧部

自建堆棧  
房屋高燥  
地點適中  
棧租克己

## 總行

漢口路石路口

## 南市分行

小南門中華路

## 八仙橋支行

八仙橋愷自爾路

## 杭州分行

杭州三元坊

## 堆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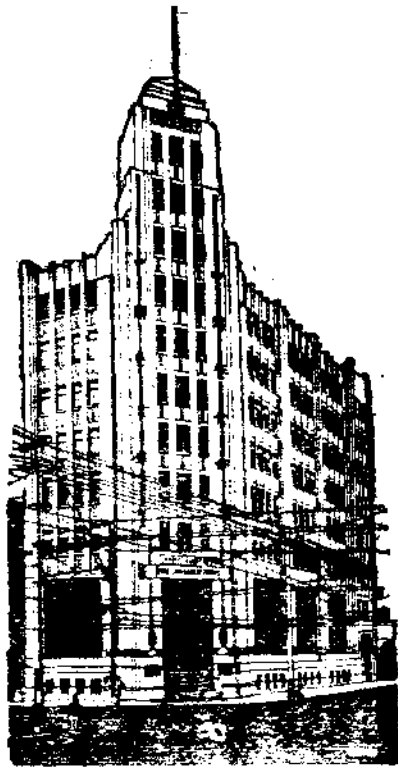
蘇州路廿六號

# 中國墾業銀行

業

務部

辦理銀行  
一切業務



儲

蓄處

辦理各種  
儲蓄存款

## ☆最新式保管箱出租☆

本行保管庫建築堅固庫門鋼板厚至二十餘吋內置美國最新式摩斯爾保管箱數千只大小尺寸俱備租費非常低廉凡各界人士以及賢明主婦均須租用一隻俾一切貴重物品獲有安全保障免除種種煩惱以增進社會與家庭的幸福！

● 印有保管箱出租章程備索 ●

### 上海總行

上海 北京路二三九號  
電話 一六二九〇四線接轉各部

### 上海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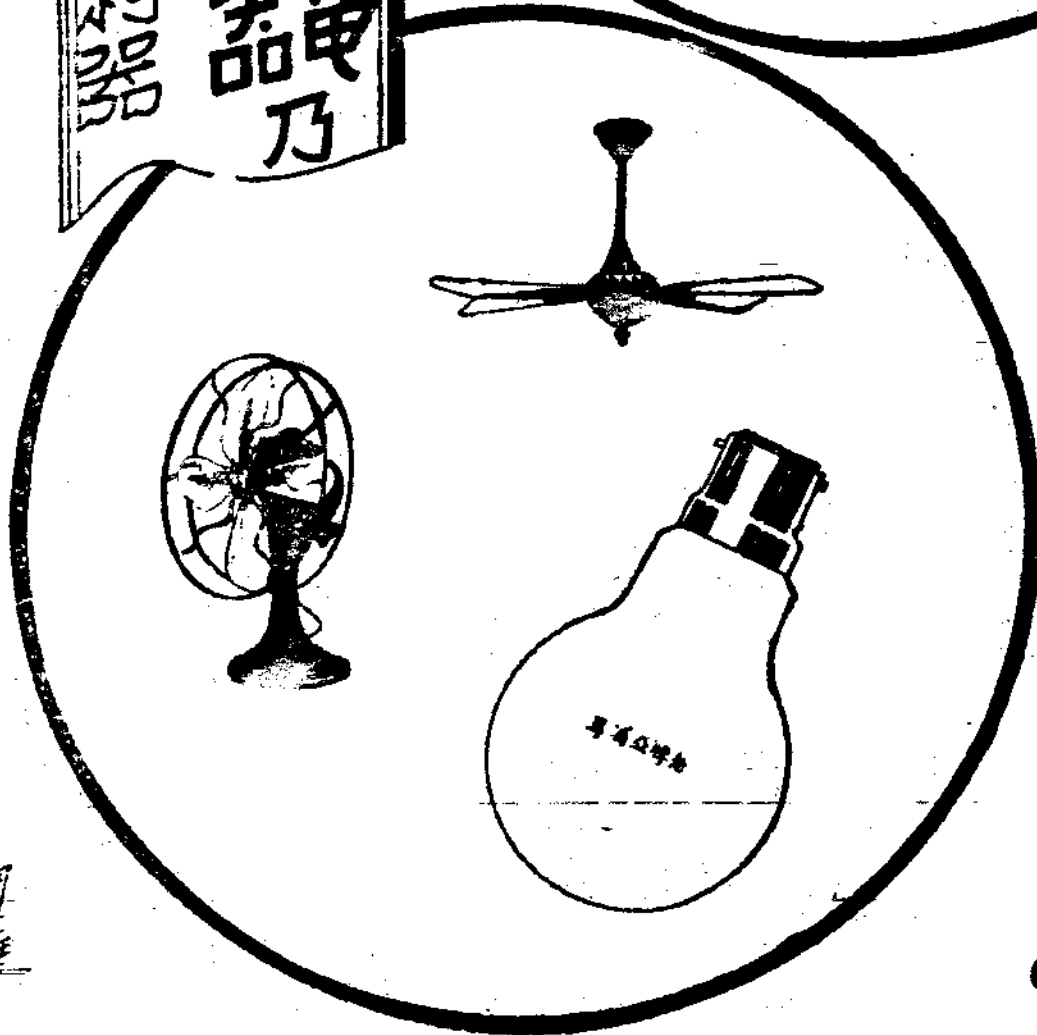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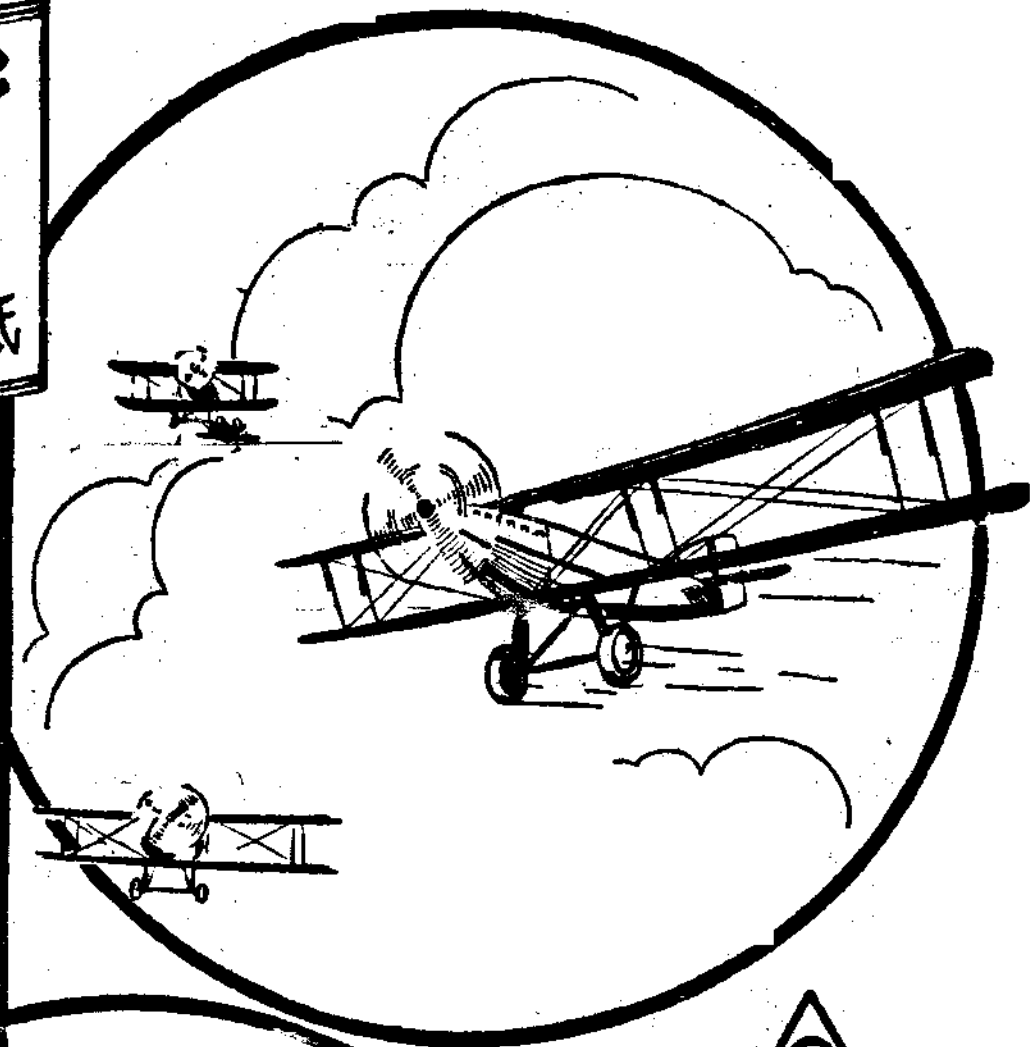
上海 靜安寺路梅白格路口  
電話 三二一〇一號  
上海 八仙橋青年會隔壁  
電話 八二四七一號  
上海 霞飛路巴黎大戲院對面  
電話 八五四五七號

### 分行

天津 北平 南京 甯波 餘姚

**飛機**  
 係  
 器利之機外禦抵

**亞浦耳**  
 器電乃  
 抵制洋貨之利器



**廠總**  
 號六十六路陽遠海上  
**廠分**  
 號一六二路陽都海上  
 機總話電  
 六三三〇五  
 號掛報電  
 文英 文中  
 OPPEL 〇四八八

國華





## 談簡筆字

吳稚暉  
曹聚仁

### 一、曹聚仁先生的去信

稚暉先生，

那天暢談以後，這處那處看見先生提倡普及教育的宏論，非常佩服！社會事業，總是點點滴滴地做成的，我們都該就可能範圍一項一項地做去。我對於大眾語問題，已決定不參加什麼討論，只埋頭試寫一點通俗的書。

最近，有幾家書舖子，幾種小雜誌，想開始試用「簡筆字」，另鑄銅模，改排簡筆字。自來簡筆字，都是民衆所創造的，我們不該自以為功；因此定名為「大眾字」。從前，劉半農先生曾整理宋元以來所用俗字，著為專書；陳光堯，卓定謀諸先生也曾將簡筆字分析地研究過一番。我們所要試用的大眾字，當然以社會上所通用的為根基，再參加一些新增的字，使牠成爲一套可用的新漢字。知道先生對於語文問題，極有研究，再請指示一點意見：

曹聚仁敬上

十月二十四日

### 二、吳稚暉先生的復信

曹先生

這幾天，又爲了無聊的小小私事，東奔西走，沒有坐定。什麼普及教育，都是別人在那裏猜想我的希望；其實我並不會有此觀念。我以為希望個人識字的緣故，乃是識了字，可以給他有本領吃飯的書本看。若止是識了字，像我們一樣，覺得人類沒有飯吃的苦痛，却沒有給人飯吃的本領，徒然增些悲哀的苦痛；倒不如不識了字，以爲捱餓是派定的比較乾淨。反正發憤也是醉生夢死的自了了，癡愚也不過是醉生

夢死的自了了，所以那種把大衆識字算普及教育，却來裝飾他。熱心教育的勾當，我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普及教育，普及教育，恐怕同「自由」，「自由」，「革命」，「革命」，同一空洞罷！

但是希望個人識了字，給他有吃飯本領的書本看，當然也是日夜希望的。不過不願意讓普及教育，來把他空洞過去罷了。急急乎希望人人能有吃飯的本領的書本，而且要多加工夫去看有吃飯本領的書本，那末，把叫他識字的時間要愈少愈快爲好，這就到了先生此次所說的大衆字等等的問題。做出吃飯本領的書本，要愈加容易明白，便愈加好，這就是大衆語的問題。我的「大衆語萬歲」，就是這個主旨，不是希望有什麼新文學，更不是希望得一個普及教育裝飾門面的結果。教育是教的什麼，是最緊要，教的什麼我是貢獻過了，就是先生褒獎這處那處近日亂放的「宏論」。

簡筆字（大衆字）當然一百萬分的贊同；半年前，教育當局王雪艇（世杰）先生還拿一種簡筆字給我看；他也頗想有官中審定的意思。可見我因爲沒有研究這件事，覺得他給我看的簡筆字，忘作者之名）同陳光堯卓定謀各位先生所做的，不知誰是適當？我一時不敢下斷語，所以沒有意思他取那一種來頒行；而且我以爲頒行爲注音符號，止是免了得羅布的嫌疑；要仗政治力量而且是敷衍的政治力量，是推動不動的；不如社會上來化着硬幹的精神，硬幹出去，如當年白話一般，一定成功的。先生說有幾種書店肯做銅模，乃是惟一的生力軍。

至於進化的程序，也有不可躐等的，如文言改成白話；從白話流行了，再改大衆語，不是不經濟，實是不可避免的進行手續。并且要自然的，不是能一個人坐在房子裏定下來的。所謂自然，就是初改白話文，有一種非文非白的小腳裝大腳，而後白話改良，才有真正大腳。他自己作死，又要穿高跟鞋，如現在白話文官化，所以就惹動了大衆語；起來說話了。所謂不是一個人定下的，就是說當時若有人預定這個程序，不是太滑稽了，亦沒有這個辦法，可成功指揮的。無非初初不求太嚴格。便於初入手，這就暗合自然。本此經驗，我對於簡筆字的第一步，贊同黎劭西先生的辦法，先把久已公認的作先鋒，不要創造得太生疏，反會與本字絕對成了兩個字，叫他讀起普通舊式書報來，又不認識。

一依我鄙見，若能一方面減筆，一方面却加上注音符號，（加者自然先加國音字典所已定者）使方塊漢字有義有音先改良完善。這層過渡辦法，不但於識字有益，且於漢文上加注音符號，使人人識得拼音，於是漸漸進爲完全拼音文字，拉丁化罷，哈哈化罷，皆是一種萬萬不可省的程序。簡筆字與注音符號合鑄銅模，乃就開了新紀元了。頑固的商業書局，自然不肯先嘗試的，只就要希望新文化書店開頭了。將來他們跟上來，是可以的。既字旁加了注音符號，而所有有聲無字的士俗大衆語，便直用注音符號夾在字中間，也順

這成章的出現了。先做到日本文一樣，而後進到西洋文，這是一條必應經過的大路。現在拉丁化運動的人，要想抄捷徑，是太辛苦太壞等了罷。弟正想從是詳述小工藝書，沒有工夫來常助邪許，抱歉得狠！順叩

道安

弟敬復頓首

十月二十七日

## 改進現在大眾文學的二派

——大眾語文學短論之七

從教育的意義上建設「大眾語文學」，第一步當然應該就固有的形式先行撤換「意識」，這種工作，近年可分三類（且把鄭振鐸先生在文學季刊刊載裏引用的「舊瓶新酒」的話來借作標題，「酒」——索性改爲「酒瓶」）：

(1) 舊瓶新酒，但去其毒，引了民國十三年平民教育促進會初成立時我給他們的條陳之一段，代表這種主張：

所謂民衆讀者者，即久已流行於民間之小說，唱本，彈詞之類。昔人有言：「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因之之術難言矣；利導與整齊，則施行簡易教育事半功倍之良策也。常見車夫讀息，農工閑暇，輒手下一編，蠅頭小字，細細咀嚼，若有餘味。因果善書，通俗演稿，不無錢買，終不休。此無他，勞動之餘，但尋消遣，不暇擇於賭博，則遷於文學；勿論質實賤，其情一也。今教育界提倡「兒童文學」，童話故事，出日不窮，其效已著；獨對於所謂「民衆文學」，尙無實行從事改良者。將來平民識字增多，必苦無程度相當之新書報可看；即有之，又不足以醫其文學的慾望，心田枯燥，必求潤澤，情緒煩悶，必求排遣，終爲此類下等小說，增銷路耳。（前年在上海調查，印刷物運銷內地者，以此類石印小字之下等小說爲最多，小學教科書尙不及其什一）。夫文字，工具也；文學，科器也；用之不替，亦足以助惡而殺人。文字教育，乃教育之手段，非教育之目的。欲使手段不悖其目的，則一面普及識字，一面即當改良讀物。今請於平民千字課之外，將現在各地流行之小說，唱本，彈詞之類，廣爲蒐集，分別審查，其過於荒謬醜陋，固陋可笑者，淘汰之，訂正之，體例形式，一仍其舊；惟如前式標點。雖字旁亦注音，此事先由實會倡辦，示之標榜；一面提倡各書坊自辦，與以審查。（大書店因獲利較少，恐不願辦，小書店如有提倡者必樂於從事也。）總以出版愈多取價愈廉爲最好。或擇其內容文字較優者，彙爲「平民文學叢書」，即用爲施行簡易義務教育時之課外讀物；於識字之練習上，當更有莫大之助益。此外如公民常識等小冊子與定期刊物，應新編者，自應亟亟從事，固無待言。總之，識字之後，必當讀以資養，而舊有之類食，合其脾胃者，則以不妨害衛生爲限，應以「導利」「整齊」之術。一切「因之」「圖不可」一切辭絕，而徒取「舊書式」「重翻舊式」之書報以「與之爭」，亦恐終於無效而徒勞耳。

這類工作終於沒有人做（國語會於民廿一議決試編，亦未成功，幸頁三六七，三七三），因爲這個辦法育的意義較薄而文藝的趣味較厚之故。

改進現在大眾文學的二派

社會：1.6.三

，「維好也徒然」是也。清代如夏倫齊乾輝時人，有（珠六種曲）余冶（同治時人，有庶幾堂今樂，今尚通行其珠六種等，都是想把戲劇中「誨淫誨盜」的材料換成「褒忠勸孝」的。近則如前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以培養國民道德爲主旨而編的皮黃新劇本（這是有教的工作；所編的如毀名金文重、女新蛇哭敬奉之類，在當時甚風行，民國初李德社的女伶就是排演此等劇則其能叫座的，現行的如木蘭從軍亦會中演如山先生所編。後因各部關切，其編排工作漸停頓。此會則社會教育司，高步瀛先生主之）最近則如北平通俗讀物編刊社（原名三月書社）以痛心國難，提倡民族精神爲主旨而編的各種曲本（此社爲蕭軍大學校教授顧頡先生們所發起，顧先生有自述，和吳俊升先生們的介紹批評，都見最近的天津大公報，此不多叙），這都是想藉着舊瓶的掩護叫「大眾」能裝上幾杯新酒的。

（3）新瓶裝新酒，連形式帶內容滿換新的。如北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平民文學部（孫伏園先生主之）所出民衆讀物及劇本等約三百餘種，除少數仍用「舊瓶」外，大體都換了「新瓶」，就是鄭振鐸先生所謂「大眾所不會熟悉的文體」，再引他段評論的話：

這些新文體，如炸彈，如巨石似的投入大眾之間，立刻便引起充分的注意。這是一種新的刺激，也許有大多數的讀者感到不合適，感到不慣，感到憤懣與拒絕；也許讀者們是不能超出平民教育學院所指導的大眾以外，但至少是給他們一種新的刺激，一種新的波動，反倒要比改良主義之無聲無臭的投入大眾之間，不久便自己消滅了結果來得好些。

大眾並不絕對的拒絕排斥新的文體和新的形式，大眾肯接受現代的話劇，肯接受電影，便不會拒絕什麼新的小說，詩歌的。他們並不是什麼頑固者的集團。他們是像一張的紙似的潔白無瑕寫上什麼，便是什麼顏色，什麼花樣。

舊形式，舊文件是永遠結着舊思想。舊的社會意識的，就使遷入了新題材進去，那新題材便會被扭曲而不成爲不類的東西。……

這個意見也很對，但前兩類的工作，實際上也是要同時進行的。

不過馬上就發生一個大矛盾；這三類工作，無論對於舊形式或因襲或革除，都是要把「大眾語文學」撤換「意識」，做這撤換工作的人，又是立於另一階級，和三十年前王勞爾先生的「階級意識」是一樣的，雖然比較地能注重文學的技巧。（但對於文字工具的見解，却又倒退了三千里。）故這三類工作，都不算建設真正的「大眾語文學」，鄭先生名之曰「爲大眾的文學」，再引他一段話：

彷彿是離開大眾很遠的一批超然的人物，擺出在嚴的教訓的面目，說是大眾如何不幸，如何的應該加以救拔，而第一個條件，便要先灌輸他們一些新的知識，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文學卻是最好的一個工具。他們便找到了文學；寫着若干的「爲大眾的文學」，完全是爲了教訓，指導大眾而寫的。這種態度當然有命令，人難堪。……而且有些可笑。針對了大眾而實施其「教導工作」之工具的文學，——「爲大眾的文學」——實際上也不會成爲什麼名著的。所以「爲大眾的文學」，其壽命並不會怎麼長；至多，僅在這個短促的過渡時代，能夠呈現其作用。

同時還有一個矛盾：三千年來「小衆」最優美的文學都是受了「大眾語文學」潮流的影響，現代學術界又這樣注意於調查，能把牠翻出新瓶的又這樣博得一時的「風行草偃」，既然如此，何以又說「大眾如何的不幸，如何的應該加以救拔？」牠的形式何以那麼



好？牠的「意識」何以那麼壞？文學的形式和「意識」難道也是對立的嗎？（更有一個自身的矛盾：舉幾個例來說：民國十四年國語統一會在教育部樓廳演所舉行國語演講會，初次表演兒童歌劇麻雀與小孩演至末段所採北方俗調觀家母道破，樓上樓下聽眾都報之以「噓」。後來又據從湘潭來者說：有人乘轎過街上某小學校，聽見校內演唱此曲中段打鐵歌（見上文），轎夫大笑，謂「家有子弟，萬不可進學堂，學堂裏唱起花鼓歌來了！」但轎夫們雖不愛聽花鼓歌？紳士們也誰不愛聽花鼓歌？我還記得幼時鄉居的時候，圍坐甲圍時常和「大眾」的領袖們聚議，結果出告示：「禁止賭博，私宰耕牛，唱花鼓……」但頭天晚上他們都在山谷間看了整夜的花鼓。）

恕我狹隘得很！我這裏還是不討論「意識」方面的，還是留給社會學者去解釋這個矛盾的原因，教育家們去計劃統一的辦法，我這裏來解釋並統一這個矛盾。我以為要建設真正的「大眾語文學」，自己便要充工作前進的「大眾」之一員。前文（第一節）已說過，建設的「大眾語」是沒有階級性的；建設的「大眾語文學」也是一樣，也是沒有階級性的。這個鈴鍵還在乎「酒瓶」。上面（第（8）項）所舉「新」瓶裝新酒的「新瓶」，儘管用的是新文體，並且有些還注了音，用了詞類連書，實在還是「舊瓶」（漢字），實在還不過是舊瓶上貼了一張彩色圖案的新商標（新文體，新標點，注音，詞類連書），彷彿像換了新瓶了。必須擲碎「舊瓶」，才能真換「新瓶」。

請論「新瓶」。

## 建設的大眾語文學——新詩例

黎錦熙

### 大眾語文學短論之八

我們要建設將來的「大眾語文學」說到這裏，已到「畫龍點睛」之時。只須一「點」，全不用費話了。怎樣「點」法？就是的確確用的「大眾語」（即第四論最後所不定義的「大眾語」，就是標準方言）乾乾淨淨用的是「大眾語文」（即第十論所定新階段的「大眾語文」就是國語羅馬字），規規自己作了前進的「大眾」之一員，精精緻緻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文學的技巧運用出來，這才是真真實實從事於建設「大眾語文學」。

不用費話，仍引「老話」不再談理論，只須舉實例，節錄七年前我給錢疑古先生的一封信（見民國十六年二月新詩第八期）  
D E 標音文字成功之後，「新文學運動」才算有了基礎，到了「成立時期」了。即學一首新詩為例：

Tuann sheir? Tuann sheir? Teh bu sh chinzhanli daalei?

建設的大眾語文學——新詩例

社會·1·6·：五

Tuunje; suochang;; gaanningl tsyr-huajuanshamp duei huei!  
Byeelyau jeh baisslyr tairjel gangrenn, guanningl, hai!  
Shgr-fempl-ii jaang tsoo, shyrbaan-shamp chingxde chyuan sh mei!  
Nah lany-shiah de chinyrh-gang-liyeanyjeyu, jen "fempwoei".  
Keel haig yehinskeir geei huann shoel, shirgeei thau tsoo, sheir geei wev?  
Tawbleau sanwuua tian, joen fanje-beir duh, guuje vean,  
Bu fwue svv, yeejrow ramp brngfengl iaige beani!  
Ding keekan sh nah jiige harng-tzoei luhmauede inggel,  
Ramp niangr jiau de ting guai, hney genje dangshau champ gel,  
Ten jiauyuangguann, wey shyh r chyh, jiaw jiaw reanningl mah;  
Shiantzay, rin jiaw chiuh! jioh shemp kong-yuanltz geei nin da-huah!.....  
(Shyu-Jyimo de Tsarn Shy)

〔漢字原文〕

發聲，發聲，這不是青天裏打雷。  
聲音，聲上，聰明兒在花磚上推灰！  
別讓這白石身帶光潤，聰明兒，唉！  
石體裏邊存，石身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底下的青玉紅裏養着魚，真「風尾」，  
可還有誰給換水，誰給撈草，誰給喂？  
要不了三五天，誰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讓冰凍兒壓一個一層！  
誰可憐是那灘灘紅嘴綠毛的鸚哥，  
誰還敢欺得挺挺，會跟着洞窟唱歌，  
真驚慌，要食一過，就叫人名兒罵，

現在，像叫去！就剩空院子給您答話！……

(徐志摩殘詩)

新詩，自從適之「嘗試」以來，一切報章雜誌或專集所發表的，我都隨時留心看過，有時也欣賞幾首很有詩情詩意的，但根本上總不敢承認牠成立，就因為他們都沒有敢拿一種活的方言作根據，詩裏邊沒有語言的精神，顛來倒去，總不成「話」，總沒有活的音節，總看不出有一種甚麼新的 *style*，不過把舊日詩詞歌賦的桎梏完全擺脫罷了。(按：這年起漸仿印度詩哲太戈爾飛鳥集等作小時上有一首的，後來又流行一種體裁，把每行的漢字寫得整齊整齊，有人謂此是新詩的律體。大約「嘗試」以來，十餘年間新詩有三變：總還沒有適於歌吟的。)忽於三年前某日在晨報副鐫上看見了這首詩，拍案叫絕，那時我會趕緊報告了您，推為新詩第一；就以內容意境而論，從元微之的連昌宮詞到王湘綺的圓明園詞，都不能及他的深刻精悍？(這並不是「阿其所好」，我至今還認得徐志摩。)(按：這年以後兩年，即民十八，我認得他了。有一次，在又一亡友劉復先生請客的席上，送了他一本國語羅馬字國語標識讀本，他馬上讀得如流；他常要和我們討論新詩韻；不幸民二十乘飛機之難，國語週刊十三期曾把他的塚中的歲月刊成三體追悼過他。)記得去年有一次開數人會，元任談及批評家對於這路的詩覺得未免格調不高，老實說，吟哦起來，不陷於游藝園的「大鼓化」，便陷於大街上的「蓮花落(數來寶)化」。我以為這個絕對不成問題。原來一種作風，要從舊世界裏度到新世界去，其間必定要經過當時的「民衆化」，就是說，要受一點兒平民文藝的影響，然後新的格調才能創造出來；中國四千年來的文學潮流，風詩，五言，七言，詞，曲，小說，已經把這個公式演了豈止三五五次？何況今後新文藝的建設原是要以「社會化」為原則的呢！所以我敢推這首詩為新詩的上乘；照這條路走去，新的詩才有「拿破崙成」之一日。但這首詩底妙處，何以不為一般人所注意？這就可以證明漢字足以掩蔽語言的精神，非拼音文字斷不能表現這路新作品底優美。G.R.成功，讀起來，聲韻腔調都有了一定的活標準；那些無價值(就思想說)的民間歌謠，依着地道的方音讀來，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尚且無不一美，何況詩人之作，又經了一番「高能」的修飾潤色的呢？但若不用G.R.而用漢字，至少要打一個五扣；「新文學運動」底基礎，至少要建設一半在G.R.之上；G.R.成功，「新文學運動」才可以說是入了「成立時期」，現在只好算「孕育時期」吧。五年前我在濟南和適之開了一點聲扭，就是為的這個。我主張厲行拼音文字，要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大會裏通過一個「用注音字母代替漢字」的議案，他期期以為不可(按：此事詳前第二節)；其實，注音字母也還「自慚形穢」一點兒，現在有了G.R.，就可以「大刀闊斧」地做去了。我深信此後叫「新文學運動」成功的天使就是

G.  
R.  
|

◎正路羊皮……幾乎半價出售

▼鄭重聲明▲

南京路

拋球場口



河南路

三七三號

# 天發祥

皮貨總分局

今年  
本局

◎貨價不合……儘可退貨還洋

- ▲派往各地採辦皮貨專員較任何一家多上幾倍
- ▲每日賣下營業的總數為任何一家同業所不及
- ▲同業誰能指出上列兩條不符事實者本局甘受任何處罰
- ▲貨物有超越一切的便宜
- ▲事實有鐵一般的明證
- ▲時機勿再 欲購從速



## 現代小品作家論下

阿·英·

### ◆王統照

王統照是「童年」(1925)，「這時代」(1933)的作者，是詩人；是「春雨之夜」(1924)，「一葉」(1925)，「霜痕」(1932)的作者，是小說家；散文集祇有一本記東三省之遊的「北國之春」(1933)；但是，我現在却要把他作為小品文作家來研究，這大概是會引起讀者的驚訝罷。其實這「驚訝」是多餘的，因為王統照，在事實上，他不僅是詩人，小說家，也是很優美的小品文作者；他曾經發表不少的散文小品在北京「晨報」的「文學副刊」裏，祇是他沒有收集；而這些文字，在當時，是確曾有過不少的影響的。

羅世英序「春雨之夜」，引用過王統照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創作哲學。「文藝是重創造不重因襲，重發揮個性不重裝點派架，藝術家千萬不可伏在藝術底下作摹倣的奴隸。」在「最近的中國小說」(星海)一文裏，他也寫過「在叢棘中，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為創造而生或喲！生命的鼓勵，戰與愛的鬥爭。在這一息未停的宇宙中，可以引起我們力的伸張，歌的永趣，悲哀的充量，歡喜的大聲喧呼。我們是為創造而生存呵，此外並無一物！」的歌詩。這些都足以說明作者是怎樣的一個富於創造性的作家。研究王統照的小品文，這認識是應該首先把握得的。

其次，就是從他的詩歌一直到小品文，都可以充分的說明這一作家，是堅苦的人生真義的探求者，時代的歌者，而不是「世外的遊仙。」因為「這時代，風捲波翻，我們這人生，是水深火熱！我們一樣是具有一般人的軀體與精神，那一個作者敢說一句他是時代外的遊仙？我們的時代，不是黃金的塗色，也沒有玫瑰的嬌艷，更不是翠綠色的鮮明，在這樣的時代中，我們要怎樣纔能呼訴出我們對於時代中的真感！」(這時代自序)就這一點，我想也夠我們看到王統照獲得存在的基點，是如何的不同於同時的其他小品文作家了。

至於他創作的動機，也還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申說，「多少大事的糾紛，多少復亂的變動，我不但沒有寫詩的興致，即使看別人的詩也覺得眼花。誰知道這是一種甚麼心情？越是感觸多越寫不出，不能爬梳的心緒，不容易襯托出的時代的刺動，便甘心於沉默，



這真有一種深重的苦悶！我以為能夠哭，能夠喊叫，能狂唱，大笑，甚至於能以說幾句俏皮話，或者是無次序的亂吵，一個人的苦悶還倒有所舒發，這彷彿重霍亂病中的嘔吐與排泄，即使身上覺得空虛，至少他的精神上可得到暫時的快慰。」（這時代自序）他之所以寫作，實是有一種壓迫在心頭，不吐不快。

根據以上所說的幾點，我想可以正面的對王統照的小品文說幾句話了。王統照的小品，借他自己的話，就是「能夠哭，能夠喊叫，能狂唱，大笑。」不過事實上，他笑的時候是很少的。他的小品文，反映了他的奔迸的熱情，有如一把火，到處顯出熱烈，震動，青年的力；到處顯出對黑暗的咒詛，光明的追求，深刻的，緊張的，也是極其縝密的。

他的小品文不但有這樣的熱「情」這樣的「力」，且是一種詩的，無論在那一篇裏，都反映了作為詩人的王統照的精神，飛躍着，馳騁着，那非常豐富縝密的想像。當他寫作的時候，在他的面前，我想定然有一個幻美的世界，這世界是從苦難中產生出來，而他的一切想像也就在這幻美的世界裏胚胎。他的小品文，由於這樣的原因，遂必然的成為冥想之作，王統照作為小品文作家而存在的，也就是建築在他的「冥想的小品文」上。這一類的小品文，除魯迅的「野草」而外，我想是沒有誰可以和王統照比擬的；徐志摩雖也寫作冥想的小品文，然而他的冥想是偏於歡快，偏於空想。此外，需要說明的，就是他有一種駕馭文字的力，他能以驅使許多加強文字的力，表白他內心的所要發洩出來的情感的語彙，使它們自然的，嚴密的，緊湊的，集合起來，這也是很多小品文作家所辦不到的。

### ◆郭沫若

郭沫若的「小品六章」最初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的時候，本來是有一篇序引的，裏面有「我在日本時生活雖是赤貧，但時有牧歌的情緒襲來，慰我孤寂的心地。我這幾章小品便是隨時隨處把這樣的情緒記錄下來的東西。」我想，這「牧歌的情趣」五字是最足以說明郭沫若的小品的特色的，無論是「小品六章」也好，「賣書」等篇也好。所以然富於這種情趣的原因，當然是由於郭沫若是詩人的原故。在他的作品之中，無論是屬於文學的那一部門，但這種特色是流貫的，是顯明的。他在作為主要的地位的詩人而外，要說他也是一個創作家，不如說他是一個散文小品的作者，來得是更為恰切的。他的小說，實際上，全都是些極流暢的散文。這裏，是要把他作為小品文作家，來說幾句話了。

所謂「牧歌的情趣」的由來，當然是基於作者的牧歌似的生活。就從他的最主要的散文集「橄欖」去看，他的生活的極端牧歌化，當然是指的過去的生活，也是足以證明的。在這一部書裏面，牧歌的情調，傳奇的意味，詩的氣分，是充塞着的。這裏面，所展開了的，不止是對於自然的歡欣，也有生活上的苦惱，也有創作的生活的寫真，也有花，也有愛，有那不幸的命運，也有愉快的高歌。

這一切建築在什麼上面呢？無疑的是由於作者在日本那一時期的牧歌似的生活，作了它的根底。周作人有一部分小品文，是富於牧歌的情趣，但那一種的牧歌的情趣，是一個飽經了世故，把天真的童年的心相當的喪失了的中年的較沉靜的人的情懷。葉紹鈞的一部分小品文，也是富於牧歌的情趣的，可是這一種情趣，却又是屬於悠閒的，沉靜的，冷眼觀察的人所有。郭沫若的小品文，和他們是不同的，又是一種傾向；反映在他的小品文裏的情趣，是在基點的牧歌的情趣而外，還加上一顆詩人的熱烈奔進的心。是一種青年的熱的詩的情趣。

爲什麼在他的生活裏，產生了一個牧歌時代，一個富於牧歌情趣的小品文時代呢？我想這是有理由可說的。同時，這是不能僅僅解釋作由於生活於大自然裏的原因。他自回國以後，生活上受了不少的打擊，甚至使他不能生存，對於都會生活的敵意，以及不能很好的突破困難的事實，加強了他對於自然的回憶，眷念，和許多的玄想。從自然的懷抱裏懷着許多理想走向都會的詩人，當一切的夢都破滅了的時候，他會更熱烈的想起自然來，以一種更熱情的心再和牠吻抱，那是必然的。郭沫若，在當時，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家。由於都會生活與鄉村生活的聯繫，他究竟是不能安然的停留於牧歌的生活，由於生活的要求，在他的小品文裏，是可以使我們看到，經濟的需要是怎樣在時時的顛破他的「清夢」。回到大自然，大自然裏並沒有現成的煮熟的飯，這使詩人，小品文作家的郭沫若不能不刻苦的探索其間的道理。這探索的結果，就產生了他的後期的思想的根底。這是郭沫若所以然有一個牧歌的小品文時代的道理。

他所寫的小品文，實際上是不多，而影響最大的，可說是「小品六章」，「芭蕉花」，「賣書」，三篇，寫田園詩人般的生活，寫母愛的回憶，寫生活上的苦惱，這些都是最足以引起青年讀者共鳴的。而這三篇以及其他各篇的內容，也都如他在「塔」的序引裏所說，「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十字街頭，像這樣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懷古的幽思，怕沒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啊，青春！我過往的浪漫時期！我在這兒和你告別了！我悔我把你得太遲，離別你得太速，但我現在也無法挽留你了。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是走向十字街頭之前的作品，雖寫作的時期也在生活的苦難之中。這些小品，他的話，「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懷古的幽思」是可以說盡內容的。他有了這樣生活的底子，用着他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的酣暢的筆寫了出來，處處渲染着他所特有的豐富熱烈的情感，遂成爲一時期的典型之作，而激起小品文運動的狂浪，予以不少的推動的力。現在的青年讀者，未讀郭沫若小品的人，大概是沒有吧，其影響之大，是可以想見了。郭沫若往後定然是還要寫小品文的，不過他的新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我想和過去的是會不同，但那些新的作品，又將以怎樣的姿態出現呢？

# 虞洽卿 袁履登 沈榴 邱伯為 蔣委員長新頒禁令

## 蔣委員長查禁毒品令全文

(一) 嗎啡高根海洛因及其化合物或配合而成之紅白等毒丸均為烈性毒品  
 (二) 製造或運輸烈性毒品者死刑  
 (三) 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烈性毒品者死刑  
 (四) 意圖營利為他人施打嗎啡或設所供人吸用烈性毒品者死刑  
 (五) 吸食或服用烈性毒品者死刑  
 (六) 期限內驗明已經戒絕者概以證明書但一年內得隨時調驗之  
 (七) 公務員包庇或要求期約收受賄賂而縱容他人違犯本條例各條之罪者死刑  
 (八) 以烈性毒品栽贓誣陷他人者死刑  
 (九) 第二條至第四條及第七條之罪未遂者死刑  
 (十) 死刑之執行得用槍斃  
 (十一) 違犯本條例各條之罪者由兼行管軍法官官之該管市長或縣長或區長指定有軍法權之機關審判之  
 (十二) 有軍法職權之部隊查獲違犯本條例各條之罪者亦得審判之  
 (十三) 違犯本條例各條之罪者由該管市長或縣長或區長指定有軍法權之機關審判之  
 (十四)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十五)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右為蔣委員長最近頒佈之查禁毒品令文嚴厲非常成癮不拔即蹈法網查嗎啡高根海洛因及其他化合而成之紅白丸品質毒烈甚於鴉片染此嗜好實足以亡國滅種然而成癮者往往投院醫治因無妥善辦法均視為畏途而倫安外且現在禁令森嚴稍一躊躇性命堪虞余惻然憫之爰就余之所知為黑籍諸君盡忠實之勸告：本市福人醫院內烟及治療各種毒癖好運用最新手術無論老癮新念在戒治期中毫無痛苦戒期三天至五天費用方面亦極經濟而最使人信仰者凡來院戒烟祇須覓具安妥保侯戒絕後再行付款以示不欺倘經濟艱窘亦可酌減不予較量其望有志戒烟者速去一試早登光明大道勿貽後悔也

### 上海福人醫院

院址 法租界八仙橋 青年會對面 電話八一四八〇

## 文學上的「言志」與「載道」

周本齋

文學上的分爲「言志派」與「載道派」，是開始於周作人先生。他說：

立學上永久有兩種潮流，言志與載道。二者之中，則載道易而言志難。

（看雲集草木蟲魚之一金魚）

這不但把文學分爲言志與載道兩派，並且替言志與載道判別了難易，言志難，載道易。

又說：

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會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在美術史上便比較地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了，彫塑也稍有變動，至於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却都保存原始的蹟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

文學上的「言志」與「載道」

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硬想打破牠的傳統，又不能建立個性，其結果往往青黃不接，呈出醜態，固然不好，如以現今的磁器之製作繪畫與古時相較，即可明瞭，但如顛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於集團的，也不是很對的事。對不對是別一件事，與有沒有是不相干的，所以這兩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並存，不，或者是對峙着。集團的美術之根據最初在於民族性的嗜好，隨後變爲師門的傳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滯，其價值幾乎只存在技術一點上了，文學則更爲不幸，授業的師傅讓位於護法的君師，於是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這新舊勢力永遠相搏，讓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在朝廷強盛，政教

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佔勢力，文學大盛，統是平伯所謂「大的真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欺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這自然因爲我們是詩言志派的。

（同書冰雪小品選序）

這一段話，是泛論古今文藝的變遷的，但單就文學而言，也有幾點值得注意的。一，文學上所記，既大都是後期即個人的時期的事，爲什麼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集團的與個人的勢力永遠相搏，讓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二，上代即集團的時期的遺留如歌謠等，內容不是載道的？三，所謂頹廢時代，最好的例當推先秦，那時正是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發生許多新思想好文章，但這許多新思想好文章，是不是言志的？而且，能不能確切地指出爲某一個人的手筆？這都是

社會... 1. 6. ... 13

以周先生的說法回向周先生的。

這些且置不談，很顯然的，上面的一段話，他更爲言志派與載道派評定了優劣了，就是言志優，載道劣。

因爲言志難，優，所以他便揀了難的，優的，從載道的「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轉入於言志派。

他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就是以文學上的言志派與載道派這個觀點寫成的，認爲中國的文學思潮的演進，是由載道派與言志派迭爲交替的，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是言志派替代了載道派。依此類推，則這次大衆語文學運動，他也許要認爲又是載道派從事於替代言志派的罷，我想是必然的。

這種文學史觀，許傑先生在文學三卷一號的周作人論一文中，曾說是一墮入機械的循環論的謬誤裏，並對於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是言志派替代了載道派一說，加以批評。

五四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幾乎到處和新思潮運動結合着的。中國的新思運

件動，在那個時候，很明顯的提出三句口號，那便是「歡迎德先生」「歡迎賽先生」「打倒孔二先生」！在新思潮運動中。既經這樣明確的提出口號來，難道這還是隨便說說的言志派的主張嗎？即不然，我們也可以暫時新文學運動從新文化運動中分開，且看一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起來，是不是沒有「載道」的成份的。陳仲甫在他的文學革命論中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周作人是在五四時代出現的人物，他是曾經參加了這一次運動的過來人，難道陳仲甫的這些主張，他都沒有看到過；難道這些主張，都不

能說是載道的，是「隨便說出來的——言志」的嗎？

可見即使是以周先生自己的說法，也不能弄清楚言志與載道的差別，也不能自圓其說的。所以，不但他的文學史觀是墮入機械的循環論的謬誤裏，就是作爲這種文學史觀的基點的文學上的言志與載道分派說，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他的弄不清楚言志與載道的差別，正是因爲——正惟見得他的文學上的言志與載分派說根本不能成立，原也難怪。

淺顯的說，凡文學的作品，總有其內容的，這內容就代表了作者的意識，說牠是志也好，說牠是道也好。不過就作者的個人說，是志；就作者的屬羣說，便是道了。文學是載道的，這所載的道就是作者所言之志；文學也是言志的，這所言之志也就是作者所載的道。道可以有不同，志也可以有不同，但應根兒文學上就沒有言志派與載道派的分立。而且，沒有所謂「自由人」，便沒有所謂「自由意志」，這些前提不能存在，文學上就沒有憑空的言



志派來與載道派對峙的餘地。

魯迅先生說得好：

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

(三閒集文藝與革命)

宣傳些什麼？是志，也是道，即使是個人主義的作品。

儘管周作人先生怎樣地自命爲言志派，但確也可以說他是載道派的，除非他的言志是「無志的志」。——無志的志已是一種志了，也就沒有出息的道，除非他不作文，不開口。

所謂「文以載道」，是道學家的開山祖周敦頤說的。其實，單看這句話的本身，是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因爲文是一種工具，道也未始不可以載，但要看到載的道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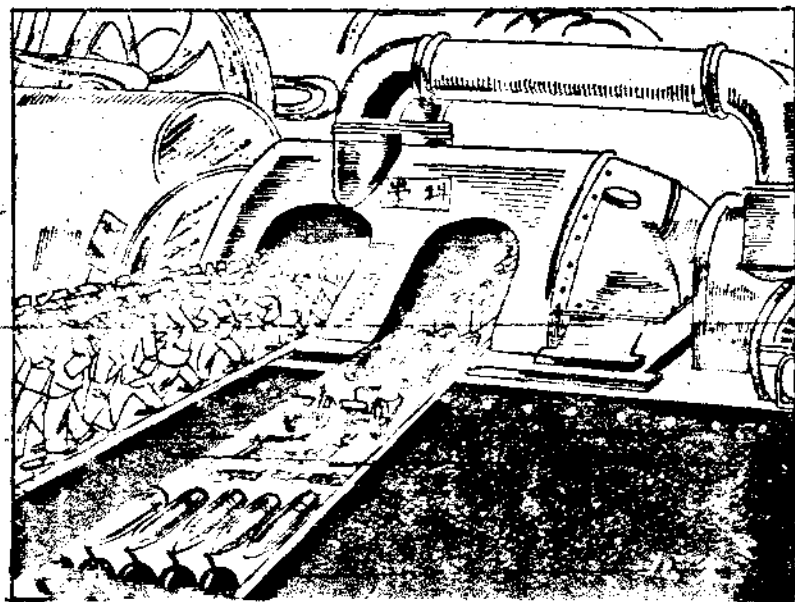
通常的反「以文載道」，是指儒家的載道文學的，並不就是反「文以載道」。「載道文學」的本身。這是截然不同的兩潮

文學上的「言志」與「載道」

事，而須加以辨別的。爲什麼反「文以載道」是指儒家的載道文學呢？原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藝以後，儒家的道已成正統的道，儒家的載道文學已成正統的文學，「文以載道」的道好像是儒家一家專有的名詞了。儒道是什麼？簡單一句話，就是「君人南面之術」。儒道可說是代表中國的封建意識，儒家的載道文學也可說是代表中國的封建文學。反「文以載道」的問題，是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提出來的。新文學運動是反封建文學的運動，反儒家的載道文學就是反正統的封建文學。不過，當時反儒家的載道文學，仍未加以辨別，而籠統地反的，好像就是反載道文學以載道的本身。但是，即使這樣，也沒有多大的弊病，一則儒家的載道文學是正統文學，在中國的社會上占有最大的勢力，一則「文以載道」這一句話，是儒家載道文學的張本。

反儒家的載道文學，似乎也可以把無名有實的載道文標出一個不同於儒家的道的「道」字來的。然而不然。道字是抽象

的，神祕的，又成爲儒家專有的名詞，而且道字的本身，就是封建的術語；不能給人以明確的概念，反之，却容易滲進毒素的。周作人所說文學上的載道派，並非專指儒家的載道文學而言的，有。他的不是處，也有他的不是處。





## 我的唱歌

徐懋庸

五年以前，在江灣的一個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會和二三十個同學組織一個合唱隊。每星期中有三個晚上，大家集合在邊邊着綠色的燈光的大教室裏，盡情歌唱，唱着悲壯慷慨的馬賽曲，唱着宛轉淒涼的夏天的最後的玫瑰，又唱着哀怨欲絕的愛人呀，讓我離開你！各人的種種平日不可告人的心事和情懷，在合唱的時候毫無顧忌的藉歌聲而吐露，並得到大家共鳴，在那時，唱歌真是我們的唯一的快樂和安慰呵！

我在那個歌唱隊的組織緣起中，曾寫了如下的話：

「詩人 Kulfrer 寫給樂聖 Beethoven 的信中，曾有「語言是被束縛了，幸而聲音還是自由的，」這樣的話。處於今之時代，讀了這話，覺得意味更為深切，而對

於聲音的自由，實更增「幸而」之感。

「凡是語言，不僅是特定的或種，幾乎每句每句，在不同的情況之下，莫不被束縛了的。這樣說，並無絲毫誇張的意味。在無論何處，無論何時，無論何人之前，都能言所欲言，這樣的事，可斷言其必無。在束縛之下所發出的語言，要求被理解，也是難事。同一的話，對於雖是二人的聽者，往往會被解作兩種以上的意義，如此而更要求共鳴，則不消說是非分之想。人的心，青年的人，因是而苦悶了，這苦悶彷彿是一種窒息 (Asphyxie)，是難受的，悲慘的苦悶呵！」

「但是「幸而，」聲音還是自由的。」「我為什麼寫樂曲——因為我有物在心，而這物要求出來，為此，我寫樂曲——Beethoven 如是說。心中的物，待變形為「樂曲，」這才得自由地「出來」了

。樂曲入於口，則成為歌唱的聲音，於是這心中的物，又變形為聲音而被高聲地自由地代替了語言而道說着了。在無論何處，無論何時，無論何人之前，人則能盡情地歌唱，因為聲音是自由的，而且，使用這聲音，立刻會得到一切世人的正確的理解，真誠的共鳴，因為聲音是萬國語。」「何況，時代是這樣的動亂，生活是這樣的阡陌，而欲暫按律動 (Rythme) 稍得和諧 (Harmonie) 亦不得不乞靈於音樂呢。」

生活常常破壞人們的一時的諧和，首先是我，爲了覓食不得不離開學校，到一個古城去了。在那古城裏，我沒有一個故人，又找不到一個新知，真是舉目淒涼。唯一的安慰，是關閉在自己的寢室裏，一面憑着記憶，追想在學時的熱鬧的生活，一面獨唱着會和許多朋友合唱過的歌曲。



考試臨到了末一場，第三天就要放假了。我和她最後一次地在教室中相遇，看她的臉色也有點蒼白，然而又是那樣的嚴肅。毫不理我，使我只得死心塌地。

音樂教師宣布了考音樂的辦法：每個人獨唱一闕歌曲，唱歌也好，唱譜也可以。第八個輪流到她，她走到鋼琴旁邊，臉正對着我。我伏在案頭，不敢望她，只是注意聽歌她的美麗的歌喉，最後一次，啊，這是最後一次了！

她開始唱了，她唱的譜，第一句就刺進我的心底。我記得和這首譜相合的歌詞是這樣的：

愛人呀，讓我離開你！  
讓我永遠離開你！

並不是我心腸硬，實在是爲你着想，倘我們再纏綿下去，你將有重大犧牲。

我不想你爲我犧牲，還不如和你分離。

這是我痛心的主張，還求你給我原諒。

愛人呀，我越是愛你，越不能不離開你。

在她唱着的時候，我只覺得全身戰慄，她的一個個的聲音，猶如利刃，刺痛了我的心，我的心只是收縮，也不辨是悲哀還是恐怖了。

當餘音消散了的時候，我抬起頭，只見牠的路有些濕潤的眼光正對着我，但和我的目光相觸，她倏然低下了頭，回到自己的坐位去！……

這樣的，是我和她離開的場面。至今五年，我不會和她相見。根據零星的一些傳聞，她因爲受了一個有錢的軍人的津貼讀了幾年書現在已經做了那個軍人的妻子之下的妻子了。  
我自然也不是個



作桑柳程

途前之年五三九一

有頭腦」的青年，什麼改造社會等等也祇能有時在口裏說着，筆下寫着，而對於兒女私情，仍不能擺脫。但是每逢把今昔的事情對照了看的時候，不免感到在這社會裏，連兒女私情也不能純真地存在，那麼這社會誠然應該改造了。

新文章  
講話

# 文心雕蛇

曹聚仁

## 三 曼殊墓前談魯迅

星期日的午後，俞先生和陳朔那幾個學生一同到孤山一帶去游玩；從放鶴亭那邊朝西，走過了小青墓，沿着小路往前走，遠遠便望見湖邊一座圓頂的石墓，墓前一座小墓塔，日光從樹葉裏灑在上面。陳朔指點給俞先生道：

「那便是蘇曼殊大師的坟墓。」

俞先生問道：

「你們也愛讀蘇曼殊的詩嗎？」

「是的，俞先生。先前有一位姓劉的先生，他最愛唸曼殊大師的絕句，那首『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我們也都會唸了。」

正在交談中，他們已走到曼殊大師的墓前了。俞先生在墓前，默然無語；那幾個學生都在讀墓塔上的塔文，陳朔立在俞先生旁邊，也默然無語。一回兒，俞先生低聲唸道：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

大家所見俞先生在唸詩，也都走攏了來，問道：

「俞先生，從前劉先生告訴我們，說蘇曼殊和拜輪的性格有點相像，究竟相像之點在那裏？」

「拜輪的浪漫氣分，蘇曼殊也帶上一點，不過蘇曼殊到底是東方人，靜的。」

「什麼叫做浪漫氣分？」

「你們把曼殊的斷鴻零雁記，雙杯記，絳紗記和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對比一下，就會明白什麼是浪漫氣分了。斷鴻零雁記雖說是一個淒婉的故事，但其中的主人公畢竟不是現代的人。正如張定璜先生所說那是最後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後的浪漫的情派，最後的中國人祖先傳來的人生觀。阿Q正傳使你看了不舒服，但阿Q是我們面前的人。離開了現實，把故事裏的人物寫成虛無漂渺另一世界的人，那便是浪漫氣分。」

說到這裏，俞先生忽然感歎道：

「中國文學上，近一二十年來進步得真快呢：從曼殊的斷鴻零雁記到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先後不過十來年，簡直是兩個世界了！」我們讀了曼殊的小說，再來讀魯迅的小說，「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走到夏日的炎光裏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了



大家因為俞先生提起魯迅的阿Q正傳，要俞先生坐下來詳細談一談：

「俞先生，阿Q正傳，我們看了，只覺得牠有趣，牠的用意，我們還不明白。有人說，他是在那裏罵人，究竟魯迅先生在那裏罵什麼人呀？」

「你們畢竟是小孩子，諷刺小說是對於現實社會的正面批評，難道一定要罵什麼人的嗎？不過這種誤解，不只你們如此。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的成因裏曾經說過，「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至於如此下劣。」小說本不是什麼洩憤的工具，他描寫現實，批評現實，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我們可以從阿Q正傳找出黃帝子孫每個人的靈魂，你和我的靈魂都寫在那裏面。」可笑的，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可笑的笨伯，當高一涵先生的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見涵廬問話），阿Q正傳抓着了人類的黑暗面，加以無情的

揭露，所以人人覺得好像在罵他自己一樣的。」

「聽說魯迅先生是學醫生的，真的嗎？他的寫小說，和他在實驗室裏解剖屍體一樣的解剖當前的社會嗎？」

「你這話說得很對。張定璜先生曾經說過：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饑餓。饑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慌的人嗎？任憑你拉着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煙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我們知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蒙蔽他。不等到你問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己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麼去抹殺那表面的細微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於是乎看了，雖然你打扮得漂亮時新的，包札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

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至於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偷竊，看見老栓買紅燄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饑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嗎？曾經存在過這樣沉默的旁觀者嗎？……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裏，我們都感覺到。我們無法拒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張定璜：魯迅先生。

「這樣說來，魯迅先生是一個善於批評別人的小說家了。」寫實主義的小說家，批評別人，批評自己，總是一樣地忠實。「那又不是的；方壁先生也曾經說過：『魯迅站在路旁邊，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他自己。他不是一個站在雲端的「超人」，嘴角上掛着莊嚴的冷笑，來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這種樣的「聖哲」！他是實實地生存在我們這愚笨卑劣的人間世，忍住了悲憤的熱淚，用冷凜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憚煩地向我們解釋人類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麼矛盾！他決不忘记自己也分有這本性上的脆弱和潛伏的

矛盾。一件小事和端午節，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

「魯迅先生的小說，除了阿Q正傳，還有那幾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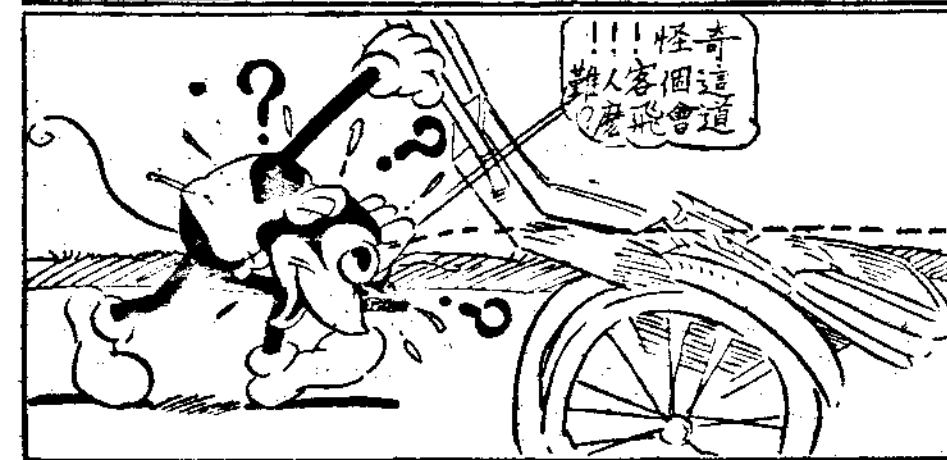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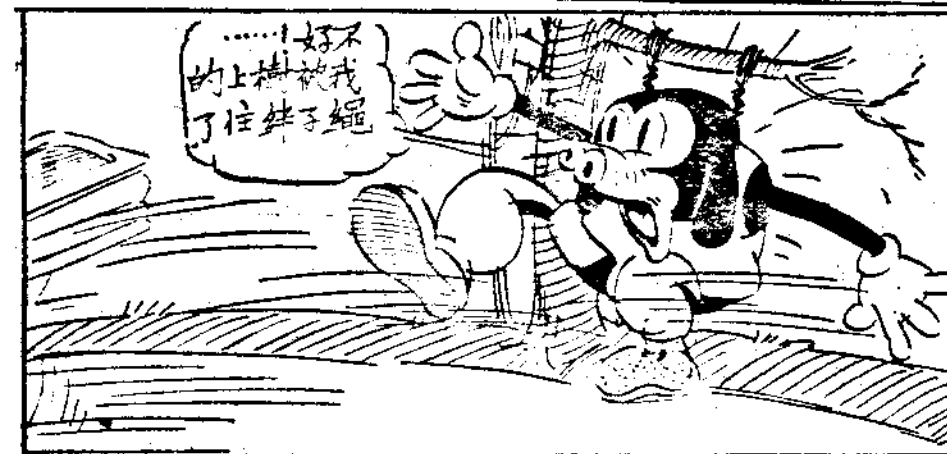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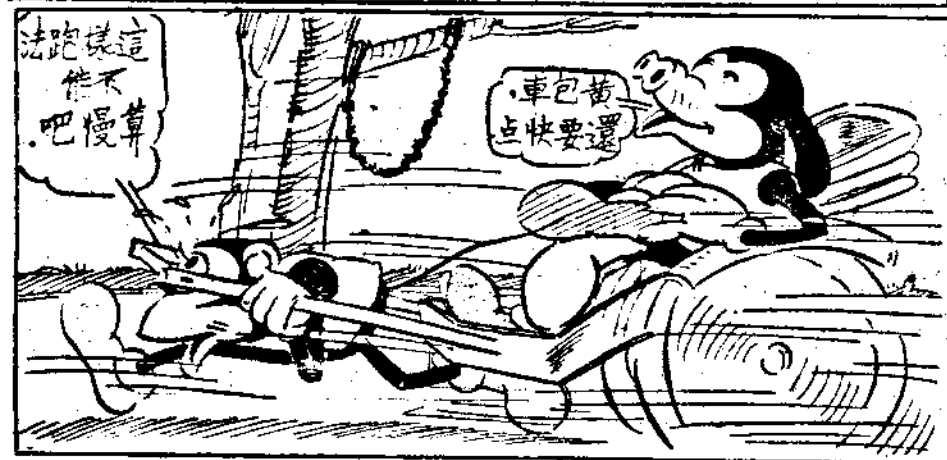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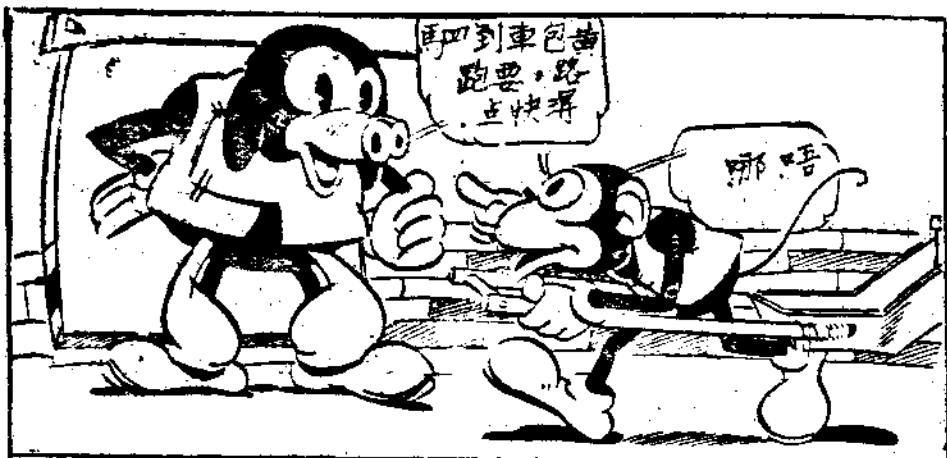
「魯迅先生的小說，以狂人日記為最早，後來彙集了十五篇短篇小說，以吶喊為集名，在北新書局出版；阿Q正傳就是其中的一篇。自一九二四年的祝福起至二五會的離婚止，共十篇，彙成別一短篇小說集，各為彷徨。日本有一位作家，說魯迅的作品裏，並沒有男女戀愛的浪漫故事，是一個奇蹟。是的，魯迅作品裏所寫，一幅幅都是中國現社會灰色人生的圖畫，並沒有半點浪漫的情調。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另一件事魯迅先生的胸中，是一腔的熱情。在墳的後記裏，他曾說：『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的手裏，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學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他是「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的：

「俞先生，你自己於浪漫寫實，於蘇曼殊、魯迅兩者之間，偏向那一條路呢？」

「物質環境決定我們的意識，浪漫時代早已過去了，我們是現代的人，如何能再做浪漫的粉紅色的夢呢？譬如東晉時代的陶淵明，他可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我們住在都市裏的人，開窗見煙囪，就不能「悠然」了：我記得周作人

先生有一段談蘇曼殊的話，講得極好，他說：「曼殊是一個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絕句與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頗足以代表革命前後的文藝界的風氣。……這是現代中國在宣統洪憲之間的一種文學潮流，一半固然是由於傳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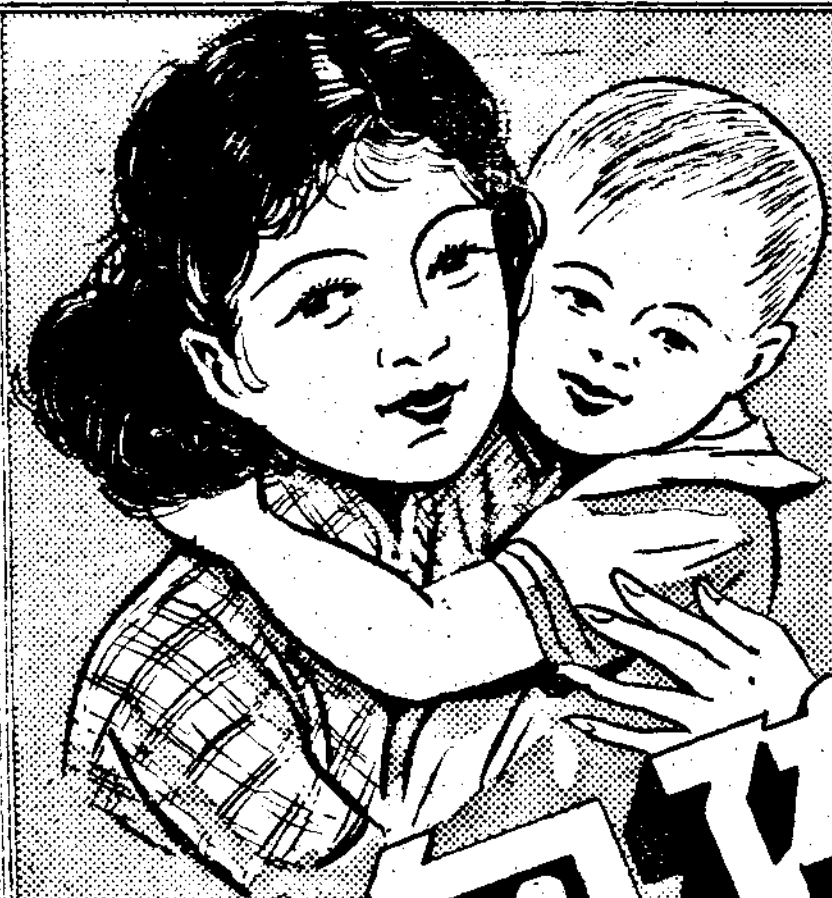
生長，一半則由於革命頓挫的反動，自然傾向於頹廢，原是無足怪的。」我是中年人，感傷的氣分當然很重；今天在蘇曼殊的墓前，對於這位浪漫詩人當然十分同情，他的絕句也十分愛讀；但浪漫時代早已過去了，我畢竟是站在魯迅先生那一邊的。



作鳴類萬

猴面笑

標準潤膚美容劑



一九三四年  
時代美容劑

精裝孩兒面

軟質雪花  
裝璜華美

# 孩兒面



質地與淨	香味濃郁
柔化肌膚	潔除脂垢
治雀斑	消黑痣
化疹癩	褪油光
常日搽敷	艷比孩兒
高等仕女	一致購用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明星影片公司出品

電影界的先鋒隊 國產片的生力軍

兒女經

全部對白唱歌有聲片

胡蝶·徐來·宣景琳·嚴月閑·高倩蘋·徐琴芳·夏佩珍·朱秋痕·王慧娟·顧梅君·顧蘭君·胡茄·舒婉雯·黃耐霜·張敏玉·高占非·龔稼農·鄭小秋·王獻齋·孫敏·趙丹·王徵信·謝雲卿·徐幸園·蕭英·嚴工上·王吉亭·梅嘉·王夢石·譚志遠

三十位明星全體男女基本演員合作

張石川·陳銓然·鄭正秋·沈西苓·程步高·吳邨·李萍倩·姚蘇鳳·徐欣夫·九導演合作

空谷蘭

全部對白唱歌有聲片·胡蝶·高占非·宣景琳·嚴月閑主演

再生花

全部對白唱歌有聲片·胡蝶·宣景琳·鄭小秋主演

美人

徐欣夫導演·華翰編劇

胡蝶·王徵信·顧梅君·徐幸園·謝雲卿主演

婦道

陳銓然導演·華翰編劇

徐琴芳·宣景琳·胡蝶·星藝·朱秋痕主演

鄉愁

沈西苓編劇導演

全部配音唱歌有聲片·宣景琳·高倩蘋·孫敏·趙丹·梅嘉主演

重婚

吳村導演·王平編劇

高占非·嚴月閑·高倩蘋主演

青春線

姚蘇鳳編劇導演

陳波兒·趙丹·尼克主演

# 制度支配人呢還是人支配制度

李向榮

社會月報編者要我寫一篇短短的論文，大概是關於政治方面的，問題要扼要，文字要通俗。我想這年頭談政治已不很容易，談政治而又不許公式化，就更不容易，受到如許限制，在我可說是「破題兒第一遭」了。

既提到破題就先來一個破題吧。

憲法草案現在是公布了，我因看到憲法草案而想到憲法的效力問題，因想到憲法的效力問題而再想到政治制度與人的問題，即中國現在到底是制度支配人呢，還是人支配制度呢？制度支配人乃近代政治之特徵。人支配制度則充分含有權威政治的要素，即封建政治的要素。並且，制度何以能支配人呢？人又何以能支配制度呢？為明瞭這些，所以我們須得特別加以說明。

所謂「人」，是指掌握政權的人。制度是統治者相互間以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間諸特定關係底的規定，成文即表現為法律，本來是由「人」定的。那麼我們到底應看重制度呢？還是應看重「人」呢？中國從來就分兩派，一派主「人治」，他們認定有治人無治法，一派主「法治」，他們認定有治法無治人；前者是地主階級的政治思想，後者是商業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前者的出發點是封建式的剝削，身分制與從屬關係，後者的出發點是交換關係，契約關係。

然出現於中國政治史的大部份以「人治」為主，而以「法治」輔之，這即是所謂專制政治了，主要是「人治」，是人支配制度。這種政治，大概是由地主階級與商業資產階級妥協以後總產生的。其特點如下：——

- 一、政權操於帝王，官吏則受帝王的委任，代理執行政權之一部。
  - 二、立法權集中於帝王。
  - 三、帝王不受法律的制裁。
  - 四、法律發生一般的效力，制度也還確定，惟得依帝王意志為轉移。
- 但這還不是絕對的「人治」，絕對的「人治」是典型的封建政治：沒有成文的制度，每個地主都是政權直接的支配者，地主的意



志即等於法律。所以人支配制度還是專制政治的特徵，這自然是因為權威存在的緣故，一有權威，就造成人支配制度了。

近代西洋政治的特徵是「法治」，是制度支配人。這種法治與我們中國過去所謂法治不僅有着程度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質的不同。這種法治是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形態。

工業資產階級跟着工業生產的發展，力量膨脹起來，粉粹權威，把商業配置於自己之系統下，消滅舊式地主與舊式土地所有形式，而取得政權。他們的觀念認為人都是平等的，但他們不能一齊都跑上政治舞台來執行政權，因此，就只有由大家選舉立法議員，選舉行政人員，選舉司法人員，而於他們的一切權利與義務亦不得有極詳盡的規定，於是法律制度成了他們共同的信條，如有違反者，他們有力量反對，把政府改組（這種力量是由其經濟條件而賦與的）。這麼一來，就造成制度支配人了。特點是這樣：——

一、政權在整個資產階級手裏，政府不過為其代理人，而且任期有限。

二、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開，他們根本保有立法權。

三、選舉權在他們手裏。

現代中國呢，一切政治制度都是由外國搬進來的，雖經過一定的形式而成為法律，但因為沒有真實的力量擁護牠，所以制度儘管是制度，「人」儘管是「人」。擁有軍權的軍閥即是政權的支配者。故從來所謂約法或憲法，事實上不過等於一紙具文，能依其個人意志而支配之；所謂國會就是軍閥的御用機關，呼之使來，揮之使去；所謂總統制，只有軍閥纔能做總統；所謂內閣制，除了軍閥組閣，此外，不管是第一流內閣也好，好人內閣也好，均無用處；選舉則包辦或指定，論法則毀法而造法；舉凡行政系統，稅制等皆紊亂到極點，至於人民權利更談不上什麼保障了。這種政治，謂之為制度支配人，固然差上十萬八千里，謂之為人支配制度，亦有趕不上專制時代之處，蓋專制時代，除了帝王一人外，法律還發生一般的效力，制度也還能確定，而此則為王多人，各自為政也。——然大致還算是人支配制度。其所以如此者，是因為——

一、舊制度既完全破壞，新制度又因中國工業的薄弱而失卻效力。

二、在這種過渡期間中，軍人支配政權成了暫時必然，同時，他們不束於舊制度最高之權威者，亦不束於新制度人民之制裁力，也成了暫時的必然。

這是中國政治上絕大的危機，政治始終所以難上軌道者，均職是故，即到目前，也並沒改變多少，那麼今日縱然憲法公布，恐亦不會發生若何效力。而挽救之法，則只有從發展生產力與人民爭取自由着手。

## 「鍾馗捉鬼」談

陳子展

倘若你是被鬼迷了，發瘋，或是你被妖怪弄了，發生病，你自己相信真有鬼怪，人家也認定有鬼怪捉弄你，那就非得替你到終南山請求鍾馗老爺「判筆」，或是請他「打猖」驅鬼不行。

這座終南山，只是一所破舊的廟，蓋的雖然是瓦，砌的却不是瓦。那是一種木架子架起的屋，牆壁不是木板，就是竹條織成的，有的還是小竹子做心，外面纏繞着稻草，叫做毛廬，一支支織上，再塗着漿泥石灰。因為在那裏大水可以淹得到的園子或墳子，不論在隄上在隄內蓋房子，都是這個情形。

終南山正是建築在一道隄上。記得那道隄是從湖南有名的米市靖港到長沙必須經過的早道，就是由水道去的船也要在這隄外經過的。

我們長沙人，不，長沙西鄉人，最相信的鍾馗老爺，鍾馗菩薩，他就坐鎮在這終南山上。

那是在一個新年的燈節時候，我從家裏來到住在靖港的一家親戚家。就在那天的晚上，終南山又照舊例舉行判筆，問問今年的水旱豐歉如何，這叫做問年程。

我到終南山的時候，約摸晚上八九點鐘。廟裏正在發馬脚。一個人打扮道士模樣，口

中念念有詞，一面念，一面隻手拿著木製的乩筆舞動起來。燭光照人，香烟繞室，紙錢也成堆的在燒。隨後把沙盤攤在神座前的香案上。一個農民，又一個像私塾先生，各用一隻手拿著兩脚規一樣的乩筆脚，

乩筆頭是一支六七寸長，直徑約五六分的木頭。他們把這乩筆在沙盤上回環反復的推動起來了。

大家肅靜著，眼巴巴的望了沙盤。

乩筆寫字了。廟祝在旁用紙筆記下。第一句寫的是：

「吾神乃終南山進士鍾馗是也。」

這個時候，從人叢裏鑽出

一個鄉紳模樣的人來。只見他頭戴紅呢風斗，身穿藍竹布長袍，玄緞馬褂，眼架茶晶眼鏡，上嘴留著八字鬚，手拿一支玉嘴銅斗湘妃竹的旱煙袋，年約五十上下。大家都眼睜睜的望著他。原來他姓鍾，是此地一個有名的秀才，這關輪到他做了祀神道士。

這個秀才擠到沙盤之前，連作三個揖，便開始問話道：

「請問尊神，是那一期進士？」

沙盤上又沙沙的響了，一字字的在寫，廟祝又一字一字的記下。大家爭看這記了的東西：

「吾神出頭數千秋，忽爾今朝問事由。」

江河日月長如此，可恨兒孫少智謀！」

乩筆把這首詩寫完了，還

是回環反復的推動，再有人問牠，牠也不理，只見回環反復的推動加快起來，最後亂筆舉起，在沙盤上大敲幾敲，沙盤壞了，亂筆頭也掉了。

大家都說鍾馗老爺生氣，衆聲嘈雜，其勢洶洶，要拖出鍾秀才來打，不料鍾秀才早已逃了。

這是二十多年前我看見的一幕扶乩怪劇，那時以為真有神存在，至少鍾馗神是有的。後來稍稍研究心理學，纔知道扶乩並不是真有鬼物憑臨，只是人的一種心靈現象，並不是不可思議，不能解釋的。至於鍾馗，經過許多考證家的考證，其實並無其人，或神由於誤會。有人說，鍾馗就是考工記的終葵，這是一種椎，古人用這種椎逐鬼。在馬融的廣成頌裏，有「揮終葵，揚玉斧」的

話可證。北魏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於是由逐鬼辟邪的鍾葵，變為捉鬼喫鬼的鍾馗神了。

鍾馗神在什麼時候纔有呢？

據說唐明皇有一次患了瘧疾，白晝安睡，夢見一個偉丈夫，頭戴破帽，身穿藍袍，腰佩角帶，腳登朝靴，手裏正捉著一隻小鬼在喫。明皇以為大鬼喫小鬼，非常驚惶。大鬼看見明皇，即上前施禮，自稱「臣是終南進士鍾馗。曾因應舉落第，觸階而死。」明皇醒來，瘧疾就從此好了。他念記鍾馗喫鬼之功，詔令當時大畫家吳道子畫個鍾馗像，懸在宮裏。後來許多供奉宮廷的畫家，照例在歲暮進獻鍾馗像，天子就拿這著鍾馗像賜給在朝的許多大臣。經過宋元明幾朝，還

是如此，不過是歲暮懸鍾馗像，改在端午罷了。

我看見的一幅舊畫鍾馗捉鬼圖，不知是何人手筆。一個巨人，一副黑漆的臉，倒豎著兜頭鬚。頭上偏戴破唐巾，身穿藍長袍，腰繫角帶斜飄著，腳穿粉底朝靴。左手擒住一隻小鬼，右手食指正指著小鬼惶恐的面孔，兩眼圓睜睜的望著小鬼，好像有什麼話要質問他的樣子，猙獰可怕。這幅畫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家裏沒有，這就算是我祖上寶貴的遺產之一了。

總之，這幅鍾馗捉鬼圖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那一次鍾馗判筆也使我對於神道添加一些恐怖。自然，在目前我是不相信有鬼神存在的，不過在黑漆漆的夜裏，還是不敢一個人睡在一棟寂靜的屋裏，也不敢一個人獨行曠野。幼年時

代養成了害怕鬼神的習慣，這是怎樣難得破除的啊！

頃讀王有光的吳下誌聯，看見「鍾馗捉小鬼」一語的解釋，倒很有趣，又和我們長沙流傳的鍾馗捉鬼故事不同，轉述在這裏，原為文言，譯成白話，想是民俗學同志所願意看的罷。

據說鍾馗從終南山下來，走向長安去趕考試。夜裏睡熟了，準備明天特別早些起來，辦理入場手續。不料當他睡熟了以後，有一個小鬼把他的臉塗得漆黑，他自己還不知道。直到他要入場，看臉的時候，說他面目可憎，不准他入場，他纔知道自己的面孔變了樣。他氣極了，自己用頭碰著階上的石頭而死。他到了陰間，纔知道這是在夜裏會有小鬼來捉弄他。他到處去找這隻小鬼，找到了

，他考問這隻小鬼。小鬼道：

「您的面貌這樣漂亮，自得貴人提拔，何往不利？可是恐怕天下後世以爲您因美貌取得功名，反倒於您的面子難看，名譽有礙，所以我替您塗黑一副臉，這不是替您幫了一個很大忙嗎？」

「你的話到不錯。」鍾馗說：「但是眼見許多人高車駟馬，前呼後擁，你爲什麼不個個替他塗黑面孔呢？你這隻勢利小鬼！」

「您是一個氣節中人，所以我不怕冒死，浪費筆墨。」小鬼又恭恭敬敬的陪罪道：「倘若一個個都替他塗上，那就太濫了！」

鍾馗笑道：「你的真實嘴臉我看到了，放你的生罷！」

一七，九，廿三

「鍾馗捉鬼」談



漂亮而耐用  
涼爽而細潔  
鮮艷而光澤  
舒適而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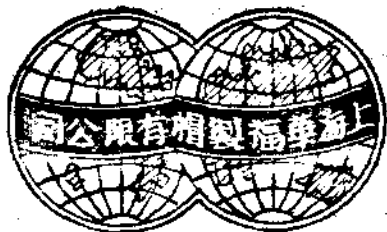
雲龍牌真麻縐縐

上海四川路安坊  
中華第一針織廠出品

社會...1.6...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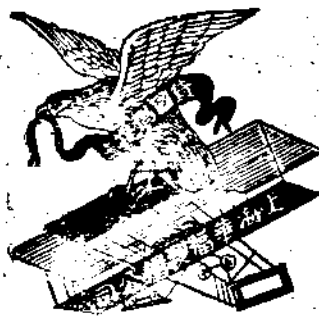
# 福華

雙球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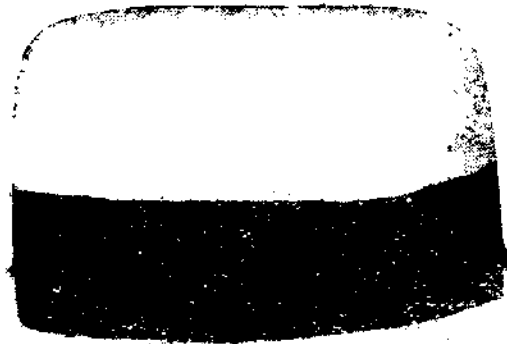
Wah Foo & Co

雙球商標



鷹艇商標

耐久經用  
價格低廉



式樣雅緻  
質地優良

## 新生活運動之一章

「帽所以護腦，四時皆用之。天暑時，宜戴華福草帽；天寒時，宜戴華福呢帽。因其草縲為魯省特產，呢坯均自織自染，品質優良，式樣美觀，而價又低廉；既合乎新生活運動中節儉之條件，亦含有服用國貨之本旨也。」

## 華福製帽廠啓

廠設上海楊樹浦河間路十五號  
電話二二五七〇九

# 周作人談現代中國文學

黃實

——北平大學教授周作人對日本人的談話——

現代中國文學運動受日本的影響，中國沒有獨特的新文學運動，作者祇有周作人鄭振鐸魯迅茅盾，作品祇有周作人論文隨筆等和阿Q正傳，文人都愛讀日本明治大正文學，周作人主持的北大日本文學系因為價值，成了六教授七學生的團體狀態。

我是沒有島地方的蝙蝠，雖然在北平大學教日本語，可是並非以文學為研究的對象，所以高深複雜的中國現代文學是担任不了的。

現代中國的文學運動差不多會受着日本的影响，能算中國獨特的新文學運動的，可以說沒有看見過。系統地說，第一，普羅列塔里亞文學相當興旺，日本文學者，小林多喜二，藤森成吉氏等的作品讀的人很多。可是現在狀況「盤工船」唯一物

周作人談現代中國文學

史觀」(1)等都遭禁止。

這一派人最活躍的是我的哥哥魯迅和茅盾等。魯迅的「阿Q正傳」似乎也有譯本，(2)這雜說是中國普羅文學的代表作，可是發表當時，大受普羅文學派攻擊：「農民們並非這樣墮落」；其實屬於寫實方面，並非普羅文學的代表作。

茅盾以長篇小說知名，寫過許多以革命時代青年生活和心理狀態為題材的作品，可是為的壓迫吧？這二人現今的光景，很不振作似的。

其次是民族主義文學，這也是受日本文壇的刺戟，(3)可是還是以議論為主，還沒有得到好的收穫。

第三是無所屬的純文學的作家們，這當然可以說在沉滯中。這方面都愛讀夏目漱石，島崎藤村，志賀直哉等明治大正時

代日本文學者的作品，學日本語的學生們都歡迎石川啄木。

文學上的主義完全由日本留學的留學生輸入，這話雖然即刻會成問題的，可是我所說也是限於談論上，創作方面影響微。

關於大眾文學該用白話文呢，該用大眾常用語呢，議論紛紛，可是可以說重要的作品是沒有的。

現代中國文藝之中成績最好也許是評論。當然有些作品甲論乙駁把讀者弄迷糊的情形也很多，也許可以說沒有真的評論，可是論文隨筆自古以來是中國文學的傳統。(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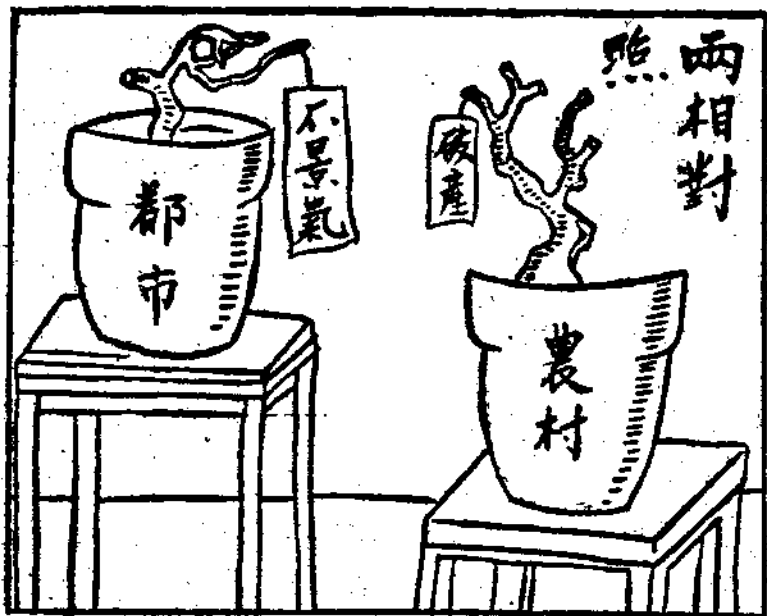
除了小說，戲曲，詩劣甚。戲曲是靠語言而生存的，白話文雖然能寫文章，跟口語，還隔膜，自然而然的表現還勿來事。總之，白話太囉嗦，所以白話不自然，口語文太沒有組織所以貧弱，這二點，把戲曲發達阻止了吧。

詩，在中國方面有華麗的漢詩為典型，(5)用白話作形式的詩沒有辦法。日



本的新體詩是成功了。日本的歌雖然有韻，可是白話一押韻就成單調。新詩採用怎樣的形式的呢，這也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問題。好的散文詩雖然有，不過怎麼樣也不能把牠叫做詩，成爲詩人的現代作家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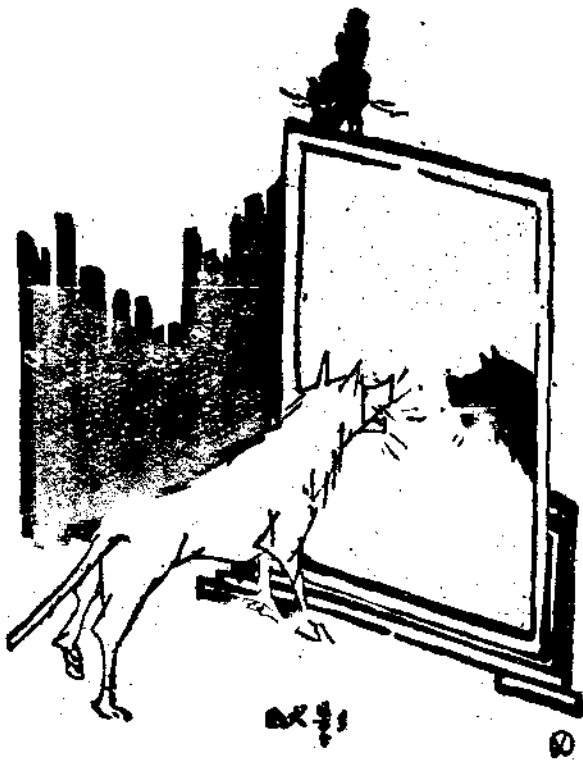
文學書和雜誌的刊行當相熱鬧。有一時是普羅文學雜誌全盛時期，可是在今日



還不能用文藝復興的話，純文藝雜誌而包含普羅系有上海的「文學月刊」和北平的「文學季刊」，中間派有上海出版的「現代」等，前二者評論家鄭振鐸主宰着，不分南北發行者。

今春「日華學報」出版過華譯日本圖書目錄，那方面都感覺同文同色的日本文學的影響，比較西洋文學容易理解，親近。在日本流行的都德，京都帝大學生上海穆木天君五六年前譯過一部「窄門」，祇是紹介，談不到歡迎。

在中國研究日本文學我想北京大學傅仲清是第一人，專門研究近松的人，是理學士，是文學士。北京大學的外國文學部有日英法德四科，在日本文學方面，除跟我同來的徐祖正君之外還有講師四人。學生四年級三人，三年級二年級各二人，冷靜極了，大學當局屢次打算廢止。爲什麼弄成這個局面呢，因爲現在銀價關係，想研究日本文學都可以到日本來用功，所以學生少了吧，這也沒有辦法的囉。



- (1) 藤森成吉沒有「唯物史觀」的文學作品。關於唯物史觀的社會科學書籍並沒有一律禁止。
  - (2) 在世界幽默全集上有古派文人佐藤春夫的譯本。
  - (3) 主張民族主義的朱應鵬等差不多沒有一個日本留學生。
  - (4) 代表作是周作人自己的園地。
  - (5) 代表作是周作人五十自壽打油詩。
- 譯自支那九月號

# 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樣式與方法

派拉威爾哲夫著  
方之 中 譯

安斯退夫斯基，是在階級的農奴制之瓦解與資本主義撞頭的情況之下，由都會的小市民創造出來的文學樣式的天才的代表。因此，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之社會的根據，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之下崩壞下去的小市民階級。

這個社會集團的特質，深刻的表現在安斯退夫斯基的獨特的樣式之中。安斯退夫斯基的樣式之所以表現出深刻的悲劇，正是因為產生出此種樣式的小市民階級，在事實上陷入了悲劇狀態的緣故。資本主義的發達，給予小市民階級陷於二重壓迫之中：一方面是因為階級的無權利的重壓在他們身上，此種壓迫，針對社會上被虐待的階級。他方面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壓迫在他們身上，此種壓迫，將小市民轉變為小資產階級，即是轉變成金融資本階級的上層與都會的下層之間的浮動的在經濟上極微薄的集團。這樣的小市民，脫離一方面的壓迫，放棄階級壓迫的可恥的束縛，同時陷入了他方面的壓迫即陷入了資本主義的競爭的壓迫。這個壓迫對於少數的僥倖者，開放了進入社會的 *Kyranid* 的上層的門戶，但是其餘大多數，因此沈淪於社會的極底。這樣子，脫離階級壓迫的枷鎖雖然很快，但是要擺脫貧苦的枷鎖却完全陷入悲

慘的狀態。此種狀態，驅使小市民在追求恥辱較少的出路的情形中煩悶。

恥辱與抑壓的感情，在崩潰的小市民的精神上湧來湧去，結局為了名譽，爆發了歇斯蒂爾的雪辱戰，但是此種鬥爭，顯然由於無效果與絕望的事實，成一種慘痛的病理學的狀態，終於一無所獲的結局。這種悲劇的結局，在安斯退夫斯基的一切藝術中，總是捺下悲劇的深印，成為非常沉痛殘酷的作品，把他的天才弄成了「殘忍的天才。」

## 二

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的一貫的主題，在為與自己同身分的小市民的名譽作歇斯蒂爾的鬥爭，這種鬥爭，總是以悲慘的結局而終。他的藝術之基調，也是從為名譽而作病理學的鬥爭的種種表現所構成。而此種鬥爭，採取並不粗野的形態。不受誰的侮辱，同時，如果感覺自己是真正的人類，安斯退夫斯基的 *ego*，自己亦不能侮辱誰。假設我自己侮辱他人能夠感覺苦惱，那末正是表示我是人類。如果不能我就不是人類，是一個活的存在。只要自己不蹂躪和侮辱他人，我就是從他人受虐待受蹂躪的受難者——這即是為名譽的雪辱戰的病理學的表現之一。但是這也不過是鬥

爭的開始，不過是名譽受了威脅的個性的最天真的表現。爲了不致成一個受他人虐待蹂躪的人，單是自己不虐待和蹂躪他人是不充分的，單是侮辱他人蹂躪他人的自愛心也是不夠的，人要超越一切法則與一切法律障礙及道德律的時候，才能夠完全獨立，才能夠站在一切的屈辱與抑壓之上。安斯退夫斯基的 hero，爲了證明自己皆得爲所欲爲，因此敢於犯罪。自然，犯罪必然伴着刑罰，暴虐必然伴着悲痛。但是那已經是有代價的悲痛了。此種悲痛，是不侮辱人類的品位的正當的應報。這樣的悲痛不必逃避，應該順從的忍受。不僅如此，那種悲痛且是人類高尚品位的特徵，不能不追求牠與愛護牠的。因此在安斯退夫斯基的作品上，侮辱人與蹂躪人的病理學的衝動，是與自己忍辱含垢的病理學的衝動並立立論的。於是，欲凌虐人的被凌虐者，欲使人受苦的受難者，自尋悲痛的暴虐者，追求屈辱與刑罰的凌辱者與罪人——這些就是安斯退夫斯基的一切藝術的中心人物。這些人物就是代表在階級的無權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的二重壓榨下的小市民的姿態。

### 三

通常，以精神病理，犯罪與死而結局的小市民的悲慘運命，從「窮人」以至「加拉瑪卓夫兄弟」，「舉凡安斯退夫斯基的一切作品的內容皆是如此。

安斯退夫斯基採取的特色人物的 example (模型)，已經從他的處女作品上決定了的。第一，在歇斯蒂痢的暴燥與歇斯蒂痢的柔順之間，平等分裂的瑪珈，杜修金，其次，與彼通信的多少

帶有誇張之歇斯蒂痢的謙遜性格的多布羅瀉羅瓦，再次，以多少帶有暴虐者之特質的瓦倫加的凌辱者漠然描寫的布伊柯夫氏——此等人物的 example，在心理上深化着，並由種種樣式結合着，從這一作品向那一作品的輾轉移動的表現出來。從暴燥到柔順，從柔順到暴燥，呈現一種歇斯蒂痢的動搖的貧乏淒慘的杜修金之姿態，順次的發展着，在心理上複雜化下去，結果遂發展到拉斯柯里尼可夫與加拉瑪卓夫，成爲非常複雜的帶有精神救養的半罪人與半苦行者。在安斯退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一書上，占着中心地位的人物(杜修金)，在他的多數作品上亦成爲中心的人物。例如「二重人格」，「斯特那其柯村」，「地下室日記」，「賭博者」，「罪與罰」，「永久的良人」，「未成年」，「加拉瑪卓夫兄弟」等等，皆以這個二重性人物作中心。他方面，凌虐者(布依柯夫)之曖昧的姿態，又發展到瓦爾柯夫斯基與斯威特里加諾夫以及威爾哈文斯基那樣的本質上的暴虐者與罪人。加之多數作品上的中心人物即主角，亦向這種人物(布依柯夫)移動。例如初期的作品「女主人」，其次「被虐待的人們」，「惡靈」等作品上，安斯退夫斯基，皆把這種犯罪的性質看作注意的焦點。最後，謙遜的多布羅瀉羅夫，又成爲修模柯夫與馬爾麥拉特那樣的一團殉教者與牧修金公爵和長老忒爾柯夫以及左瑪那那樣的苦行者。小說「惛倒的心」與「白痴」，這種性格正占着中心的地位。

### 四

安斯退夫斯基在他的藝術上，對於沒落下去的小市民，可說是典型的方法之再現。這種方法，就是一方面把現實生活的問題似乎能夠得到圓滿解決的確實的東西放在第一義，同時與自己的敵人作現實的對抗的方法手段。可是這個確實的東西，在小市民之間並未實現。他們被迫入地下室，不能夠發現從其中逃出來的出口，把自己的天才的藝術家陷入了地下室的天才的命運。如果安斯退夫斯基，從崩潰下去的頹廢的小市民世界裏找到他的基調與人物，如果社會的地下室決定了他的藝術的主題，那末，這個地下室同樣能夠決定他的作品構成的特質與文體。歇斯蒂爾的緊張，瘦瘦的焦燥，陰慘的結局——這一切雖然是產生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的社會根源之固有的特質，但同時此等特質亦促成安斯退夫斯基的作品之暴風般的主題之發展。力學性，緊張的事件，用一切種類的突發事件眩惑人目的紛雜錯綜的混沌事件之旋風——這是安斯退夫斯基的小說構成的特質。此種特質，第一在安斯退夫斯基使用於時間上的構成的表現。他的作品特點，至要是短時間完成內容的發展。但是這在俄羅斯文學的其他古典之中，是從未見過的。在他們需要延長幾年的事情，而在安斯退夫斯基僅在數日之間發生數日之中就解決。他的作品之力學性，是由事件的壓抑與不絕的進展之悲劇的破裂的強調，而且其事件的陰慘的性質，是把事件集中在黃昏時與夜陰之中表現出來。他的作品上表現的事件的混沌性，在於不標明年代紀事，從最初就把讀者引入事件的中樞，好像是許多偶然事情的堆積一樣，且並不

明顯，把讀者陷入這種混沌事情的旋渦之中，由此種特殊的手法加倍的增強了混沌性。還有所謂葛藤的葛藤，在安斯退夫斯基的作品上任何時候都是複雜的纏綿的，由其發展的迅速鼓勵讀者的興味，捉住讀者的心靈。他不歡喜妨害與阻止此發展的一切東西，躊躇逡巡的瑣碎的敘述在他認為是禁物。在他的作品上，行動，態度，與會話，超越於一切之上。在事物的描寫中採用風景亦極少。因為這些自然美的背景與小市民的地下室都會的下層全無關係。在他的作品上我們所見到的，是充滿了都會的街堂與不健康的空氣的世態描寫。睡棄的「家具充塞的房屋」，黴臭的酒店，尤其是在黃昏與深夜的稀疎街燈的薄暗之下的污穢之街——這一切，是安斯退夫斯基最高興描寫的世態。

## 五

構成作品之特色的混沌之力學性，在他的文體上也是特色的。作品中的對方與主人公的談話，總是慌張緊促的，話與話互相急速的重合着。這種情形，有時似乎成爲不整頓的文章體裁，有時落於短的斷片語句。在安斯退夫斯基這種慌張的語法中，儼然感覺到那些爲了生活在都會的地下室裏焦灼的人們的斷續的談話。由此慌張的文章學刺戟了的不安的病態氣分，更由其詩的語義學之凄慘的特質加強了。安斯退夫斯基，因爲他的豐富形容與隱喻是從都會的街堂那種陰氣的無情世界得來的材料。在他的作品上有街燈「如罪儀的燭明散着陰氣」，時鐘「如緊握的咽喉」放出尖聲，「房屋似戶棚與箱櫃一般」，風「如拉圾上乞食的五

月鏽「噴噴的噴着，等等的深刻的描寫。

## 六

安斯退夫斯基用此種樣式加入了俄羅斯文學。在俄羅斯文學史上他的意義是很偉大的。他開始創作，正是地主支配着俄羅斯文學，貴族的樣式的複雜調子附與文學的時代。新的非地主的詞句雖然產生了，但不過在「文學的殿堂」的門口占着很小的地位，尙不能深入那貴族樣式的作家所樂住的金殿玉闕。對「普希金派的巨頭」與郭果里派，非地主的文學之未熟的新進的代表們，例如今日忘記了的波萊佛義，格萊琪，巴微諾夫，韋里特曼及其他諸人，僅僅築成文壇的下部就消滅了。但在安斯退夫斯基的口中的新的言詞，發生了未曾有的力量。他對於新文學，一面在「俄羅斯小說的客堂」之中要求自己的位置，同時與古舊的貴族樣式開始了公然的競爭。安斯退夫斯基，用他的藝術，在俄羅斯文壇上，貴族地主的文學和布爾喬亞民主的文學的鬥爭開始了。這一鬥爭，在十九世紀末後者斷然獲得了勝利。而安斯退夫斯基在這勝利上演着主要的角色。由他的天才的創造，豫先決定這，戰鬥的終局，成功新樣式的 Classic (古典)。在安斯退夫斯基，賦與他的運命上的歷史的使命，已完全明顯了。他與階級的競爭者作了意識的戰鬥。他在文壇生活的初期，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兄弟，他說：「我在熱心的寫作，我自己如像把全俄羅斯文壇作為對手在實行裁判一樣。」他深知道是與地主文學的訴訟。他又寫了一封信給斯特拉霍夫：「你是知道的，這不都是地主文學嗎？地主文學已把要說的一切都說盡了，特別是托爾斯泰的文學雖是寶

貴的東西，但這是最高峰的地主文學的最後的結晶。代替地主的言詞的新的言詞，一次也不會見過。萊協特尼柯夫諸人，甚麼也沒有說，但是萊協特尼柯夫表明了藝術界應有新言詞的必要的思想。即使成爲不美的形式，亦不要地主的言詞，要新的言詞。這封信的筆者，努力的表明了不要地主的言詞，要新藝術的言詞。不單表明了新言詞，並且努力指出了舊言詞的陳腐。安斯退益夫斯基，是熱烈的論爭家。他的藝術作品，不單確立了新樣式，並且有力的否定了舊樣式。他的作品，充滿了對於地主貴族的複雜樣式的痛擊與對貴族文學者的諷刺。他大胆的嘲笑列爾蒙特夫與郭果里的樣式，並且把格拉諾夫斯基與滋爾格尼夫，插入了他的小說的漫畫中。

## 七

他的形式與內容是很民主的，充滿了社會的反抗，對於被社會虐待蹂躪的人們表示了深的理解與同情，這樣一貫的安斯退益夫斯基的藝術，在其中藏着社會的進步的 *impulse* 之強烈的爆發。一八四〇及六〇年代的急進的評論家，如倍林斯基、多布羅留勃夫、皮沙萊夫等，認爲安斯退夫斯基，是對社會的無權利與抑壓的鬥爭的有力的協同者，以熱烈的同情歡迎他的作品並不是偶然的。倍林斯基在批判「窮人」的評論中有下列一段的絕叫：「這是年輕的詩人的名譽與光榮呵！他的詩神管着屋簷下與洞穴裏的人們」。多布羅留勃夫也對安斯退益夫斯基有極高的評價，他說：「他以年輕的天才的 *impulse* 與清新味使他吃驚，着手於我們的貧乏變則的現實社會的解剖，在這解剖上表明了自己高尚的

人道的理想」。然而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一貫的在社會民主主義之中，高尚進步的契機與反動的契機並存着。安斯退夫斯基所訴說着的被虐待被蹂躪的人們的世界，雖然一面是燃起了憤激與破壞的火燄，可是由此無疑地却遂行了×××的任務。但在這被虐待受蹂躪的人們這種破壞的憤激之下，沒有潛伏着創造力。崩壞下去的小市民階級的破壞精神，並不是創造的精神。這一點顯然滅殺了革命的靈感。因為沒有效果的反抗，結果徒自釀成疲勞與屈服。社會的公憤的靈感，變作了他的反對理論之社會的屈服的靈感，革命的興奮，變作了反動的姑息。反動的絃線，在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上，如革命的絃線一樣，同是極度緊張的散佈着，給予一種病態的無韌性的不調和的影響。

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上所見到的這種二重性與矛盾，亦成了對他的批評家的二重的批評的原因。在社會的昂揚時代，如倍林斯基，多布羅留勃夫，皮沙萊夫這些急進的批評家們，把安斯退夫斯基認做高度緊張的一種革命的潮流，但對他的缺陷毫未注意到。反之，在社會的沉滯時代，此種缺陷暴露出來，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所影響的反動絃線，例如一八八〇年代的那種以反動時代為背景的特別響亮的時候，脫加樞夫與米海羅夫斯基那些急進的評論家，批評安斯退夫斯基是革命精神硬化了的人，他沒有永久注意到公憤與革命的爆發的精神。

這兩派的批評家，任何時候同樣是正確的。兩者實際上看透安斯退夫斯基潛伏着的真面目同時，兩者同樣是不正確的，為

安斯退夫斯基的藝術模式與方法

甚麼呢？因為他們祇見到安斯退夫斯基的一面，沒有注意他的二重人格，因此不能理解他那複雜的矛盾的性格之全貌。對於安斯退夫斯基的批評的意味，完全經過了辯證法的發展道路，即黑格爾的三段法。在這辯證法的階段的最初的 Thesis (正)，即一八四〇及六〇年代的批評，這時代的批評，說安斯退夫斯基是「人道的天才」，是進步的動因。辯證法的階段的 Anti-These (反)，即一八八〇年代的批評，這時代的批評，說安斯退夫斯基是「殘忍的天才」，是反動的動因。最後的 Synthese (合)，在現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上實現出來，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認為安斯退夫斯基，是傾向於馴服的謀叛者，傾向於謀叛的馴服者，傾向於反動的革命家，傾向於革命的反動家。

依安斯退夫斯基提倡的新的「非地主的言詞」，在俄羅斯文學上起了很大的反響。他的新言詞，在十九世紀末成為大聲的多數的合唱。把地主文學的微弱聲音打消了。除了與安斯退夫斯基合着調子的亞力波夫與巴爾滋維琪等之外，在這合唱中，還有伯爾伊，梭羅古布，安特列夫，列米卓夫等這些帶有特殊色調的有力的合唱者也加入了。由他們的唱和，合唱的根本的 Motifs (諧調)，更加上了新的色調，彈出了清新有力的獨特的抑揚調子。於是安斯退夫斯基被稱為建築新俄羅斯文學基礎的人。他在新興文學的地位，也與在貴族文學時代的普希金的地位同樣重要。貴族時代的一切作家，均多少帶有普希金的氣氛，俄羅斯文學的布爾喬亞時代的一切作家，也多少帶有安斯退夫斯基的氣氛。

社會：1. 6. . . 三五



# 日 游 雜 感

史東山

到日本去——有英美兩國船，當然也有日本船，這麼近，而沒有中國船。

我們當然不乘日本船，也不願意乘英國船，因為英國人的態度傲慢，而英國船上多英國人，一定受不了那些氣惱。那麼，還是美國船。可是，美國人對於我們浮面表現的是一種親善，內心裏還是輕視。會聽得留美學生告訴我，說：美國人到現在還是誤看我國人皆洗衣服的，做廚子的，與當傭僕的，所以仍舊輕視

我們。但却不想船上的中國傭僕，反而輕視我們。我們的地位，似乎還在「在美國做傭僕的中國人」之下。

我第一件在日本做的所謂「阿木林」的事是在從神戶大阪去的電車上。因為車上的乘客已告滿座，而中途來了幾個女人，有一個抱了孩子的剛剛站在我的面前。我，久聞日本是新興文明國家，而我們在談話中已經自己顯露為中國人的，當然應該急於站起來，讓女客坐，以表示中國人是有禮貌

日本女人應當是奴隸，還兼做玩物。

的，知公德的。却不想，這女客見我讓了坐位而正在欲坐未坐之間，旁邊一個穿西裝的日本少年早已歪着屁股佔坐了下來。女客，至終是站着，沒有人讓座。於此，我纔知道這是日本人的風氣。後來，在車兩行座位，上面寫着一塊牌子是「婦人孺子優先座」但是坐着的還都是男人。女人的地位在日本分明是特別低落的，有人說：西洋女人是玩物，中國女人是傭人，那麼，

日本社會亦顯然感受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而上層階級的魔爪已經威脅得平民怨聲載道。你想，東京共計不過五百萬人口，而藝妓近三萬之多，比較藝妓低賤的賣淫婦更十倍之多。她們的前途，不像中國的還有公然被納為「妾」的希望，在日本，明知道是死路的，也只有硬着頭皮走進去。像東京「玉之井」「龜戶」那些地方，我們也會去觀覽過——狗籠式的淫宮，一連有六七百家之多，賣淫的在小不盈尺的洞門裏伸出頭來叫着「親愛的，來啊！

而開代價不過八十錢，合國幣祇有六角五分，其生活是多麼可憐！日本人不見得以賣淫為榮，賣淫的末嘗都沒有父母兄弟親戚，所以如此者，當可瞭然其平民生活概況。因之，民間的怨聲，即是我們極短期地勾留在日本的也屢有所聞。

從我所看見的日本婦女地位說起而至於其平民生活概況，又可知一般日本人的善於壓迫弱者及其殘酷之天性，至其如何對待朝鮮人，將如何對待我輩陷東北四省同胞……我不能再想下去！雖然這是老話，不妨再提一下。

# 潮州人

蔡楚生

「雖然說是「同鄉」，大家都是「潮州人」，但是，哼！連一篇文章也不肯幫忙寫。——你該記得靈犀兄已經說過多少遍數了吧！」

在某一個談會上，  
×君帶着熱情的憤慨，  
像在指責我們的，當着  
靈犀先生，對我這樣幽  
默地演出。

於是，氣度溫雅的  
靈犀先生，帶着玄妙的  
神態笑了。這笑，從他  
多少有點深度的眼鏡裏  
，可以看見他的眼睛正  
在放射着刺人的光芒。  
我感到有點坐立不安。

靈犀先生，是我在  
潮州人中敬畏的一位，  
我雖然爾爾不文，狗屁  
不通，但承他這樣地瞧  
得起，怎好不湊些字數  
來獻醜呢？

「同鄉」，「潮州  
人」這在早已忘了畛域  
觀念的意念裏，又重新  
從清秋的夜晚裏湧現出  
來。

——我記得，在故  
鄉，那縣亘廣袤，綠波  
起伏的阡陌裏，我會沐  
雨栴風，低首在陂畝中  
耕作；那蜿蜒不絕，潺  
湲掩映的清流，在春潮  
初漲以後，我曾披發戴

笠，冒雨在溪旁張網；  
那遠山送翠，塔影橫斜  
的村落裏，我會把卷於  
瓜棚豆架下，對白雲而  
發出幻想；那闊闊撲地  
，市廛擾攘的城市中，  
我會度過我好幾年的學  
徒生活……是的，那一  
切在潛意識裏，都留下  
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然而，在我感到了  
生之沒落的痛苦，而隻  
身逃到上海以後，接觸  
了新的感覺，聽到了全  
國地底下的呼聲，就感  
到故鄉的景色雖好，但  
並不像我童真時，過着  
「樂天安命」的日子時

的直覺那麼單純。  
是的，故鄉，那裏  
有的是軍閥的橫征暴斂  
；土劣的魚肉鄉民；盜  
賊的打家劫舍；而在世  
界經濟恐慌的浪頭，決  
入了遠東的壁壘以後，  
南洋的生機斷絕，潮州  
雖尚未成爲荒土，而早  
已是喘息在壓迫之下，  
不可終日了。  
，我重新認識了故鄉

然而，這現象，並  
不是潮州比較其他的地  
帶爲特別顯著，它是普  
遍地存在着的，所以，  
也決不是局部而是整個  
的問題。

這樣，在高速度的  
社會機構下，在普遍的  
憤怒與矛盾的交錯中，

毀滅了我初期對故鄉的  
夢想，和一切的畛域觀  
念，雖然我是這樣的儒  
怯和渺小。  
潮州，在過去，也  
許因爲氣候地質的較適  
宜於生活，蠻荒的民族  
，在經過「韓文公治潮  
八月」的善政以後，就  
都變成「樂天安命」  
與世無爭的「皇天順  
民」。雖然「代有閩人」  
，但一貫地，祇是在持  
續着那種馴服的精神。  
封建的社會制度，雖已  
成爲歷史上的陳迹，但  
潮州人的苟安懦弱，却  
是一仍舊貫。這從入民  
國以後，常時發見主宰  
潮州的軍閥和貪官污吏  
，動輒囊括幾百萬和幾  
十萬以充私篋，而未聞

有民衆的起而反抗，就可以作為確切的證明。假如，潮州人還可以在「驅歌昇平」的環境裏「安居樂業」着，那也就大可不究。但當這世界的經濟恐慌的影響下，農村已陷於破產，市鎮也將成廢墟，南洋失業的僑胞，一批批地解回來，四處盜賊竄起，民不聊生的今日，再要苟安於現狀之下，也就勢所不能了。

我並不是說，潮州沒有醒覺的人，但那祇是少數中的少數，而一般地講：多少總帶有點「敦厚有餘，剛勇不足」的潮州風的特質。因襲於前人的揖讓之風，而以養成雍容華貴的氣

度為榮。一切祇知所謂「樂天安命」，而缺少創造和求進的精神。這種「樂天安命」的程度，也就夠可以的了！

「潮州人」！和全中國的民衆一樣同是捲入在這時代的惡浪裏的「潮州人」！應該及時從「樂天安命」的迷夢裏醒回來了，放棄彼此自私自利的心，刺下揖讓雍容的假面，接受新的認識，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站到時代的前綫上去，絕對勇敢的地，絕對負責任的地，為輾轉於痛苦的洪流中的人們也即為自己而努力！

敬謹以此獻於我親受的「潮州人」！



白步 作



# 最近歐美電影事業的概觀

沈·西·苓·譯

最近，世界電影事業，已達到了改造的時期。這趨向，不論在那一個國家裏，都可以觀察出來。致於這所以要改造的原因，當有如下數點。

a 有聲電影的出現，因各國語言的不同，而奪去了藝術的國際性。——要是專倚重觀覺的無聲電影，它可以置換字幕，它很可以以有廣訊的販賣路線，及國際的活躍；但一到了有聲電影，因為國語的不同，妨礙了它國際上的進出。同時一方，在經濟上，却反比無聲電影增加了數倍的消費，消費增加而販賣的路線反被限定在同一語系的狹小範圍內，這實是一件重大的矛盾。現在雖則用着電影上的技巧。(Dubbing, 1 Super Impression 2) 來補救，可是在本質上，已失去了國際性以上，便免不了要達到世界電影市場再分割的地步了。

b 各國電影國策愈趨尖銳。——一方極力地保守本國的市場，他方極力地趨逐外國的作品，在這一點上，電影之國際的進出，也會加一層的困難。因為，雖則藝術是沒有國境，但各國關稅和檢查的堅壁高築，早已把這個自由市場嚴重地封鎖去了。

c 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無停止地進行，各國的購買力顯著地降低——這當然也是妨礙電影國際上進出的一個原因，尤其是，唯一可靠的國內市場的萎縮，更給與電影生產國於二重的打擊。

最近歐美事業的概觀

最近影戲院的入場人員的減少，是各國普遍的現象，不得已而停業的影戲院，是急速度地增加着。

這種種的原因，相互錯綜的關係，便造成了電影重大的危機。有人說，電影事業不久便會復興，但事實正與此相反了，惡化的速率是加緊地進展着；便是誇着大資本生產的美國，目下電影事業的極度的後退，一流電影公司的破產事件頻發等等，正可以告訴我們電影事業已臨到了極大的危機，這樣的局勢，除了根本改造之外，更有何法可以挽回這電影事業呢？

誠然，這普遍的經濟恐慌的現象，電影事業是逃避不了的。說不定會發展到與蘇聯對立的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的地步。——事實上也是如此，電影事業上的國家主義的色彩之漸趨濃厚，德國之Hitler的電影統制，美國產業復興法的適用等等，都是現時代的重大反映；這改造運動之今後的如何發展，實是一個極有興味的問題。

## 二 美國

### A 投資後退

過去美國的電影公司，乘着繁榮的浪潮，的確把事業過大地擴張了。因此，更明顯地反映出前途不安來，就中，如「派拉蒙

「狐狸」，「華納」，「雷電華」等等，加速度地實現着資本膨脹的現象。——以下便是主要的十五電影公司的投資額。（股票，社債）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

九四二·八〇九·六五〇\$ 七四一·五〇二·四一〇\$

一九二八年

四三三·八二九·六五五\$

這些資本，主要的是用在電影戲院的修改，設備，以及建築新的戲院，收買關係公司等固定的方面，致於製作電影的資本，完全借重在銀行的調度上。當然，這也是因為有聲電影的出現，好景氣的現象，使它急速地膨脹起來的。

但是，一九三一年以後，因經濟恐慌的發展，而影響到對於電影事業的新投資，也極度地降低。若以電影戲院的建築資本來做例，便會有如下的結果。——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一七·五〇〇·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

九七·五八〇·〇〇〇 一六三·五五九·〇〇〇

——以美金一元為單位。——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經濟恐慌的影響——便是在電影製作資本上也是有同樣的退後現象。——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一·七七五·五三二\$  
一九二九年  
一八四·一〇二·四一九\$

B事業的整理

可是恐慌的影響，不僅只是在新投資的退後，它過度膨脹的資本，在這樣不況的景象下，也自有整理的必要了。

因恐慌而購買力的低下，這便是說對於資本是沒有充分的利益了。也便是在實際的需要上觀察起來，似乎有資本過剩之嫌。在結果上，便會有競爭愈趨激化，中小企業的愈趨沒落的命運。現在有六千多電影戲院的停業，好萊塢的小電影攝影場的大多關閉，這些都是具體地說明了這不況期的不可避免的整理過程。

這恐慌的長期間的延長，連諸大企業的地位也動搖了。他們都有把直屬戲院退回原主的。有將攝影所的大組織解消而變成單位制度（Unit System）的。他們只是極力地在各部門中以分解作用來避免這過剩資本的危險。

破產申請以前的「派拉蒙」，及凱脫氏就任社長以後的「狐狸」公司等所提出的改造案，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同時為了要順應這經濟恐慌的無停止的發展起見，一方也實行着減薪。

可是到了去年二月以後，隨着金融界的動搖，一流影片公司也不能不有破產事件的發生，以下便是幾個主要的：

Paramount picture 公司  
Paramount enterprise 公司

Radio All Form 公司

狐狸劇場公司

狐狸西部海岸劇場公司

羅克西劇場公司

不論「派拉蒙」，不論「雷電華」，它們所以會陷於支付不能的原因，是由於戲院開映部門的失敗；所以他們便將它與製片發行兩部分離了，另立新公司，使事業不致發生障礙。依此法而產生的派拉蒙系統的新公司如下：

派拉蒙製作公司

派拉蒙國際公司

派拉蒙影片發行公司

「雷電華」本來是有這樣的組織，各部分是獨立的，所以要繼續這個事業是一點也沒有困難。

### C 國家電影統制

因恐慌的進展，次第地破壞了資本的支配，市場獨占之企業集中。而產生出根基於合理化的要求之個別的統制體。

狐狸公司與 Fox Film 公司間所訂的發行合同，便是這新統制運動的先驅。威廉·享斯勒告着訂立發行業務之地域的合同，以及好萊塢的製作業者們，想互相利用死藏的本，及使用過後的佈景為目的的組織之計劃，也快要進行了。

但是在這種計劃還沒有實行以前，為了促進復興一般產業起見，已制定了一種復興法，電影事業也不能例外，而接受了政府

最近歐美事業的概觀

的統制。這結果，便達到停止了反「托拉斯」法，公認了「加本爾」(Cartell) 法。在電影界出現了幾個新有力的團體。例如：——

演員 Screen Guild (演員同業組合)

獨立電影製作者協會 (IMPP)

電影產業聯盟 (FMPI)

電影勞作協會 (MPL)

獨立劇場用品販賣業者協會 (ITSD)

某一種產業，或者某一團體，必須依照產業復興法，作成「公正的競爭計劃」提交大統領承認；被大統領承認的計劃，是與法律同樣有效力的。不必說，團體的每個細胞，以及便是不屬於細胞的同業者，也得強制地服從這個統制。

### D 電影製作者

說到最近的製作部門的新傾向，便是前面所說過的分解作用了，到最近為止，一般的攝影所，因為要大量的生產，所以有龐大的管理組織，這個是有着下列的兩種困難。

一 管理費的膨脹，(製作者的百分之二十三是管理費)

二 有能為的管理者缺少。

為了要救濟這些困難，有些攝影所分成了各個單位，而使它獨立起來，以防止管理費的膨脹，這個便是稱為 Unit System 制。這種 Unit System，到最近益加普及化了。把日暮途窮的攝影所經濟，打開了一條出路，頗得一般的重視。現在各個影片公司都有採用這個制度的傾向。

社會... 1. 6. ... 四一



但一方，在這個過渡期中，當然有人事關係的糾紛，因為意見衝突而失去了重要人物的公司也不在少數。R. 拉斯基氏，是派拉蒙創辦以來的西部攝影所主任，與總經理安特立夫。茲加氏，有着極強固的聯絡。但最近，因為改造攝影所的問題，發生了意見，終於脫離了派拉蒙。同時，如持有殊勳的華納製作部長達列。榮奈克氏，也爲了減薪問題的意見不一致而辭職了。尤其是值得注意的，這些脫離了出來的人，都成了獨立製作者，或者加入了他的公司的。Production-Unit. 這樣，在美國的電影界中，Unit-System 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了。

再如脫離了派拉蒙的塞姆。喀茲，他的行動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也組織了一個「二十世紀電影公司」出品歸聯美發行，一九三三——三四年，預定着二十二部的作品，成了聯美公司發賣計劃的主軸，聯美的攝影所的全部，都借給他使用着。

#### E 電影製作數量

美國電影的全盛時期，每年要出到八百部以上。及至有聲電影出現，爲了要調節全體的製作費，製作的數量也因此減少了。同時因不景氣的深刻化，更加減少了數量。

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二三年  
五七四部 五六二部 五四〇部 七五五部 八一五部。  
曾經一年出到八十部，靠着大量生產的派拉蒙，到了一九三二年——三年度，祇達到了六十五部的數量。一九三三年——四年度更減到了六十部。再如一年預定製作六十部的環球公司。

(Universal) 一九三三年——三四年度，祇達到了三十六部。

在大勢上，各公司作品，有逐年減少的傾向，但一方因爲有獨立製作所的抬頭，所以也可以防止製作的過少。以發行獨立製作者作品爲主的聯美公司的發賣數量，現下的驟增，便可以說明獨立著作者的抬頭了。

獨立作品的數量增加的原因，一、獨立製作者漸增；二、因爲戲院最近流行了每場演兩部戲的緣故。因此一般大公司都極力在反對着這個趨向。根基了產業復興法，設了禁止規定，強制着每場專演一部，這個，在獨立製作者方面，自然是受到了相當的打擊。

與這個問題有密切聯關的，便是短篇電影的製作數量的增高，因爲強制了每場一部的時候，便必然地需要着短片。所以，現在長篇電影的獨立製作漸趨衰落，而短片電影的製作却漸趨強調了。

一九三二——三年度的短篇電影製作數量爲八百十八部，一九三三——四年度已預定着約需一千部。

短片消費數量，是最能反映出電影製作的消長，一九三二年所消費的底片數量實較一九二八年減少百分之十七；副片的數量則較一九二八年減少百分之十六。三。

底片消費數量	106,000,000	86,000,000	17.0%
副片消費數量	1,013,000,000	860,000,000	16.3%
F 電影製作費			

有聲電影的出現，提高了電影的製作經費。十年前平均製費為五萬乃至十萬美金。但到現在至少是要達到五倍以上。以下便是一九三二年度各影片公司的平均製作費。——

MGM (梅高美)	二四〇・〇〇〇美金
RKO (雷電華)	二七〇・〇〇〇
派拉蒙	二五〇・〇〇〇
FOX (狐狸)	二五〇・〇〇〇
環球	二二〇・〇〇〇
華納	二二〇・〇〇〇

因不景氣的深刻化，資金的回收實感困難，據薩姆羅·高爾頓氏說，實際能夠可以賺錢的電影，一年中祇不過五十部，所以勢必至於要減少出品數量，調節全體的製作費，同時還得在各個製作費中節省限費。據每二年一次的產業調查報告，很可以看出它的經濟的推移。

薪金與賃銀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七年
材料，燃料及電力	六九・八九・四九七	八五・〇七・六三三	七四・九五・五六五
契約作業費	三一・四三・〇六六	三六・四二・〇三三	三四・九五・五五五
其他	一一・〇三・四六三	一一・三二・七六六	一五・四六・五八八

最近歐美事業的概觀

合計	三九・三六・四七五	四六・三三・〇六六	九・〇六・六三五
註	一五・七五・五二四	一八・一〇・四一九	一四・三四・三六〇

(1) Dubbing 是電影上的一種新的技巧，重錄音的意思。  
 (2) Super impotion 是在畫面上重印他國字幕的一種辦法。  
 (3) Cartell. 是諸企業不失獨立性的結合。廢止自由競爭地來佔據市場。

本年(一九三三)三月，信用恐慌發生後，各公司的製作費，受到了極度的影響而緊縮，一九三三——四年度，八影片公司的製作費，預算為八千一百萬美金，(出片四百〇四部)，每部製作費，平均只有十八萬美金。派拉蒙的底片消費，緊縮到百分之三一。再如從商務部報告攝影所經費已減少到百分之三五乃至百分之四〇。獨立製作者製片費，平均只有五萬美金。一方當然受到了銀行壓制的緣故。

#### G 薪金

全製作費的百分之六五為製作關係者(編劇，導演，攝影，演員等等)的薪金。所以要緊縮製片費，勢必至於減低薪金。如前記之表格上，一九三一年中的薪金，實較一九二九年減少百分之二一・七。再如根據落賽噶商業會議所的調查，好萊塢的薪金的支出，以一九二八年為最高，此後四年間有如下表，減少百分之三三。

一九三二年 七六·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一九二八年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在一九三一年，所支出的導演，演員，攝影師等的薪金數約為二千四百萬美金。但一到一九三二年，這項的支出總數，只有二千萬美金了。

及至一九三三年三月，銀行休業的時期，電影界更陷於大混亂狀態，各公司在這八星期中，都有百分之二五，乃至百分之五十的減薪。這樣，就只在攝影所內，已可省八十萬美金了。但因從業員的猛烈反對，不得已而將提案重加修正的。

因減薪而使從業員感到生活的不安，時起爭議，但他方，因產業復興法，強制規定了一般產業的最低薪金和最長時間，這個也多少可以限制了無限制的減薪。

製作者與發行者的議案裏有如下的規定。

最長時間

木工，電氣工，汽車夫，每週工作三十六時間，其他為四十二小時。

對於導演，演員，在此規定之外。最低薪金。

有以時間計算，有以日期計算，也有以週期計算的，以下是臨時演員最低的薪金。

A 自備服裝者， 每日 七·五〇元

B 能表現性格者， 每日 五·〇〇

C 雜 每日 五·〇〇

D 在大衆場面內打雜者，每日 三·〇〇（以美金計）

凡從事藝術創造工作者之報酬，都根據一定的合同，每週最低為五百元美金，如以一部戲計算，那麼最低限度為五千元美金。

且電影戲院

美國影戲院，據美國工商部調查一九三二年末的總數為一九〇四二所，其中具有聲裝置者為一四·〇〇〇，為全數之百分之七三。

全世界的影戲院數為六萬二千。美國實占全數之三分之一有強。但據

雜誌的調查，因世界普遍的不景氣之深刻化，影戲院也受到極大的打擊，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休業的戲院，急速度的增加。

休業戲院

六·一五三所

比率 為全數之三三%

I 觀覽人數

美國影戲院的觀覽人數，以一九三〇年為最高峰。每週平均為一億千五百萬人。此後逐年減退，最近七年間，每週平均入場者數如下。

一九二六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二七年 五七·〇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二八年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二九年 九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三〇年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三一年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三二年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據利達氏調查，每戲院每次平均入場人數為二百二十六人，與每戲院平均座位五百八十人比較，實祇有百之三九，可說是十分慘淡。

入場人數的減少，是表示了大衆購買力的萎縮，要是最近羅斯福氏的經濟政策能相當奏效；提高薪金，失業者減少，那麼或許可以恢復或超過以前的記錄。現在正似有點起色。

#### J 開映時的收入

美國影戲院，它的最盛期，每週平均三千萬元，一年有七億五千萬元美金的收入。但據亞塞，利達氏的統計，一九三一年全美開映收入，每日平均為百六十萬元，年額祇五億八千萬美元。自一九三二年到現在，想必更形低落。

賣座的低落，必然地會使主辦者降低，入場的票價。以作挽回營業的策略，但結果益使戲院的收入減少。是毫無疑義的，在美國，一九三一年秋季，因為順應不景氣潮流而降低了票價；及至一九三二年，那可更形競爭驟烈了。甚至至於十個 O.P. 便看一次電影的。因此倒閉或停止營業的戲院續出。幸至十月，因通貨膨脹的景氣轉好，紐約的影戲院也得了較好的賣座的現象（如派拉蒙戲院，"I Am No Angel" 一片連續映四星期之久等等。）

#### K 影片輸出

最近歐美事業的概觀

美國電影的輸出最高記錄，爲一九二九年。此後逐年退步。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三三、三三三呎	三三、三三三呎	二〇、〇七呎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七、九三呎	一七、九三呎	一七、九三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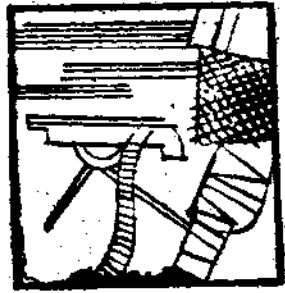
若以一九三三年前半年的輸出高與前數年比較時：

數量	價額
一九三三年	六七、〇〇〇呎 一、九四、〇〇〇元（美金）
一九三二年	八〇、五六三呎 三、二六、九百
一九三一年	一〇、三三六呎 三、〇一、四三
一九三〇年	二八、八六〇呎 三、四九、九六
一九二九年	三三、八〇三呎 三、三三、〇三

這樣的電影輸出的不振，其原因是一、購買力的萎縮。二、保護政策的尖銳化。三、有聲電影因國語的不同而受到影響，就中打擊最大的，是要算保護政策的尖銳化了。美國電影在歐洲所得的收入，爲全海外收入之百分之七〇。但至一九三二年同方面的收入，已減少到百分之二〇以上了。

爲了救濟這種困難，再錄音，（或者用外國字幕重印在畫面上，更有在外國從事製作電影等等策略，但大勢上，美國的電影是不利的，挽回因歐洲各國排斥德國影片。美國影片當然不無好轉，但這也祇限於中歐諸國，是不能說有多大的期待。

——美國完，下期德國的電影概況。



## 逃 婚

胡·萍·

(一)

剛吃完早飯，周鄉紳一動也不動的坐在客廳的靠椅上抽水煙，抽呀抽得頭上一個圈一個圈冒着牛奶色的煙。他的年紀並不見得大，至多也不過四十來歲，可是他却故意裝出很頹唐的樣子，好像不裝做頹唐就會損傷了咱們的「國粹」！

他的眼睛還是和少年時一樣那麼銳利，遠遠的東西，全會辨別出來，可是他終年都戴着一副茶晶的大眼鏡，意思是叫人家曉得他年高，威風！

這麼裝腔作勢的，也自有他的道理：自己是六家當舖的主人，每年至少也有萬把塊錢的收入，而且新近又做了保安隊隊長張德民的好朋友。這樣，他就覺得「生的豐富」了。

一面抽煙一面憶起昨天張德民對他講的話：

「我挺爽直的，肚子裏有話便要說出來，而且，咱們是自己人，我想，請你幫個忙兒，替我介紹一位新太太，不知……」  
像張德民那樣的人，要找個把娘兒們，還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爲什麼倒要找周鄉紳作媒呢？不過，周鄉紳他是「飽經世故」的人，懂得張德民的用意，那傢伙一定是要向周家打主意啦。

嚙嚙地抽完一口水煙，他又默默地想：

「自己的女兒長得並不比別人醜，別的不說，單是那苗條的身段兒和兩隻烏溜溜眼珠子，就夠門人喜歡了。要是把女兒嫁給張德民……那時候，他就得恭恭敬敬地叫我一聲岳父！是的，岳父！女婿是保安隊的隊長，做岳父的，地位自然比別人要不同囉！到處可以擺出「官氣十足」的架子，也沒有人敢說閒話，唔……」

他越想越興奮，興奮得好像靠椅上有件什麼東西在刺他，轉來轉去的那麼不安定。

一陣腳步聲，從客廳的後面走進來，周鄉紳轉過臉去，一望，原來是自己的老伴。

周太太是個矮胖的婦人，小腳像端午節的糯米粽子，走起路來一扭一扭的。

周鄉紳和太太在年青的時候，挺愛談故事，譬如女婿怎樣餓

石去補天和三皇五帝之類，甚至連他家的十三代祖宗都談遍了，可是到了現在，除了一些家務瑣碎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可談的了。其實，也是大家都懶得去開口。

但這件關於女兒終身的大事，總該和太太說一說，不應當和平日一樣的懶得開口了。

他先把昨天張德民對他說的話講了出來，接着就講到他剛才所理想的那些好日子。從他嘴裏漏出來的話，句句都含些刺激的成分，真叫周太太聽見了一個字，心兒就像雨點打花瓣似的那麼顫一下。

「你不要那麼得意，人家不要咱們的女兒哪！」她雖然歡喜，可是有點懷疑。

「不會的！不會的！」

「沒準兒的！還是叫個人去打聽一下罷，我想要妥當些！」

給太太這麼一說，他可怔住了。想一想，覺得太太有道理，老年人做事要牢靠，不能冒失的。

「那末，我請老王去代辦這件事吧，他也是張隊長挺要好的朋友，他們什麼都談得來的！」

「對哪！」周太太點了點頭。

他把長衫，馬褂全穿齊了，剛走到門口，伸手摸一摸頭，才發覺沒戴帽子。又慢慢地跑回來，把那頂擺在小茶几上的瓜皮帽拿起來，端端正正地戴在頭上，才緩緩地走出了門。

將近午飯的時分，周鄉紳回來了。

「事情怎麼啦？」太太劈面就問。

「嘿！一點也沒錯，我的猜想是對的。我把這件事拜托老王之後，就順便到咱們六家當舖溜個灣兒。等我再到他家裏的時候，他也回來了，嬉皮笑臉地告訴我：「張隊長正要娶你的女兒哩！」我說的不錯吧！哈哈！」周鄉紳得意地誇耀他斷定的高明。

「那末什麼時候下定呢？」太太問。

「擇個好日子就訂婚，張隊長對老王這麼說的！」

說着，說着，喜氣上了眉梢，沉默了一會兒，兩人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咧開了嘴的笑起來，笑着，笑着，大概有那麼十分鐘，周太太倒好像有點兒難為情似的，一扭一扭的身體，向客廳後面那兒消逝了。

周鄉紳的臉上還堆滿了笑紋呢，快樂得雙手都顫抖了。握着水煙筒咕嚕咕嚕地，兩個嘴犄角兒全冒着煙。

## (二)

過了六年中學生活的麗瑛，她的思想壓根兒就和爸爸不同，新文化給她的薰陶得太深了，她讀成「新」的，反對「舊」的，譬如婚姻問題，她就主張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周鄉紳知道女兒是那模樣的人，便故意常常在她跟前補罵那些給男人挽得緊緊走着的姑娘們：

「不知廉恥的女人，丟臉！」

麗瑛也挺了解爸爸的心情，不敢也不願和他辯論。

這一天，她已經曉得了爸爸所張羅的事兒，在她的眼前立即



浮現着張德民的形像：

一個圓而且胖的臉，滿生着橫肉，下巴顎兒似乎和胸脯子連在一起，兩條又灣又短的腿，走路時，臉上的橫肉還那麼一哆嗦一哆嗦的，活像東洋矮子那副勁兒，令人見了真要作三日嘔呢！

想到這兒，麗瑛的心裏可不怎麼舒服。

晚上，周太太跟女兒談起關於婚姻問題，她說：無論男婚女嫁，都得由父母出主意，才妥當，才不出亂子，否則！……談着，談着又拉扯到女兒身上來了：

「你嫁給張隊長，挺體面，挺威風！可不是麼？保安隊長的夫人呢！」

「哼！……」

麗瑛由鼻孔裏哼出那麼一聲，嘴角兒往下吊着，沒有那回事似的，跨到床沿坐下去，心兒裏頭在打些什麼主意了。

周太太聽女兒那麼個勁兒，心裏可也就有些不快活啦：

「怎麼，你還不願意嗎？這樣好人家，難得的呵！」

「誰願意呢，那個醜鬼！」

「不願意也得叫你願意，爸爸的主張不能違背的。」

「我就要違背！」

「你敢！」周太太有點生氣了。

「哼，看着好了！」麗瑛粗聲地。

年紀大些的總能忍耐一點兒，而且是自己的女兒，周太太也就不和女兒生氣了。

「別淘氣，好好的睡吧。」

祇說了這麼一句，就離開了麗瑛的房間。

(三)

早晨，天氣清新，從客廳的窗戶望去，一片藍天，周鄉紳滿心歡喜地坐着一股勁兒的抽水煙，一串串的思想擁進他的腦海：

女兒結婚的那天，挺熱鬧，人多得算不清，還有軍警來保護。酒席，東一棹，西一棹，……每個人都笑迷迷地喝酒，個個都向我老周恭維，人人都說我老周有福氣，那時候，我得用眼角兒看人，談話時，用鼻孔，哼哼的！想着，想着……

忽然，一陣急驟的脚步聲，打斷他的思潮，周太太慌張地跑進來：

「不得了……麗兒偷走了，……東西都……都搬了。……」

氣喘喘地，一面說着一面拖着周鄉紳往麗瑛的臥室那邊兒走。

「見鬼啦！」

「你跟我來！」

到了麗瑛的臥室一看，果然被褥——衣箱都沒有了。周鄉紳的眼睛睜得圓溜溜的，伸長着脖子東張西望，望到一張寫字枱的時候，發現了一條紙條兒，拿起來，心裏冷了一陣，紙條上祇有幾個字，筆畫東歪西歪的，像是摸黑兒寫的：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我不能以您們的意志為意志，祇得走了，你們也用不着找。

麗兒



# 上海紡織印染廠

·自紡·自織·自印·自染·

## 完全國貨 印花棉布

各種出品

印花花布  
印花斜紋布  
印花軟裝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印花冲凉布



營業部·上海天津路五福弄  
電話·九三二九三·特約各埠  
電報掛號·無現三二二〇



標 虎



油 金 萬

標 虎

頭昏肚脹  
腸痛肝痛  
外搽內服  
應驗如神

地址 甯波路五九五號  
永安堂 滙行  
電話 九三一五九號

傷寒感冒  
喉癢咳嗽  
秋瘟秋痢  
秋天各症

## 禁止開映男女合演影片的問題

侯·楓·

這真是曠古的奇聞，所謂革命策源地的廣東，自從提倡尊經復古之後，禁止男女同泳，同行等相繼實行，近更提出禁止各電影館開映男女合演的影片，使我們在佩服執政者毅然提出禁止的勇氣之餘，不禁爲各製片公司及廣東各影戲館危，因爲如果真的一旦禁止了開映男女合演的影片之後，各製片公司則減少了一個很好的市場，而廣東境內的影戲館也就只好關門大吉了。但是，我們覺得這并不是根本的辦法，而是所謂「因噎廢食」的傳舉動；同時也可以說是根本就辦不到的一回事呢。

我們知道：電影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同時又是一面現社會的鏡子；因爲電影已成爲一種極普遍極有力的新藝術形式了。我們不但可以拿它來述一篇故事，報告一

禁止開映男女合演影片的問題

件新聞，解剖一種物象，甚至還可以拿來述一篇很動人的論文呢。總之，舉凡現社會所有的一切事物現象，全都有被攝進「開麥拉」的可能。反之，這「開麥拉」的對象，也就是這人間世的一切現象。因此，每一部影片之有男有女，原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更知道：電影藝術是一種最犀利的社會教育的工具，記得有一位革命家說過這樣的話：在我們一切藝術中，最重要的是電影。因爲它的教育效能，比任何單純的藝術形式都來得強的緣故。我們且看：蘇俄的製片計劃是怎樣被列入五年計劃的程序中，日本的電影是何等急速地在其政府的幫助下，多量地攝製佔據我東四省及鼓勵其人民侵入滿洲，南洋羣島等影片，與乎歐美的顯示無色種人的精悍，靈幹，與有色種人的愚蠢而應該

(?)受壓迫，欺凌，……的獸片一類和其他有教育作用的影片之不斷製出。當可心領意會了。

誰知廣東的政治研究會不但不能把這種電影藝術所特有的效能加以發揮，反而想出了跡近秦始皇焚書那麼一回事地提出禁止各影戲館開映男女合演的影片，豈不可笑又可憐，關於這一問題，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如此。其實却不盡然。因爲據說廣東的政治研究會之所以提出禁止開映男女合演的影片者，實含有一種重大的作用在其中：那就是從尊經復古到實行愚民。

這樣一來，所謂禁止開映男女合演的影片這一問題，也就得了較大的嚴重性了。不過，我們始終地認爲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自有電影以來的四十年間，以

社會·1·6·四九

全班女性搬演出來的，只有女性的制服一都戲而已。且此女性的制服所含蓄的社會意義，恐也為廣東政治研究會諸公所三擺頭而九嘆「人心不古」也。所以，我們覺得這一禁令的提出簡直是曠古的奇聞啊！或說：「以男扮女來搬演就得了。何必如此想？因為廣東的執政諸公原不過為防範男女之間……罷了！」這簡直更是笑話。前面已經說過：電影是一種最犀利的教育工具。同時又是二面最明亮的現社會的鏡子「開麥拉」便是它的眼睛，它的眼睛不獨攝進社會上一切事物的現象，且透視了社會的底層。我們為什麼不好好地利用它來教育民衆、使導入男女間的教育正軌？反而想出這種末策來種下將來的亂源？那末，就退一步說：這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辦法吧！然而，我們敢問一聲：難道說這樣就可以杜絕男女間的事麼？

寫至這裏，想起了昨天報上載的一篇廣州通訊：是一個怪文人針對着鄭日東請禁止男女同行而作的擬請禁男女同床的文章裏面，有這麼一段：「……正本清源

，其維賴乎禁止男女同床。何者？男女同床，誰能止乎禮義，夫婦共枕，豈得敬如賓朋，床第之間，既不免有倒鳳顛鸞之舉，則社會之內，自應多黃童白叟之徒；隔壁或有曠夫，窗外豈無怨女？於是逾牆而撲處子，夜奔而就車夫；傷風敗俗，豈有甚於此者乎！同行究有衣服之隔，同泳亦僅限於一方，（男女合演當然更是光明正大。）惟有同床最傷風化，流弊所極，恐伊於胡底也！或曰：夫婦是五倫之一，敦倫乃周公之禮，然則男女既可得假夫婦之義而同床，豈不能藉朋友之名而同行？且「有女同車，有女同行」；既目為鄭衛淫奔之什，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安得為周南必正之篇？况養精蓄銳，不妨從事他途；而減育節生，可致力救國工作。即使絕民族於將來，究能正人心於此刻。……」真是妙極，妙極！但，不曉得廣東政治研究會對此將作何感想也？

總而言之，廣東政治研究會之不應用電影藝術所特有的社會教育的效能去發揮，反而提出了禁止開映男女合演的影片這

種「因噎廢食」的傻辦法，真是既可笑復可憐哩！至於男女合演的影片之是否能夠禁絕，那就得看看人類中有沒有男女之分，如果是人類永遠有男女之分的話，就是把全體的人民都愚弄成了傻子，也是沒有法子想的。若果說是有辦法，那就是絕了種之後的時候吧！

愚者之夢





# 老師

黑·嬰·

一九三〇年。

拿着那張用了父親三年的汗血和我的腦汗換來的文憑，帶着愉快的心，和幾個同學一齊踏出××中學的大門，想着：我是中學畢業生了。

走了幾步，偶然回轉腦袋瞧瞧那扇出入了三年的校門，一種難捨的戀情無端又湧上了心頭。雖然，以後我還得和父母離別而到上海考大學去呢，已經唸完的中學是不用說不會再回到那里去的。可是當我發見那瘦長的身影站在××中學的校牌旁邊望着我們時，我的腳即時停住了。

忘卻跟王老師握別呀！

便獨自回轉來。王老師的臉上堆着和愛的微笑，朝着我一步一步地踏上石階，終於伸出他的瘦小的右手來，我趕忙跑前去，握着他的手叫：

——王先生！

我氣喘喘地！汗水從額上流下來。

——怎麼又跑回來呢？

——我：我想……

老 師

一時答不出話來。王老師是懂得我的；他一聲不響地把我牽到裏面去。我們一同穿過禮堂——現在是寂聊得全無聲息的，龐大的禮堂。在這裏，一個鐘頭以前是擠着那麼多的人：全校教職員和學生，我們畢業班的家長，和各種各色的來賓們。我的文憑就是在這裏由校長的手裏遞過來的；我留意到那時節王老師的愉快和父親的笑容。王老師的愛我是和父親一樣深的啊！

王老師牽着我的手，一直到他的房子裏坐下來。佈置得很單簡的，窗明椅淨的房子是最適宜於他的用功的。書桌上和藤架上都排着社會科學的，文學的書，左邊的白壁上，掛了張他的十二寸半身像；精靈的眼珠子，玳瑁眼鏡，直貢呢長袍，一張微微闊大的，說得一口漂亮話的嘴巴。

沉默着，我不知道應該說點什麼話。同時却又想到家裏的母親一定熱望着我回去；她是多麼的歡躍呵，如果看到我這張文憑帶到她的面前。……

——媽！你是畢業了！

他終於開口了。

——是的。王先生，我們以後……

——以後我們不能天天相見了，是不是？那有什麼關係呢，



鴻？

——不過，總覺得不……

我的腦袋低下來；一陣輕微的感傷襲上心頭，再也沒有勇氣聽王老師一眼了。

——你不是說要考大學去嗎？決定上海還是廣州？

他又問了：聲音低低地。

——上海。

——上海總比廣州好，中國文化的中心！

——鴻！你去的時候告訴我一聲；我介紹一個舊同學給你葉威，在上海當律師的，他可以照顧你。

——好的！我正害怕上海沒有熟人。

王老師是上海××大學的法學士。他的求學知道的人都佩服他刻苦的精神。父親在他十二歲的時候就死去了，扔下他和母親，異常勤儉地過着生活。用着她一雙精於針線的手，她掙扎起來，她爲兒子的學業時常犧牲了睡眠的時間工作着。王老師就在二十三歲那一年得了法學士回來了；我進××中學的初年他恰好擔任了那里的教務。由於他的飽學和仁愛，我們學生對他都有着相當的信仰；我是把他當做最敬愛的人看待的，一直就過了三年。如今我是應當走了！拖着沉重的脚步，我真不想踏出校門外去。可是王老師放了手，說着：

——回家去吧，不早了。

——好，再會呵！

——再會呵！

就在六月末的太陽下走開去，炎熱的風吹到我的面上；我望望兩旁的廣大的田野；一直從我的脚下伸延出去的長途，再也不敢回過腦袋去了。

二、

離家的前一天，我把整理行李的事務交給母親去，抽空跑去向王老師話別，他已經住在家里了。雖然想多看點書還是住校好，但他的母親一定要兒子陪她在家里。是的，她也夠寂寞呢，爲了母親我們的王老師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的。

從我家到王老師那里，距離着七八里的路程，到他的門前是快近中午時分了。

迎着我而出來的正是王老師！手裏捲着一本雜誌。堆在臉上的微笑仍是那麼可愛；而且似乎微微胖了點。很親熱地引我到他的房子裏坐下以後，又找了把扇子給我，一面說：

——真熱呵！你走得辛苦吧？

——沒有什麼。

——洗洗臉？

——不用這麼……

——喝杯茶吧！

我抽出條手巾把臉上的汗水拭乾了，呼了口氣。天氣如今正是熱極的時候；走在半路，腦袋上晒着灼灼的太陽，腳底下，沙

層和石子也是火燒了似的，熱得利害。兩旁的田全裂了縫，乾燥得一滴水也沒有。現在坐在這裏，扇着風，喝了茶，身上是涼爽得多了。

聽見有客人，王老師的母親攏着矮小的身子，扶着木杖走來。半年不見她是更蒼老了。我忙站起來讓她坐，她顫着聲音道：

——你坐！你坐！我來看看是誰，原來是你。

——是的。

——什麼時候到上海去？唉，說起來我又要提到你的王先生了：那年他到上海唸書去了以後，我真是沒有一天不掛念啊！可是，好兒子又不能不給他求上進；你年紀不大，好好努力啊！

說了這許多話，她咳起來了。王老師把她扶出去，留下我在房子裏，索性把那件單袍子脫去了。

約莫十分鐘光景，王老師一個人再回到這裏來。

——真的，脫了它舒服些。

說着，他坐在我的旁邊。

——鴻，我早把介紹信寫好了。天天等着你來，你很忙吧？這裏還給你買來幾本書，可以在船上看看。

他把一封信和一包書交給我。接在手裏，我感動得不曉得應當怎樣說話，只是對着那包裹楞着。這時又聽見王老師說話了：

——吃過飯再回去吧。

——謝謝你了，王先生！我實在很忙呢，我就得回去的。

可是我的心裏是那樣的捨不得馬上離開王老師！過去三年的

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在腦子裏映演；他給我的具父親一般的尊嚴，還有鼓勵，撫慰；這一切我怎能忘卻呢？

終於是吃了飯才和他告別。使我感激的是他的母親也慇懃地送了我一程。她是那麼老邁，那麼難走，由於我三番四次的求她才和王老師一同回去。

——珍重呵！鴻！

我記住王老師臨別的這句話，和他那刺人的聲音。一路我忘記了太陽的炎熱，只是想着王老師，是那麼值得奉記的一個人呵！

### 三、

到上海以後，我給王老師第一次寫的信是這樣的——

「親愛的王先生：

我是平安到了上海了。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次能夠昇學的就只有我一個人。旅途上的寂寞全給你送來的小說解除了。唸着那些書，我就思念着我的王老師；如今是相距得那麼遙遠了；什麼時候我們能夠再見面呢？

永遠忘記不了你的。三年來有了你我才有現在的樣子。我想你是不喜歡我對你說感謝的話的；那麼，我惟有更加努力的大學裏求點學問；這就算是我的感謝了。

這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天，幾日的旅程使我感到一點疲倦，業威律師也得明天訪他去，一切以後再談吧，王老師！

鴻，×月×日。

第二天，雇了輛黃包車拉到圓明園路××號。葉威律師事務所所在七層樓，電梯開了最快的速率把我送上去。這一些高大的建築物很引起我的興趣；因為在中學時代我是看不到的。

一套灰色弗蘭絨西裝，頭髮全向後梳去，臉是圓團團的；葉威律師看了信之後用一口湖南省話給我招呼着。

——哦，原來是你！前禮拜我也接到老王的信，就說你要我照顧；其實我不過在這裏住得稍爲久一點，沒有什麼……咳嗽，請坐一會兒，我……

他按鈴把 Boy 叫了來；他拿了張鈔票呀買沙示水。於是又掉轉身子說：

——這裏的天氣恐怕比你家裏還要熱；但是不要緊，等會兒喝瓶汽水就……。老王很好吧？日子過得真快，不見快三年啦！

——王先生還在××中學教書。

我那麼說了一句。

——沙示水來了。葉威律師送過一盞來，我喝着。他點着一支呂宋煙抽起來，坐在他的旋轉椅上給我說話。他真是一位健談的人；像有很好的記性似的，他給我不停地說到王老師。——在他目中的王老師是好人；有學問，有熱情，而且正直，勇敢。一邊聽着他的話，一邊想起我認識王老師的三年中，他的確有許多地方是勇敢的，正直的。說到有學問，有熱情，這是誰也承認的！

這天他的時間完全爲我花掉了。他陪着我把行李搬到他的家裏去；我就決在沒有進學校以前暫時在這裏安頓一下。他的夫人和兩個小孩子是住不了這麼一間屋子的；而且，她那低低的說話聲和一對隱藏着無限的母親之愛的眼珠子給我很好的印象。

住下來，日子非常平靜的過着。葉威律師是一早就開了汽車出去了；每天回家的時候，總在下午四點鐘以後。我愛在家裏跟他的兩個小孩子玩；那兩個小圓臉真像他們的父親呢！

八月末，天氣稍稍涼快了一點，葉威律師用他的汽車載了我和我的行李駛到××大學去了。

#### 四、

在大學裏，一個月至少給王老師寫兩封信。他的信有時候來得比我更常；問我上海的情形，學校的功課。是我到××大學將近半年的一天，外面下着大雪，冷度幾乎達到冰點，鑽在被窩裏讀着報，同學老吳帶了封信從外邊走進來。

信是王老師的。我趕忙爬起身拆開它：字跡是看熟了的，只是這一次潦草而且簡短。他告訴我一個深沉的冬夜里的一段悲慘的事；他的母親逝世了。我又重新躺下來，我又似乎回到他們那裏；不是寒風瑟瑟的冬夜，是太陽熱得灼人的夏天，那位扶了木杖的，慈和的老婦人和王老師並排的，一步一步的送着我。……可是，當我第二次唸過手裏的信時，我的心酸起來，不覺滴下了眼淚。

王老師以後怎樣呢？他是孤單地只剩了自家了。有三天執起

從來我寫不成一封信；這心情，是從來所不會有的。

暑假我沒有回去，住在葉威律師的家裏。兩個孩子的臉更豐滿了；他的夫人用低低的聲音對我說：暑假一過她打算送小威（大的一個）進幼稚園了。

和他談起王老師，葉威律師主張應該到上海來。他說：

——老王只有自家一個身子了，那最好！全無掛慮地離開家，他是有前途的；我敢說。

我也覺得他的話有理；王老師是不應當在一間中學校裏過下去，這樣會埋沒他的天才的。於是我的信和葉威的信都一同催促他到上海來；這時候葉威律師恰好給他定了一個安定的職業。但是，回信卻異常堅決的謝絕：王老師固執的說××中學是那麼需要他的盡力；母親死了果然只剩下他了，而他以後正可以毫無旁顧地做下去。我和葉威律師相顧無言；而那個特意爲王老師留下的位子就由另一個人去補了缺。

一九三一年秋天，是我剛回到××大學去準備二年級的課程的選讀的時候，學費只繳了沒有兩天，東三省被佔的嚴重的「九一八」事件發生了。

我們是罷課，請願；空氣一天一天緊張着。王老師呢，他說今後他的責任更其重大！他一方面勉勵着我；一方面勉勵着他自家。以後呢，信是比較來的得稀疎了，我明白王老師，他一定是爲他的責任而忙碌着。……

「一二八」的抗日戰接着在上海爆發起來。漫天漫地的砲火

打碎了我所有的東西。逃到葉威律師家裏他們都嚇了一跳；過後也就慶幸着只有物件的損失了。

這是和王老師隔斷音訊最長的時候了。誰知道這時候他就病倒了呢？

乘着短期的停戰我向葉威律師借了旅資回到家裏去；自然，聽見兒子從戰區裏平安的回來做父母的是分外的喜慰。母親把我抱在懷裏，眼淚不知道怎麼一來卻吊下來了。

——鴻，你真的回來了！

——是的，媽！

——我快活呵！

擡起腦袋，我聽見一串晶珠似的眼淚掛在她的頰上；嘴邊卻泛起笑紋。

吃過了飯，黃昏的陰影漸漸地置了上來；冬季裏的日子是短促的，我想起王老師那裏還沒有去，便臉也不洗戴上帽子直奔出家門。

路是一樣的路，原野却枯黃了。落盡了葉子的樹枝在薄暮的寒風裏抖着身子；在我的對面是一抹就要下山去的斜陽，把軟弱的光射在××中學的樓頂上。

腳一踏到那石階，忽然百米賽跑那麼地直奔而入；經過寂靜的禮堂，轉到教職員宿舍，不用辨認我就衝進王老師的房子裏來了。佈置沒有變，跟前時一樣的單簡；堆在書架上的書却更多了。左邊的白壁上，那張十二寸半身放大像也還掛在那裏；有對精

靈的眼珠子，戴了玳瑁眼鏡的不是王老師麼？

——王先生！……王先生……

我站在那裏喊着。

應聲而來的卻是校役老劉。認得我呢，他說：

——是你呵！王先生進醫院好幾天了，你不知道麼？

——我不知道。什麼醫院？

老劉便告訴了我，這麼着我茫然地踱出校門，想着王老師的病，天却黑下來；今天是不能到醫院去看他的了。

一夜都睡不着。我想起三年來鼓勵我，幫助我的王老師。現在他是病了，病在醫院裏。一定是操勞過度；因為他是勇敢、正直的人。我決定明天一早上醫院看他去，我想他一定可以健康起來的。

天將亮的時候，過分的疲勞使我睡下去了。母親並不叫醒我；祇把我當作三歲的孩子似的，她坐在床沿上望着我的臉，我的閉着的眼，直到我猛的醒過來，她才笑咪咪地說：

——睡得真甜暢呵！

聲音是那樣的和愛。

——幾點鐘了？

——快十一點；不睡了嗎？

——應當起來了。我要看王先生去。

就一骨碌爬下床。母親給我倒了洗臉水，給我預備了早餐。飯只吃了一碗，我就覺得夠了，走回房子裏去拿帽子；在門口，有兩個人的聲音——同喚着我的名字。

——哦，是你們，怎麼曉得我回來的？

我又只好退回客堂上來。來的是我同班畢業的舊同學，手裏捲了一本藍皮練習簿。高身材的郭方羣向我：

——打算往那裏去？

——我嗎？想到醫院裏去一次。

——看王先生麼？

——另一個叫做程玉心的插了一句。

——是的。

聽見我這樣回應了一聲，他們兩個的臉色一齊沉下來，變了色。我有點不明白，卻又感到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了那麼地一顆心卜卜地跳着。郭方羣一聲也不响，只把那本練習簿遞過來給我；當我打開那藍皮的時候，程玉心的抖擻的聲音在我的耳朵邊响了：

——王先生，昨天夜裏……完了！

我沉重的，悲痛的太息着。王老師真的完了麼？是三十歲還不到的青年啊！但是郭方羣在訴說着他病的經過了：爲了××中學，他不聽醫生的勸告，老是那麼的賣力！聽到我們的王老師的刻苦，耐勞，我在心裏羞慚：我是上海抗日戰事正緊的當兒逃回來的人哪！授着卻又一味爲王老師悲喊着，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郭方羣要我在那追悼會的發起人中簽個名，因爲我是和王老師那麼密切的人。我點點頭；一支派克自來水筆顫抖得非常利害，把名字歪斜地簽了上去，我禁不住在桌上抽抽了。

# 紐約的華僑

(紐約回憶錄之一)

林冬日

## 紐約華僑社會

紐約華僑社會，不僅限於紐約市或紐約省。自芝加哥以東、美東各地華僑皆算歸紐約華僑社會。紐約華僑人數二萬至三萬，幾佔全美國境內華僑全數五份之二。紐約市有華人埠，商店百餘，爲美東華人與專業總匯之區。每值星期日，則各地華僑，聯袂會集於此，街衢爲之充塞。年來華僑迫於內患外侮，思奮圖存之心極切，一切往日之有失國家體面之陋習，逐漸鮮見。但華僑社會內潛伏之惡勢力，則萬分雄厚，僑民雖能發奮，極力奮鬥，終不能解決其自身痛苦。凡稍誠僑胞狀况者，莫不認此種惡勢力。爲僑民事業進步之致命傷。

## 華僑事業失敗之遠因近果

吾人欲明瞭華僑事業之失敗，不可不略知其遠近原因。茲姑擇其二三顯著者言之。考華人至美國，以粵人爲先。粵人又以新甯人爲先導及最衆。我國數千年來「父母在，不遠遊」及「孝子不行戍，不遠兵」之訓，牢不可破，苟非生存慾望之驅策，在百數十年前，誰肯挺而走險，去父母之邦，而入數萬里外蠻夷之族？當日最初到美洲之華人，其智識程度如何，當可臆斷。既缺乏學問，而習俗又各殊，更以百中無一能諳英語者，於職業上，固不能有相當之資能以膺重任，於社會上，又不能與白人相週旋，以除其隔膜，而爲



親善之表示，謀取社會上地位與勢力。因此所操作者祇是廚子，洗衣，路工，鑛工諸類工作，此為華人初入美時唯一之職業。此輩渾渾噩噩之華人，雖無學問資格以爭取社會上之高等位置及優級職業。但其勤勞忠誠，則遠在其他各國僑民及美國人之上，因是而獲得社會上之信用地位。信用既隆，事業隨之而興，美西一帶工業，所以多操於華人之手而商家又多爭與華人貿易者，即此關係。至是小資本之營業，超過白人之數，而大資本之經營又蓬勃而興，大有握美西實業與財政霸權之勢。苟非種色之不同，則今日之美國金融握於猶太或華人之手，未可知也。白人目睹華人事業進步之速，及其勤勞耐苦，工商皆不能與之競爭；由羨而妒，更由妒而煽起種色之仇視心，結果遂釀成美西劇烈之排華慘殺案。華人本性和平，更因平日以和平待白人，故事前絕無防備，一旦慘殺案起，老幼男女，任其屠戮，商店產業，任其焚燒劫掠，美西華人勢力財產，從此盡然。不獨此也，白人仇視華人之心理從此日甚，藐視華人之驕氣亦日盛，黃白之間，竟成水火，華人在美國從此一蹶不振，社會之地位，既已消失，而後來之大事業，亦殊少發展之機會。時至今日，華人事業，亦祇有白人唾棄不為之廚子，洗衣等賤役而已。此華僑在美國事業失敗之最慘最遠之第一因。

僑民在黑暗中掙扎。而清庭又以化外頑民視之，孫貝子，李鴻章輩，身歷其境，目睹僑民慘狀，既無遠大眼光，為之善後，對於僑民情願，猶復橫諸門外，美國政府鑒於我政府之漠視僑民，更順其國民之心，頒行其苛待華人條例，而工會又從而絕對禁止業主僱用華工。至是華人不獨其勢力與事業，日益消沈，而華僑人數，且從此遞減，既不能抵抗白人之橫暴，則其自立之能力如何，可以想見。此為華僑在美國事業失敗之第二因也。

中國人鄉土之觀念最深，宗親之界限極嚴，尤其是彼遠適異域者，遇「君自故鄉來」，則倍加親善。初時華僑同邑者比異邑者善，同姓者比異姓者親。其後則有邑界之別，姓族之分。界限既嚴，權利分清，人衆之邑較人少之邑勢力為大，族大者較族小者勢力為更大。鄉族械鬥之事，因而發生於異域。強凌弱，衆暴寡之事，在所不免。弱小之邑人或族人，為圖反抗壓力，聯合組織堂號，以謀與大邑及大族者對抗。堂號既成，邑族之勢力。因而消失。今日之整個華僑社會，尤其是紐約華僑社會，皆任堂號支配，無敢側目視之者。堂號互立，各不相容。互相殘殺之事，日有所聞，影響所至，將陷全僑社會於不安之中，新事業與改革運動，盡為堂號月阻難，團結一致對外之希望，益無達到之期。

此種堂號，實為破壞華僑全體幸福，阻礙華僑事業進步之唯一罪惡機關。凡堂號勢力所及之地，煙賭隨之，一切不道德與害羣之事亦隨之而生。最近廢堂號之說，頗多人提倡，但目的何日達到，決非十年或廿年以內所能期望。堂號之不肯廢除，其中實有不可思議之原因。茲就其著者略言之。

(一) 堂號之立，原為保護弱小之邑人與族人。堂號一旦廢除，大邑大族，難免恢復其昔日蠻橫之故態。在堂號之下，弱者依附之，可得一時比較上之公道，因此一小部份良善份子，甚願堂號之存在。在此情形之下，須中國政府外交部，先行設立為僑民判決是非曲直，及保障其對外之有力機關，使各界僑民公認此機關為無上威權，堂號與非堂號份子均擁護之而後可以實行廢除堂號與公所。

(二) 華人對於美國法律，非常隔膜。各個華人之紛爭，均由各個華人社會之公共機關自理，從未有到法庭取決或警局報告者。此中理由一則因僑民十之九不能暢談英語，二則各人存有家醜不外揚之心。一般心理視向法庭提起公訴或到警局報告者為害羣之舉，當與衆共棄之。三則僑民不少為無居美權利者，一經法庭盤問或警局查究，其無居美權者，必被驅逐出境。全僑社會向視暗告政府排撥僑胞出境為莫大之罪惡，由是無權居留者固不敢向法庭提起公訴或報告警局，即有居留權利者，亦不敢為此。雖堂號相關，受害之家亦不敢到法庭指證犯人。美國法庭，華人莫不涉足，而美法庭或美政府對於華僑社會，亦無從過問之機會，祇有任其堂號自殺，而對之取置之不理之態度。堂號更利用美國法庭與政府對華僑社會漠不相關之態度，益肆其暴。

(三) 警吏與律師為堂號猖獗唯一之保護者。紐約堂號煙賭收入極大，地方之不良警吏，咸樂為包庇，合衆國政府之官吏與軍隊亦未如之何。堂號各有基金，為械鬥之用，多者達數百萬。每一次堂鬥，耗費數十萬，亦所不惜，著名律師，雖國會議員，亦云願為堂號法律顧問，冀因華人之械鬥，而獲漁人之利。既有地方警吏為其耳目，復有著名律師為之辯護，堂號安有不縱橫跋扈者。此為華僑事業失敗之第三因。

## 華僑經濟

美國華僑經濟，均而不富。若南洋華僑之千數百萬之富翁固不可得，似南洋華僑之貧苦亦不易見。全美國華僑，過百萬（以金圓為本位）財產者，祇大埠有三數，其他則無之。紐約一埠，最富者不過五十萬（金圓），過三十萬者，不過二三人。但萬數千元財產者，比比皆是。紐約華僑獨力造成之偉大事業，或大規模之營業，始終無有。但因人多有餘資。貸借容易，較大之股份公司，本易組織。但因堂號及界限之故，致不能和衷共濟，糾合大資產以經營偉大事業，實為莫大之憾事。

紐約華僑經濟最活動，所謂全盛時代乃新餐室事業時代。新餐室事業時代由一九二二年冬至一九二九年夏間。華僑在此時代中，

大多投資於雜碎（華人餐室之稱）營業，此種餐室如上海之百樂門，但規模則遠過之。華人因迎合美國人心理，創造種種價廉美味之中餐，美國人嘆為絕味，羣趨赴之。數年間，紐約市雜碎營業，大小多至三百餘家。僑民在新餐室事業運動中，約計所獲在二萬萬元國幣以上。一九三〇年後，餐室事業崩潰，全紐約華僑經濟，頓成僵局。餐室繼續倒閉，失業人數過全體三份之二，所餘三份之一所得工資，不及當年半數。餐室事業倒崩，洗衣營業亦逢厄運。白人因工廠倒閉，失去職業，遂開設洗衣店與華人競爭，互將價目降低，更有極大規模之洗衣工廠，一切以機器為之，其取價之廉，非人力所能及。近數年來洗衣業所獲利，僅及當年四份之一。華人埠商店亦祇供給餐室衣店暨其他華人伙食及用具而已，外人無有顧問者。當年繁榮氣象，已是一落千丈，異常蕭條，令人不勝今昔之嘆。

### 華僑教育及留美學生

以前僑民對於中文教育，極不注意，其子弟以能通曉英語為滿足。近十年來，則注重中文，視英文為尤甚，各大埠皆有華文學校設立，專以教授華僑子弟中國教育者。此種華僑學校，採取之功課，容或有未能符合新中國教育者，但能令僑民子弟得受祖國教育，以喚起愛護祖國之精神，則厥功之大，固不容忽視之。

僑民不獨注意華僑子弟教育，對於由祖國往美留學之學子，亦多贊助。僑民有此種心理，故留美工讀學生特多，而成功亦較易。工讀留學最多者為新餐室事業全盛時代。

我國旅外之工讀學生，除法國勤工儉學會之工讀學生外，則為美國。而美國之工讀學生，又比法國為多。但留法之工讀學生，都會受我國中等以上之教育，為經濟所限，不能不半工半讀，以求深造。此輩學生，歸國而後，多從事於高級運動，（或教育或政治），而留美之工讀學生，和留法工讀學生境遇與思想相同者固不鮮，但未受過小學教育，或為美國土生或為生活而赴美勞工者亦甚多。此種人同勤勞有積蓄，為開展自己的前途，或羨勞工之神聖，或因愛國心之迫切，乃就學於各地職業學校，以冀三數年後，學成一技，俾得返國創造實業。其中學成歸國身居顯位，名振一時者，今日固有其人。但不願功名，而糾合僑資，返國切實從事實業，為下層社會造利益者，則甚多。今日美國工讀留學生，既不幸逢經濟之極度恐慌，又遭移民苛例之嚴重取締，此正厄運來臨之時，當年之美夢，無復再溫矣。

## ■華僑愛國心

美國華僑愛國心極熱烈，邇來紐約華僑愛國熱忱，更比其他各地僑民熱烈。僑民身居自由平等之邦，而竟不得享受同等之自由文明之待遇；憤於心，衡于慮，惟有日夕希望祖國富強，以免其多受白人欺凌與壓制而已。故其對於祖國事業：政治、教育、實業，援助不遺餘力。一聞祖國有外患，則報販，廚子，車手，農夫，皆慷慨捐助千百元，或為現款，或預捐數月至經年工金。有國等於無國之民，其精神與物質之遭遇，可憐亦可佩也。

## ■外交官與華僑

中國駐美外交官，不論公使或領事，向來漠不關心僑民事業。保護及提倡之事，固未能做到，每當僑民請願，亦不稍加援助。使當日公使與領事，稍能愛護僑民，略盡其責，則雖或不能為僑民改良其地位，或足以造成其與白人爭雄之勢力，至少亦能維持華僑社會秩序安甯，減少許多內部糾紛。向來領事，祇有大埠之朱兆莘氏，頗能愛護僑民，為之謀內部永遠安甯。美西堂號爭鬥慘於美東，自朱兆莘為之設立和平會以來，堂鬥不復再發，朱氏功績，至今華僑猶頌之不已。紐約當年會賴馬素氏之斡旋，堂鬥幾次瀕於爆發而得不發。當馬素氏居紐約期中，華僑社會，幸獲安甯。迨馬氏返國，行旌甫動，而堂鬥即興。安甯已久之僑民，忽遭此禍，惶恐萬分，因聯請領事調和，乃領事館高齊天，門深似海，幾經請謁，始聞「廣東狗打廣東狗，打死也能」一語。於此可知所謂領事大人對僑民之心理如何矣。紐約自洪崇志任領事以來，頗能改換向來陋習，繼洪氏者亦尚能與華僑合作，未嘗非一幸事。然僑民雖遠處異國，與國內經濟實業，均有極大之關係。當世界經濟未恐慌以前，粵閩兩省，每年僑民自海外匯歸款項不下二萬萬。兩省頻遭喪亂，社會經濟尙得以維持者，有賴僑民之力，而中國革命事業，得助於僑民者，又為革命歷史上顯著之事實。為華僑前途及國家利害計，深願我國政府諸公，加以注意也。



# 落紅

· 燄 · 生 ·

南國的仲冬上午，好像江南的春天，冷是有點兒冷了，但寒意祇有二三分。

她爲了昨天晚上的局政太忙，歸寓的時候，已經夜半一時了。奔走應酬後的疲勞，應該即刻歸寢養息的。可是多愁善感了她，老是睡不着。還是一陣歪在沙發上誦讀了曼殊的詩，一陣睡在床上看都達夫的小說，一直到了四時才能合眼。所以，現在雖然已是上午十一時了，她還在酣睡。

壁上的鐘聲，噹噹響了十二下，十二下的鐘聲，倒把她驚醒了。她咳了一下，女傭人阿雪，探頭探腦的在半掩的門外窺她。

「阿雪！爲什麼這樣子的鬼頭鬼腦。」她好像生氣般的問。阿雪輕輕地走進來，手中拿着一張名片，在床前低聲的道：「那位姓林的先生，是從廣州來的，說來看你。」

她拿了名片，「林崇武」三個字，蹣跚映上她的眼簾，她急急的問道：

「他剛來的嗎？」

「來了一個鐘頭有多了，我告訴他，說姑娘昨天晚上睡得晚

了，還沒有起來。他叫我不要驚動你，他說他沒有事，可以等你醒來。他現還在客廳裏坐着呢。」

她現着很隨便的作若無事的表情，關照阿雪道：

「你去對他說，姑娘醒是醒了，但起床着衣是很費時間的，不討厭的話，請他進來談談。」

不久，林崇武跟在阿雪後面進來。他穿着一套半新舊的西裝，頭髮還是以前那麼長，缺少魁梧的男性美的他，此時又現着一種風塵憔悴之色，她見到這個樣子，沒有消失的舊日迷戀心情，不期而然的兜上了心頭。

「武！你怎麼知道走到這兒來？」她擁着被，坐了起來，伸了她的手，要和他相握，他兩步當一步的走上去，彼此緊緊的握着。手。「等了好久了麼？對不起。」

他在她指示之後，坐在床沿上，老是那麼溫柔的道：

「沒有事，等一下不要緊。我打聽了三天，才知道你寓所呢。」

他微笑地，在打量他。他好像怔怔地，呆呆的看她，他的目光和他交接時，他好像不好意思的，又把目光轉移到掛在牆上的西洋畫上去。

「你來了香港許多天了嗎？」

「今天四天了。」

「你爲什麼事前不通知我一聲呢？」她忽然似有所感的笑道：「有人同來嗎？」

他陡然覺得不好意思，好像做了一件對她不起的事一樣，臉兒發赤，期期的道：

「我和許多同志一同來。」他似找到辯護理由似的，臉兒好像壯了許多。「我們走路走得那麼匆促，那裏有時間來通知你呢。」

「武！你也要走路嗎？」她很意外的問。

「當然囉！」

「我直料不到你敢參加那革命的玩意兒，要弄到走路。」他覺到她的說話，有點侮辱的意味，好像要生氣的道：

「我難道不能參加革命，不配參加革命嗎？」

「你生氣嗎？」她拍拍他的肩，作一個得意的微笑。「武！你不要誤會我是侮辱你，不過以為你那麼溫柔的人居然幹起這個要走路的事情，不免有點奇怪罷了。」

他經她辯明了之後，覺得這樣子生氣，有點不好意思，急急的辯白道：

「月！你也不要誤會。……」

「好了！好了！」她搖搖手，叫他不要再說下去。「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和幾位同志，住在一個前樓面上。」他憶起在廣州時候彼此時酒娛樂的情形，「樹模鳴秋他們也同住的。」

「啊！不見兩年，你們那班人不好好教書，不好好讀書，幹起了這革命的玩意兒來。」她笑了一笑，要起床了，「武！扶我

起來罷。」

她叫了一聲阿雪，阿雪手提了水壺倒水在臉盆裏，招呼了她盥漱。她回頭關照他，指着傍梳粧鏡台前的沙發道：

「武！你坐一下，我洗了臉再和你談。」

她洗了臉，坐在鏡台前在修飾。她用手指挑起了雪花膏，放在掌心上搓磨，對鏡擦上臉去。

「武！我老得多了。」

「人年歲多了自然要老的。不過，在我眼中，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年青，並且比以前漂亮得多了。我，真才是老呢。」

「你又來說滑頭的話了。」

「有鏡對看了你，那裏容許我說滑頭話？」

「你們男人也說老了嗎？男人四十也不算老的。」

「那自然比女人耐老一點。男人是一棵樹，女人是一朵花。」

「樹有千年的樹，花無百日的花，」不禁低聲吟曼殊詩道！「好花零落雨綿綿，辜負韶光二月天，知否玉樓春夢醒，有人愁煞柳如烟。」

他知道她的感傷又起來了。

「你爲什麼這樣子的悲觀起來了？」

「誰能如你這樣子樂觀呢？可以隨便去找女人愛，可以隨便去參加什麼革命，我，現在還是做妓女呢？」她似憤然而又似黯然的說。

這個牢騷，當然爲他而發的，但他以爲她不知道他在廣州事



情，半欺騙半試探道：

「你的說話是什麼意思。」

她哈哈的笑了起來，回頭楞了他一眼，半怨恨半譏諷的道：

「武！你自己不知道嗎？何必要問我呢？你的行為，我一向

是留意的，剛才的說話，不過故作不知罷了。」

他臉兒一陣青一陣紅，很不好意的；聲顫顫的道：

「月！你怨恨我嗎？我，並沒有辜負你啊！」

「我沒有說你辜負我呀。」

「我自然沒有辜負你的。在過去，你是愛我的，我也是愛你

的。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你愛我而又不肯嫁我。」

她聽了這個話，自己很感動的，因爲她在以前，說過他好像

女性一樣，沒有丈夫氣，又說他尚在讀書時候，生活不能獨立。

便作一個很抱歉的表情，勉强的笑道：

「武！我並沒有說你辜負我呢。」

她裝飾好了，說了之後，即去著衣服，著好了，坐在他所坐

的沙發的扶手上：

「你的未婚妻回來嗎？」

他的臉又紅了起了。搖搖頭。

「我不怪你的，我不嫁你，你自然要找一個女人，我並不是

要你等着來等我的。何必這樣子的難過呢。」

他低着頭，半晌沒有話，她撫着他的頭。

「武！我現在很相信人生離合愛憎都是一個緣字。不要說這

個了。」

他昂起了頭，在看她。她又接續的問道！

「你走路了，打什麼算，有沒有錢吃飯。」

他映了一映眼，緩緩的道：

「打算我到沒有什麼打算的。吃飯，現在不至於沒有，我們

同志每月還有二十元生活費。」

「每月二十元，除了房租吃飯之外，還有錢用嗎？」

「那有什麼辦法，走路是在月底，薪水還拿不到的。捱下去

再說好了。」

「你不是和潘佩衡很有關係的嗎？他做了大官，也發了大財

呢？」

「你怎麼樣知道的！」他奇怪的問。

「虧你要說革命，行情這麼不光，昨天晚上他在怡紅俱樂部，一

場麻雀輸了一萬七千元。」

他可沒有話說，在呆想昨天和他見面時，他說窮時的神態。

「你要錢用嗎？這裏拿點去罷。」她說了，拖出鏡台的抽屜

，拿出手提篋打開了，抽出兩張五十元的鈔票遞給他。

「謝謝你！我沒有什麼要用的錢，有飯吃有屋住就得了。」

他推辭着。她見他這樣子，笑了一笑，將鈔票順手放回抽屜

裏，笑笑地對她說：

「武！今日在這裏吃中飯罷。機會是很不容易得到的。」

「這可不必，我不過來看看你」，他起來要走的樣子！「月

！我要走了。我很感謝你的好意。」

「又何必走呢？你的客氣，好像女人一樣，脾氣老是不改的。」她嘆着說。

他給他一激，坐下來。

「好！我吃了飯再走罷。」

她不禁拍手哈哈大笑道：

「武！你真武了，我很佩服你！」她低下了頭，「你給我給

我一個『武』罷！」

他彎手向上抱着她的頭，緊緊的接了一個吻。

她和他脫了衫，關照阿雪開飯。適他要小便去，她指點了廁

室之後，匆匆歸來，在抽屜中將鈔票取出，塞進他的袋裏去。

飯吃了，他要走了，她殷勤地送他出去。

x x x x x

冷月！我敬愛的冷月！

此信到駐台時，我所趁的船已經離開那可憎恨的香港了。我真要謝謝你，暗中放在我袋裏的一百元。此一百元鈔票，我在那天晚上才發覺的。你這不容易得來的錢，我是不願要的，打算在明天送還給你。可是到了第二天清晨，便得到同志的報告，說許多同志被捕了。我覺得廣州當局既勾結了香港政府，而我們的同志，又是這樣涼薄，我不能不走到上海去。我想，同志想賭是有錢，幫忙同志是沒錢的。所以決不去求他們，就拿你這百元做川資。所謂同志的黨誼，不及你的交情，月！我的月！你知道我寫

此信時的感傷了？

我那天說沒有辜負你，那是一句老實話，你是這麼聰明，一定會知的。（你那天的神態，是知道的。）我知道，你愛我，不是愛我面貌俊俏，是愛我天真純潔。你若記起我倆在樹樓家中相見及彼此定情時的時的情形和密語，可以知道。你不肯嫁我，不是嫌我什麼，除了我在學生時沒有辦法趁愛情與麵包同時解決之外，還是說我沒有丈夫氣。你不是常說我，好像女人一樣性情嗎？以你這這子一個異乎尋常女人性格的女人，對於我近似女人的溫柔性格，一定不能獲得你的完全滿意。但是，我的月，你誤會我了。你讀過不少書的，難道不知道張子房也是貌若婦人女子嗎？我那靜若處子的性格，又更以對你才情的迷戀，實在好像一個十足沒志氣的人。但你離開廣州之後，我便覺悟，要發奮做人給你看，我之所以不顧一切而參加革命，除了曼殊詩所謂「故國已隨春日盡，鷓鴣聲急使人愁」，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的刺激而外，就是你在推動了。你之入青樓而張艷幟，我不敢怪你，不敢輕視你。據我觀察，你第一，是報復黃某之拋棄你；第二，是為豪華的生活所驅使；第三，是你對我的失望；第四，要在風塵物色你理想的人物。我的觀察如此，除了一，二，四原因是否正確而待證之餘，第三個原因，是不會怎樣錯的。是的，我的行為，難怪你這樣子超常的女子失望的。然而我的月！你是熟讀定齋詩的，當時為什麼忘記了「為恐郎劉英氣盡，捲簾梳洗對黃河」的句子，而不板起面孔來警告策勵我呢？

你走了之後，我便埋頭於課堂圖書館之中，我希望準備多一點學問，做事業的基礎。什麼男女的事，可以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但我年老的寡母，愛幼子之心既切，而我的親愛的姨母，又欲表妹與我成婚。在如此情形之下，我便不由自主的，訂其所謂婚了。我現在不必對你說假話，表妹與我是青梅竹馬，自小無猜，而她的人品之佳，更使我由敬生愛，所以我雖然忘不了你；又拋不了她。除了深悔當時你對我不加督責而外，還有什麼可說呢。

我這回出走，是在意中的，外國的革命領袖，那個不逃亡充軍呢？即我們的孫中山先生，他的生命史上，也不是寫滿了逃亡的事蹟的嗎？要革命，上刑場進牢獄也是必有之事，走路算什麼一回事呢？我相信，中國革命是有前途的，我自己，我自己不至沒有前途的。我應以定齋詞兩句告你！「年華尙早，聽我壯哉語。」

月！我走了，你問我今後如何做呢？「吟詩也要，從軍也要」的兩句詞，我應該改為「寫文也要，從軍也要，」有機會的話，我願意從軍去的。文裝同志如此，你也看清楚了，我想，武裝同志決不如此的。我願意跑入真正革命軍隊裏去當一個小兵，成功而生固光榮，失敗而死也光榮，「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我不敢作此腐敗的名士夢，無聊而殘酷的要你挾瑟。但將來你要我題詩時，就和小說中的程咬金一樣，笑死在你跟前也值得的。月！你覺得我說這話是傻嗎？

行矣，我的月！國家有待於我之努力還多，我願意犧牲我渺小的生命，為廣大的羣衆造福。我真不幸為革命而死的話，得你知道崇武真武，崇武不是女人脾氣的人，我死也甘心的。月！我寫此信時，念「征衫不是尋常淚，此是生平未報恩」之詩，我的心情是如何，可想而知了。我敬愛的月，我如何的「勉求玉體長生訣，留報金閨國士知」呢？

行矣，我的月！寡母有兄在，沒有問題。未婚妻有青春在。也沒有問題。有問題，對我如此愛護和督促的你罷了。我那革命餘生，不知死於何日，即不死，我兩人結合的機會也是很少。我希望你，擇一個可事的人而事，不要恃你才，也不要恃你色。才於你無所用，色，如你所說，沒有百日以外之花，不要忘記「身世依然是落花」那句詞啊！

月！我真不能忘記你，更不能忘記我倆步行於廣州北郊此唱彼和曼殊定齋詩詞的那一夜。我今後能否有再在夜月步行北郊的機會是問題，能否與你一起偕行更有問題。月！人生真如夢啊！夢！人生沒有兩個都同樣的夢啊！「重來回首已三生，」月！我那愛情之淚流下來了。

行矣！我所敬愛的月！今生說不了，不必說來生，再世相逢，原是騙人的鬼話，我此生能久，彼此於婚嫁之後，維持純正的友誼，於願已足。不敢再作其他奢望了。春寒料峭，謹維珍重。崇武倚裝敬上。

## 談毒刑

樂建

蔡洋其被毆，給巡捕房施用電刑，逼取口供，以致事後身成殘廢。這案件傳聞開來，引起大家同情援助，而行刑的人避不到案，可見一個人犯罪受刑，雖然罪有應得，但施以酷刑，終究是不人道的事，否則行刑者又何必避居不到呢？

其實所謂「刑」的，多少帶有點「毒」。雖一鞭一笞之微，何嘗不貽人以莫大痛楚。然而人類也許有野蠻的遺傳，今日科學昌盛，較尚文明，而猶有一部份用之於殺人的戰具，和毒害的刑具，真為可惜！

中國歷史上有所謂五刑的：其文雅處，有面部刺字的「墨刑」，和割人鼻子的「劓刑

」；其巧妙處，有男子割陽女子閉陰的「宮刑」；其慘烈處，有別足的「剝刑」；其乾脆處，有一刀而身首異處的「大辟」刑。這些刑罰中，大辟雖為重刑，而痛苦殊少。其餘都是慘苦異常，而事後身成殘廢；較之今日的電刑，不相上下。

自命為和平仁愛的中國人，固然有這矛盾。但自命為文明國家的歐洲人，也同樣有歷史上的酷刑。歐洲封建時代的斷頭台，和中國古時大辟正相同，而其他驚心動魄的行刑也復不少。十六世紀時，歐洲行火刑以逼取犯人的招供，使罪囚跌足行於熊熊火燄之上，慘

號哀鳴不可嚮邇。尚有種種「吊打」「灌水」「夾棍」幾項花樣，也和中國人所謂「屈打成招」的刑具相同。

至十八世紀中葉，法國人還是用一種極端殘忍的刑罰審問犯人。當達綿安斯(Danier)行刺法王路易十五未成，被捕受刑時，開有史以來所未有殘暴手段。犯人設置於木架上，軀幹身體都用鐵圈套住，右手染以硫黃舉火燃之，痛極而不能彈動。四肢再以巨索縛於四匹馬的身上，然後驅策之，馬奔而犯人的四肢解體，頭部亦被馬拉下。最後，再將胸腹一段，拋在火中。據目擊者——克勞公爵——的筆記中說，那塊被拋入火中的中段身體，和支解掉的手足的肉，還時時會跳動，這不是和我們舊小說上的「五牛分屍」一樣麼？

現代文明人對於這些毒刑，認為原始人的野蠻，可見上古時代尚有更慘酷者在。從前北亞美利加土人處置所獲俘虜的刑罰，真是慘不忍睹！他們把被捕者縛於柱上，其刑罰先從手指開始，既不害受刑者之生命，而其痛苦之時間有無數日而不止者，可謂極盡惡毒之能事矣。其法：用一人折斷其手指，另一人則以齒咬斷其皮肉，更有第三人將扯下而猶附體之皮肉，裝入烟斗和烟而吸之。觀乎此，則人類之祖先，固皆有毒辣的蠻性也。

據說當耶穌出生之初，猶太國之律法，凡婦女與人通奸，其刑罰將犯罪之婦女以鐵索縛於地上，以巨石擲之，使其骨肉盡成粉齏而後已。

我們看到這幾種毒刑裏的刑法，不能不詛咒英雄們的

別具心腸，和帝王的殘虐。幸而這些都是死刑，受刑者生命一喪失，什麼痛苦都是做給旁人看的，給人看了咋舌，他們的「殺一儆百」的用意就達到了。而且這種刑罰既行於中古時代以前還不遺留未死人以痛苦，所以當近代人發覺電刑施人而成終身痛苦時，其毒辣處，實較帝王英雄為尤甚，豈不要使人寒心填膺！

社會國家是人類的集團，集團應有自衛是無疑的。道德是人類生活的規型，這規型應加以保護，也是無疑的。那末人類為自衛集團而戰爭，為保護規型而處置叛反者，當然是無可避免的事。但施用毒刑於一個已失抵抗能力的罪犯，這實是超出自衛集團與保護道德的範圍之外，是人類變性的遺留，也是最鄙夷可恥的污點。



### 聊齋新篇

蒲·後·仙·

★ ★ ★ ★ ★

奉軍健將富雙英，十六年率師南下，為進攻河南之先鋒部隊，進駐上蔡，時武漢北伐軍入豫，上蔡，為張發奎部二十五師所圍，富遂率部降，經武漢政府編為二十一師，富任師長，隸第四軍。富就職之日，致答詞，略謂今日承總理訓示，毋任感激！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輩當矢志服從總理云云。聽者均莫名其妙，不知富之所謂總理果何指也。事後有人詢富，富曰汪先生不是我們總理嗎？北方軍人頭腦之簡單如此。

★ ★ ★ ★ ★

徐謙在武漢政府任司法部長，其妻，其子，其女，其叔

，其弟，其姪，其姪媳，其內弟，其表弟，均在司法部中供職，而同族中之供職司法部者亦不乏人，故司法部有徐家祠堂之稱，徐謙聞之怒曰：革命應從家族做起，爾輩其未讀過總理之民族主義耶？

★ ★ ★ ★ ★

武漢政府崩潰後，張發奎率師返粵，朱暉日任廣州市公安局長。公安局本無裁判權，但朱藉口時局嚴重，於是爭得公安局之裁判權。時廣州竊賊橫行，公安局日捕數十，朱不勝其煩，乃制定法律一條，犯偷竊罪者殺無赦。日斃數十，而竊賊之多如故。某日，永漢北路大新公司四層樓上有一遊

客，其帽由四層樓被風吹下，適一手車伏拖車過其地，見帽自天上飛來，喜為天降，乃懷之歸，為警察所獲，送往公安局，以偷竊罪判處死刑，槍斃於東較場。車伏有一弟，亦乘拖手車，知其兄慘死，手足情深，乃往公安局找朱暉日，欲與之拼命，為警察所執，以暴徒行刺論罪，亦判死刑，押公安局，明日即須執行槍斃，適是夜共黨暴動，攻公安局，該手車伏乃當先破獄而出，挾共黨授之以長槍，往尋朱暉日，而朱已踰牆逃。朱在公安局長任內，雖為時僅二月，而對手車伏苦力之種種壓迫，慘無人道。故共黨起事，手車伏首先加入，攻公安局尤勇敢，而公安局乃得首先攻下云。倫敦泰晤士報嘗為此事作論文，斥中國猶非一法治國家。

# 「以稀為貴」

蔣·彌·

「以稀為貴」，這幾乎是被用得爛熟了的一句成語。

土地要多，人要多，物產要多，……除了少數的例外，可以說都是越多越好的。怎麼會「以稀為貴」呢？想了一下，便覺得很有「文章」。

蘇俄在實行大家有喫、有穿、有住，甚至還想達到大家都喫奶油麵包，都穿整齊的衣服，都住高大的洋樓，都有汽車坐，都有在熱天進冷氣劇場或電影院的機會的計劃，於是就換

罵了。原因是：他們着眼的多數，是大衆，而不深信「以稀為貴」的格言。雖然有人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快完成時，看了他輸出的煤油和麥子發抖，看了他物質的建設如電廠，水閘，房子發抖，看了他文化的進步，如教育的發展（文盲大減），藝術的成績，文學作品之質和量的提高發抖，而不得不彬彬為禮，把手訂交，但在骨子裏，却還是一直沒有忘記這「不共戴天之仇」的。

蘇俄的事遠了。就

拿日常撞見的說，也頗不乏征討「以稀為貴」的叛徒的新聞。

夫大家都坐汽車，坐汽車算不得闊也；大家都不遊名勝，遊名勝算不得雅也；大家都有學問，有學問也就不稀奇了；大家都看得懂小說，都寫得出文章，「文學家」還能成為紳士老爺們的特別官銜嗎？所以，一遇有「不安本分之徒」，想打破這局面的，便非予以懲戒不可。於是乎槍和刺刀來了。槍彈穿過的肉板，和刺刀上的血跡。便作了

「以稀為貴」這句明訓的鄭重的註腳。

記得往年某先生說過，早年上海的洋大人身邊，總圍着一些會說外國話的中國人。洋人說：「Yes」，他們翻譯出來是打嘴巴，洋人說：「No」，他們翻譯出來是拿去槍斃。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胡說八道，拿「下等人」開玩笑？如今想來，也不外為着當時懂外國話的人太少，而外國人辦事又必得靠他們幫辦交涉，自覺「奇貨可居」的原故。

所以當世界語在中國被提倡的時候，就有人出來反對了。說是這樣容易學，連販夫走卒都要成為翻譯家哩。他們

最怕是大家都能翻譯，失掉把：No。字譯成「槍斃」以開玩笑的機會。這些人，也是替「以稀為貴」這塊招牌說教的。

今年，有人在提倡文言文了，并且還舉了「此生或彼生」做例。和這個一同來的，有讀經尊孔，打醮拜佛，以及關於維持風化的禁止男女同行的禁令。提倡文言文的，果，建立大衆語的口號被提出了。其他各種運動下發生的現象，也都引起了不同的強烈的反應，不在話下。分析這些慘毒的古董，差不多都是離不了「以稀為貴」四個字的；比如文言文，就是大衆

永世做不通的東西。可  
是如今竟公然有人來提  
倡大衆話，而且有人主

張用大衆話來創作文學  
作品了，豈不是太「媽  
媽的」了嗎？所以，明

槍聲箭一齊來了。厲害  
點的，還有散佈迷陣的  
烟幕彈。不過，這看起

來極平常而實際被用着  
在這類人與那類人之間  
發生嚴重意義和作用的

「以稀為貴」的決賽，  
却也快要欠靈了。

八，九，廿三。

## 汽 車

梨·

據統計世界各國的汽車狀況，  
大概如下：

美國，有二六六五三四五。輛  
，每四·七人可有汽車一輛。

加拿大，有一六八一八八輛，  
每八人可有汽車一輛。

法國，有一二九六一六七輛，  
每三一人可有汽車一輛。

英國，有一六〇〇〇輛，每三  
九·五人可有汽車一輛。

瑞典，有一三六八七二輛，每  
四五人可有汽車一輛。

瑞士，有七一九一六輛，每五  
二人可有汽車一輛。

比利時，有一三九六五。輛，  
每五七人可有汽車一輛。

挪威，有四一八三七輛，每六  
八人可有汽車一輛。

荷蘭，有一〇〇五三七輛，每  
八〇人可有汽車一輛。

法國，有六四二五〇〇輛，每  
九〇人可有汽車一輛。

意大利，有二四一四六三輛，  
每一四六人可有汽車一輛。

捷克斯拉夫，有五八四〇〇輛  
，每一八七人可有汽車一輛。

日本，有八九三八二輛，每六  
七三人可有汽車一輛。

波蘭，有三四八。六輛，每七  
四四人可有汽車一輛。

印度，有一五三二一輛，每二  
〇八三人可有汽車一輛。

朝鮮，有三五〇一輛，每五五  
七六人可有汽車一輛。

中國，有三七八四五輛，每一  
二〇〇〇人可有汽車一輛。

附言：中國太老大了，有  
汽車的城市，是可以數得出來  
的，冷僻地方的老百姓，沒有  
看見過汽車的，還不知有多少  
人呢。

x x x



# 十年如夢憶巴黎 (六)

徐仲年

## (六) 第四區

本區共分四小區：聖——梅麗小區 (Quartier Saint-Merri) 自巴黎第一區的小區依次排來，聖——梅麗為第十三小區)，聖——日爾魏小區 (Quartier Saint-Gervais，第十四小區)，製造局小區 (Quartier l' Arsenal，第十五小區)，聖母小區 (Quartier Notre-Dame，第十六小區)。在這第四區內，我們所要遊玩的地方是聖母教堂與市政府，其次是聖——梅麗小區內的「窮巴黎」；此外便可不觀了。

我們從上一區裏的國家文庫出來，就沿了國家文庫路 (Rue des Archives) 向南走，跨過了第三第四區劃界的法朗·浦如懷路與昂皮多路 (觀巴黎第三區簡圖)，進了第四區；我們再沿着原路，跨過第四區內的白外衣路 (Rue des Blancs Manteau)，到了十字架路 (Rue Sainte Croix de la Bretonnerie)；沿了這條十字架路向東北走，不久就到了與此路相接的聖——梅麗路 (Rue Saint-Merri)，——觀巴黎第四區簡圖中有13處——：這便是「窮巴黎」。我們還可以想起上面三區的繁華所在，不料在它們的緊鄰，有這等可憐的景象！如果我們爲未到過法國的同胞着想，要在中國找出一個類似的「窮巴黎」與「窮巴黎」一樣。

國地界又是何種景象？這兩種不同而且相反的環境，正和「富巴黎」與「窮巴黎」一樣。

我們在聖——梅麗路附近轉了一個圈子，滿眼都是窮景，心中不免有些悲傷，急急要離開此地。我們擇中了與聖——梅麗路交點的狐狸路 (Rue du Renard)，向南走，到了一條大道：荊藜路，這路是從第一區內來的 (觀巴黎第一區簡圖)。狐狸路與荊藜路的南面，有一片市政府廣場 (Place de l' Hôtel de Ville)；廣場西面的一座大房子，便是市政府 (Hôtel de Ville)。觀到法文中的 Hôtel de Ville，以及下面所要講的聖母教堂 (Eglise Notre-Dame)，推至 Hôtel-Dieu (市立大醫院)，我想起一件笑話：不知在那一部法華字典裏，編輯先生太缺乏關於法國的常識，竟把 Hôtel de Ville 譯爲「城市旅館」(這個錯誤猶可原諒)，Eglise Notre-Dame



——在巴黎第二區內，有條路以他的名字為名，——費了二千八百個巴黎利物爾 (Livres Parisis, 古幣名)，強逼沙兒第五出賣此屋，改為市政府。這種舉動，是

好是壞，我們不必討論；可是，地點的選擇，最為適當：當年的交通，全靠省納河，水道商人是很富，很有勢的，所以「商人部部長」與法王的代表「巴黎監督」(Prévot

譯為「吾夫人教堂」若說照字死譯，那麼 Notre 當作「我們的」解；至於「吾夫人」云云，實在太妙了！)，Hôtel-Dieu 譯為「上帝旅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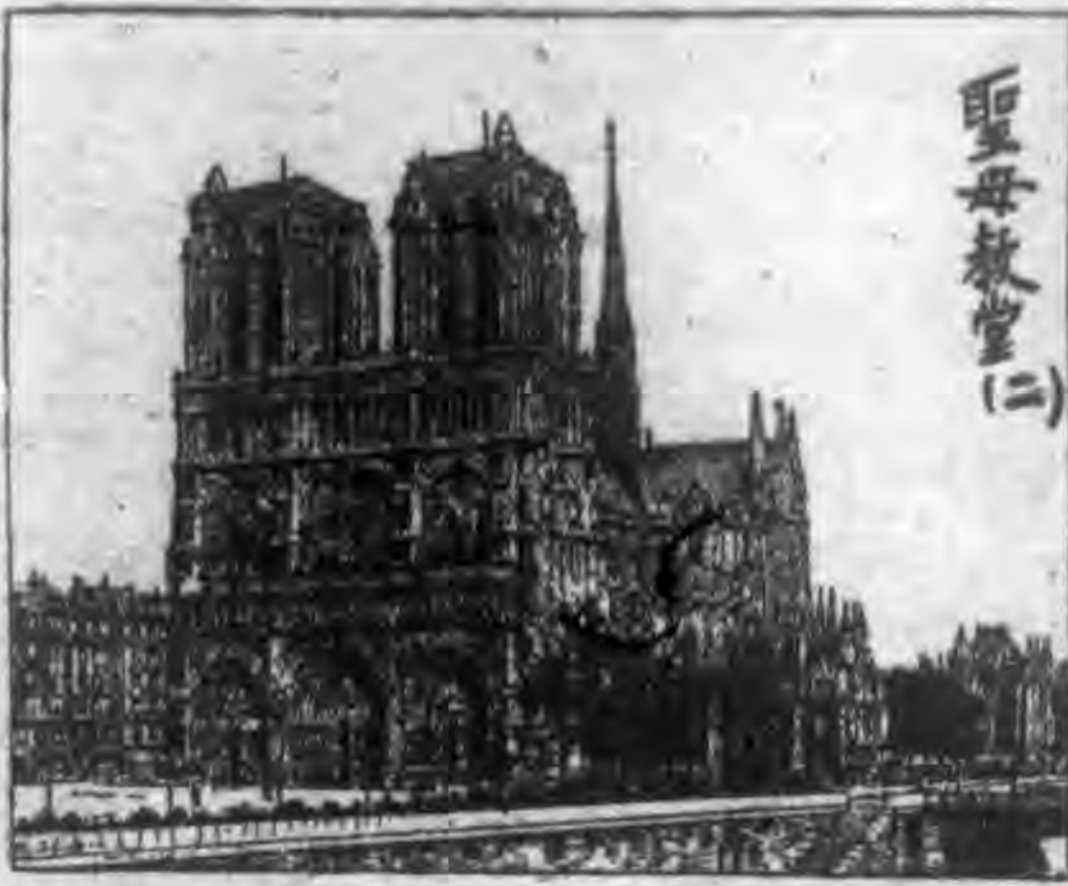
或許有人要疑問：「既然第四區是很窮的，為何市政府設在此地？」第一，我們要知道，市政府之在此，真是由來已久！第二，我們應當明白：「窮巴黎」云云，祇指第四區內，第十三小區的一部份，並非指全體而言。原來巴黎市政府，曾經遷移了多次；直至一三五七，纔搬到此地來：從一三五七至一九三四，已有五百七十七年了！當時這片市政府廣場叫做沙灘廣場 (Place de la Grève)，——因為它近省納河，——是古代的刑場；自一八〇六起，方名市政府廣場。市政府本身也叫做多柱屋 (Maison aux Piliers)，是沙兒第五的私人財產；沙兒呢，得諸維雅納皇室的子孫。一三五七，商人部部長 (Prévot des Marchands) 愛梯央納·瑪爾賽兒 (於一三五八被殺)，他是沙兒第五的政敵)





de Paris) 有同等的權力，而這個沙灘廣場却是水道商人的中心。到了十六世紀，巴黎益形發展，原有市政府房屋已不敷用了；蘇窪兒 (Saulval) 形容得好：「市政府只有兩個天井，一個鷄鴨窠，無數悶氣的房間，一所小教堂，一間美麗的會客室，一間議事廳」，在悶氣的房間裏，在鷄鴨窠裏辦公，實在是太過不去了；蘇窪兒決定改造市政府，召集了許多建築工程師打樣，而請法王法朗所懷第一最後審查專家所繪圖樣。法朗所懷第一點中了意大利人杜慶宜克·杜·郭爾東納 (Dominique de Cortone) 的作品。建築時，又得法人比愛爾·山皮如 (Pierre Chantifiges) 為助。一五三三年七月十五日，市府方面，很莊嚴地奠了基石。可是，對外戰爭，宗教戰爭，牽支了這部工程。直至亨利第四朝內，一六〇六，商人部部長法朗所懷·慶龍 (François Miron) 督促它完成了，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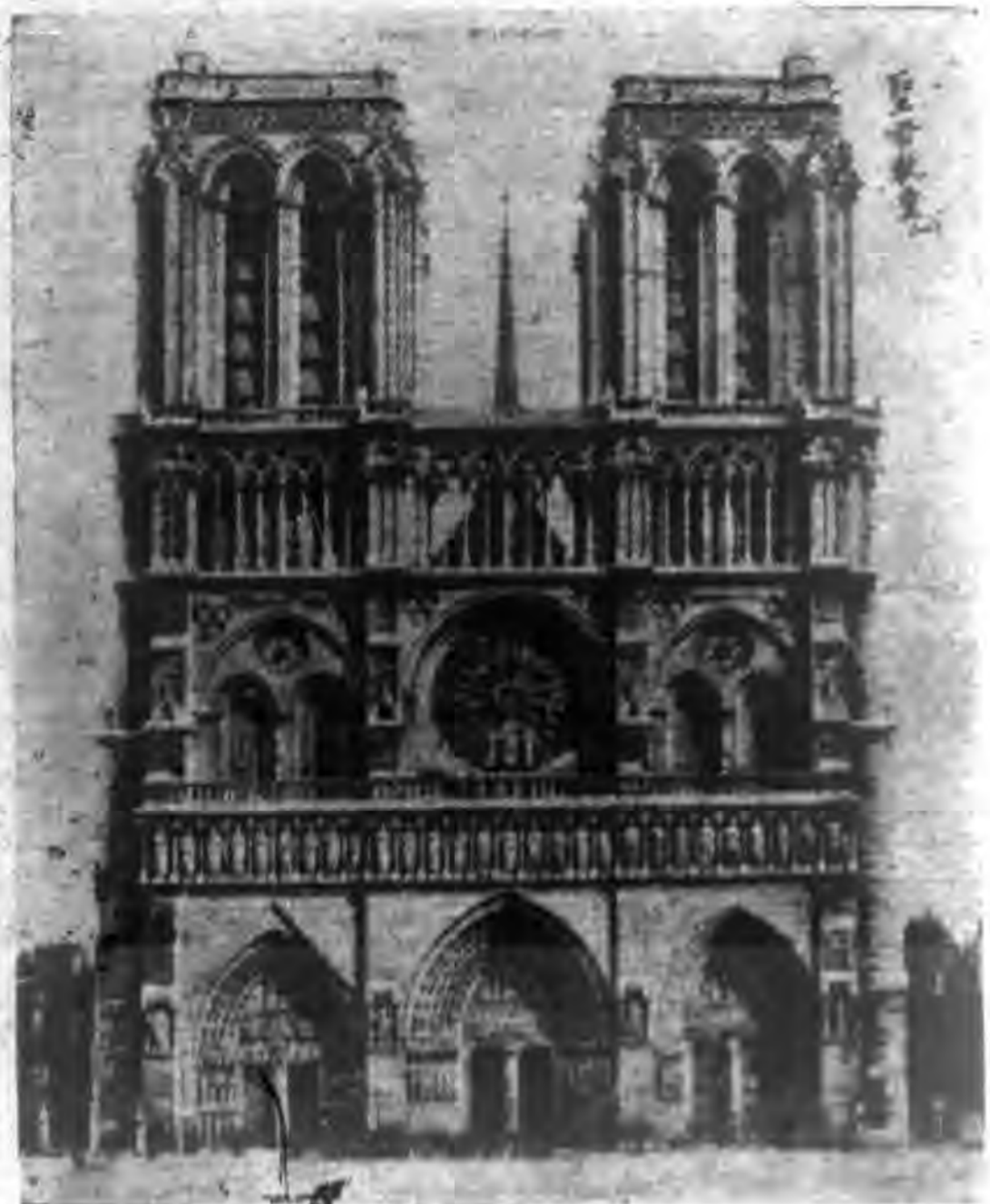
聖母教堂(二)



十年如夢憶巴黎

究還因公款不夠，慶龍自己貼錢！不幸於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巴黎外面有德軍包圍了！內亂外患既靖，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國當局決定重建市政府；隔了一年，在六十六個圖樣中，伯侶 (Ballu) 與若貝爾脫 (Départes) 的中了選。工程歷了實足十年（自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三）！就大體看來，它是文藝復興式；它的前面，很與被毀的建築相像。正中是一座鐘樓，兩旁角樓四座，互相連絡；氣勢雄偉，而並無笨重的意味。朝廣場的一面，即正面，闊一百四十三密達；朝河的一面，即側面，闊八十密達；鐘樓尖頂高出地面五十密達。在我們這張圖內，可以看到壁上有無數的像，這都是法國的有名人物。

一三五五——一三五七間，在三民會議（教士，貴族，平民）中，我們這位愛梯央納。







瑪爾賽兒是反對沙兒第五的首領；而三民會議的地址，即在這市政府內。到現在，市政府前面，還有綺特哈克 (Idrac) 與瑪爾蓋斯脫 (Marqueste) 合作的愛梯央納·瑪爾賽兒銅像在那裏；這像成於一八八八。

一五七六，杜·紀斯公爵 (Duc de Guise) 組織同盟會 (La Digue)，號稱保護天主教，反對新教中的賈兒維宜派 (Les Calvinistes)，實底裏要推翻法王亨利第三，謀奪大位。亨利第四看穿這個陰謀，一面禁止賈兒維宜派，使他們無所藉口，一面杜·紀斯公爵因構通西班牙王菲力魄第二，大失人望。然而，同盟最盛時，巴黎每區有個代表，共十六人，都在市政府集會的。

一六四八——一六五三間，路易第十四尚未成年，朝廷分兩派：一派以法后阿納·杜脫莉虛 (Anne d'Autriche) 與大臣馬薩漢教主 (Mazarin) 為首領；一派即議會。議會一派被稱為投石黨 (La Fronde)。後來連王子恭台 (Le Grand Condé，即路易第二)，萊茲教主 (Cardinal de Retz) 等都加入投石黨。終究王軍得勝；於恭台失敗時，幸而蒙邦西愛小姐 (Melle Montpensier) 在市政府下令：開炮掃射王軍，救了恭台。

一六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市政府裏，立了路易第十四像；而百年之後，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市政府向革命軍供給火藥，推翻王室；——七月十四日是法國的國慶節。

以上不過是幾件大事，其餘在這個市政府裏所經過的事情，委實記不勝記！

我們從市政府出來，向對正市政府正門的維克托麗雅大道 (Avenue Victoria) 走去，



——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英后曾來市政府，爲了要紀念她，就以她的名字做了路名，——不久走到一個公開的小花園裏，園裏有座塔，這便是有名的聖若克塔 (La Tour Saint-Jacques)。如果我們要設想這個塔是如何形式的，我們只須就下面的聖母教堂，用紙蓋去了中間部份及其一邊，單讓一邊露出，便很像聖若克塔了。這個塔，開工於一五〇八，完成於一五二二；可惜建築師的名字已經失傳了！一七九〇，德國軍隊圍住了巴黎，巴黎又是內亂，市政府被焚，與此塔連在一起的教堂也被焚，只有這座塔，彷彿受天公保護似的，逃出兵燹。一八三六，巴黎市政府費了二十五萬零一百法師，把它買爲公有；一八五三，結結實實修理過一次，又加上一個六千零十五平方密達的園子；這樣一來，它便變爲巴黎最古，最美的遊息所在。法國大算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萊慈·巴斯佳兒 (Blaise Pascal：一六二三——一六六二)曾在此塔實驗氣壓；爲了要紀念他，除了塔下建了他的像外，就在塔頂設了一所氣象台。

聖若克塔對面，有所劇院，叫沙哈·貝爾那爾劇院 (Théâtre Sarah Bernhardt)。這個劇院建於一八六二，屬於市政府，原名國際劇院 (Théâtre des Nations)。這個劇院的運氣，時好時壞；有兩件要事須得記出：法國音樂家沙兒·古挪 (Charles Gounod：一八一八——一八九三)的初期作品，都在此演奏，該劇院因之而享大名；一八八七——一八九八間，第二區內的國立滑稽歌劇院被焚（參觀十年如夢憶巴黎，四；即社會月報第一卷第四期，頁一三，一〇三），政府就將沙哈·貝爾那爾劇院代替它，雖則不是永久的事，然而十一年的長時間很使人注意這個頂替的劇院。至於國際劇院之所以改名，因爲天才女伶沙哈·貝爾那爾在此演了多年的戲，直演到她的暮年（她死於一九二三），她死後，便以她名爲劇院名，以留紀念。

我們參觀了沙哈·貝爾那爾劇院出來，已到了省納河河邊，我們或者從第一區與第四區交界處的貿易橋，或者從路西的聖母橋 (Pont Notre-Dame)，走至城市島上。這個島，東段屬於第一區，西段屬於第四區，以王宮樹蔭道 (Boulevard du Palais) 爲界。如果我們從貿易橋過來，向西走，第一所大房子便是商務審判廳 (Tribunal du Commerce)。如果我們從聖母橋而來，也向西走，所達到的是 Hôtel Sien。可是現在不是病院了，駐滿了軍隊！再向西走，在 Hôtel-Dieu 的側面，有條阿爾各兒路 (Rue d'Assolè)；我們沿着這條路走，不久便到了聖母教堂 (Eglise Notre-Dame)。

聖母教堂是巴黎最有名的建築物；不論在美術上，文學上，歷史上，宗教上，它是很重要的。所以，任何國人到了巴黎都要去瞻仰瞻仰這座教堂。一一六三，在一所舊教堂的原地，教百阿歷山大第三 (Alexandre III，朝代：一一五九——一一八一)與法王路易第七 (Louis VII，朝代：一一三七——一一八〇)共奠聖母教堂基石。這個工程異常繁重，直至一二六〇左右，纔全部大體完功！

教堂的正面，是羅馬十字架式，就是：兩座方塔，以略低的中部連之，因為羅馬式十字架形宛似中國的「廿字」祇沒有下面的一小劃罷了。爲何要採取這個式子？因為該處原來有兩個緊鄰的教堂，一個祠聖母，一個祠天主教中第一個殉道者聖·愛梯央納（Saint Etienne）；後來教主馬烈斯·杜·徐麗（Maurice de Sully）建議把它們連在一起，便成了現今的聖母教堂。我們先把它正面仔細看看，它一共有三個門，兩個門是同樣的，一個門却些微不同，——注意：門頂穹形建築，兩個是舌尖形的，一個舌尖形之上還加一「人」字線條；——就是最上層的裝飾，也微有不同，這在我們的照片上恐怕看不清了。這個不同是法定的：那時的聖母教堂是（Vierge）（主教）駐轄所在，依教中規則，凡主教所住的教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塔時，諸塔形式不得完全相同；惟有總主教（Archevêque）所住的教堂，纔得完全相同，所以表示尊嚴。起初，總主教駐所在桑司（Sens），在巴黎南面雄納省 Yonne，中，離巴黎不遠），而在巴黎，所以聖母教堂的兩個方塔，只能略略不同了；一六二二，巴黎升爲總主教管轄地，而聖母教堂落成已久，就沒有去改動它。聖母教堂自落成至今（一九三四），已有六百七十多年的歷史：它倒沒有給風霜雨雪厲害地侵蝕，反而受盡人類的推殘！譬如在十七，十八兩世紀，大家不喜歡俄特式的建築品，——聖母教堂是俄特式（Tyle Gofrique）的傑作，——路易第十四與路易第十五便把聖母教堂的內部大爲改造，「很蠢地」改在！法國大革命時，又把教堂正面所雕的歷代帝皇像悉數毀去；殊不知革命是一件事，保留有價值的美術作品又是一件事，這正如我們中國的丘八太爺進了葉德輝的藏書樓把稀有的古書一頁頁撕下來拭肛門或燒飯吃一樣！真是可殺，可殺，可殺，一百廿個可殺！幸而賢明的法國政府，於一八四五，花了一筆大款子，請兩位學者費烏萊——居克（Viollet-le-Duc）和拉徐斯（Lassus）來主持修理工程，恢復了大部份的舊觀！



## 一個沒有出路的青年

盧葆華

「我將到那裏去呢？前途是黑暗的。這長途的跋涉呵！已經使我失望了。」

晶子自言自語地說。看她底身段是不長不短，一頭的黑髮，一個蒼白的臉，清癯得兩個顫骨却突出來了，眼睛是流露出柔和的多感的光，但，雖說一種愁苦罩着她，不免有一種堅決的勇毅的奮鬥的精神，流露於眉目間。她坐在沙發上，如今是站起來了，慢慢地在那裏來回地走着。

「前途，前途，什麼是前途呵！」

她突然舉着兩隻手，向那窗外的空中，歡迎着什麼似的，那裏也許有光明吧！接着她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晶在這三百萬的人海中，佔着一個角落，她知道這上海的社會，是充滿着罪惡，那欺詐，哄騙。陰狠，虛偽……這人間所有的惡名稱，牠都具有的。因此，在她底心中，便安排着：要在這荆棘滿地的黑暗地獄，衝開一條血路來，自然是要具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她咀咒這許多作惡的人，但她爲了人類的緣故，她却想救起這落在罪惡的深淵中的人們。自然，她這個意思，不會被人了解，更不會有人去了解她的。

她記起了：那是一個青年失敗後的呼聲，悶在沒有出路中沒

落的哀吟。

有一天的下午，天陰沉，像要落雨一般，那空氣帶着潮濕的氣味緊緊地壓迫着她，她正在寫一篇長篇；「兩個靈魂」的時候，一個四年不見的同學來看她。當她拿着名片，她差不多已經忘記這個名字，那姑娘大約看到她面有難色，便在她底口中立刻把這同學的模樣描劃出來，於是她向姑娘說：

「請她上來吧；」

隔了一會，樓梯上一陣登登地響，一個面容很清瘦的女青年，含有苦笑地站在門外，在那細長的眉尖，已被人看見一團愁恨了。晶凝視她，接着便高聲地叫着：

「你，你，密斯黃：你爲什麼這樣瘦了呢？進來吧；」

「你呢？」

「我怎樣呢？我看你簡直老去年了；我們離開學校也還不過是四年，這四年的時間，當真就這樣淹沒了我們底青春麼？」

黃說完了這樣的話，就微笑地坐下來，她底臉很紅，但決不是一個健康者底顏色，她看見晶苦笑，一時間，屏裏便沉寂下來了。這密斯黃還不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從她底外表看來，她是很安靜地，不過，她底內心是異常紊亂，充滿了無出路的一團漆黑



的前途，她自然是苦悶得無頭爛額的了。

晶被追憶突然佔據了她底心，但，一會兒，她便熱情地倒了一杯白開水給她吃，重新關切地問着她：

「黃；你從那裏來？你從前那個……」

「呵；他麼？」

「他不是很愛你麼？你們總是幸福過來的吧；」

「幸福；也許是的；我們全在這裏製造墳墓呵；」

「不見得有什麼變故吧；」

「真是一言難盡，我除了死，還有什麼？而且，不久我要死的，在這未死之前，所以，一定來看看你，我知道你能夠替我所遭遇的過程，寫成生動的故事，那麼，我……呵……我是死了的！我要……」

「不要這樣說吧！」

「爲什麼不這樣說呢？」

密斯黃幾乎發怒似地說，在她底眼睛裏有了疊疊的淚珠了，她幾乎是咬緊了牙齒，不想把痛苦的情緒，盡量地奔流出來的。她把眼睛閉下來，一顆像珍珠般的已淚滲出眼角來了。

痛苦便是這樣噬着人底心的。

晶想到當她們在學校的時候，各人都有一個理想，都希望自己底理想實現出來，這四年中，她知她底女同學們個個都幸福了，就是黃也一樣是得着幸福的，只有她自己一個人，永遠在痛苦的飄零中。

黃慢慢地把眼睛張開來的時候，另外有一種聖潔的光在她眼中射出來，她輕輕地說道：

晶；我是失敗了，我沒有出路，我沒有前途，我是毀了，我……」

……」

「你爲了什麼呵！」

「你再過點時間便會曉得，我將告訴你，但我想文學上找生活……」

「你在做夢！」

「爲什麼？」密斯黃幾乎叫出來了。

「我們沒有黨，沒有派，我們沒有名，噢！把文學當作生命是可以的，但不能把牠看作生活的工具，除非你能夠像我一樣，每頓飯八枚，菠菜四枚……這樣，你能夠麼？」

「也許能！我現在不是在上刀山麼？」

「這是最現實的！」

黃沒回答，她底兩頰緋紅了。隔了幾分鐘，她像自言自語地無力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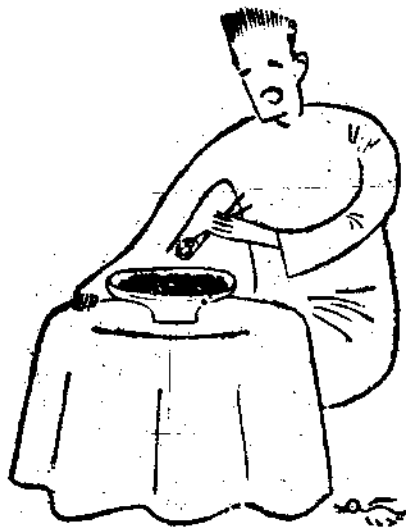
「那麼，我將怎樣辦呢？生活？前途？」

這一句話深深地感動了晶，她在黃沒有進來前一刻，她正在凝思着這生活與前途，她正是爲這個問題所苦惱着。她不爲青春的易逝而悲哀，不爲幻夢的覺醒而失望，她只是覺得前途黑暗，自己十六歲奮鬥起，如今，依舊飄零，依舊飄零……

其實，你只要自己能忍受，出路總是有的！」

「忍受！我什麼都忍受了，這人生，這人間！」  
 密斯黃用一種撕碎了一般的聲音叫出來，她從沙發上躍起來，她張着手，仰着頭，靠近了窗邊，像迎着什麼似的，她喃喃地說：

「上帝，你救我！」



物價騰貴中的幻想  
 黃嘉音作

她似乎要跑下來的樣子，她也和她一樣地向窗外的空中望着，似乎看着在那雲端裏湧現出紅色的光來；晶立刻醒悟了，暗地裏在心上想：她從前不是時時說到光明麼？如今她所追求還是這光明。於是晶便撫着黃底細柔的頭髮說：

「前面即使是滿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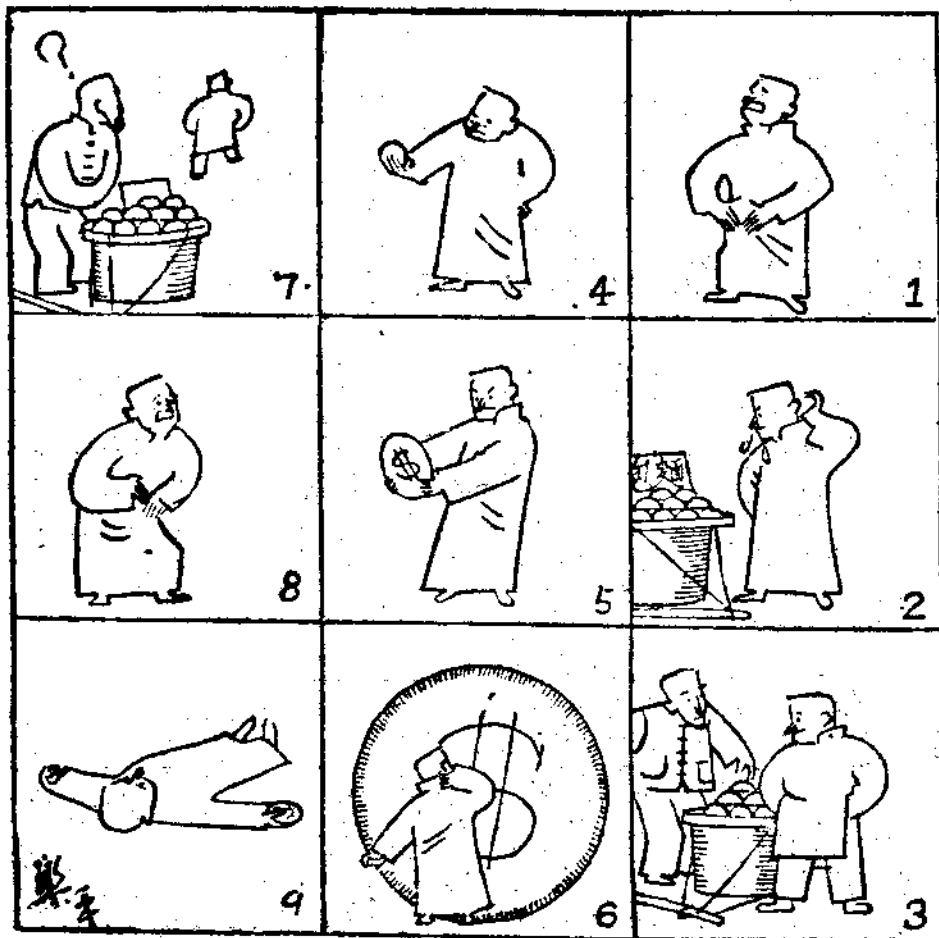
荆棘，衝上去吧！出路要在血海裏得來！」

密斯黃走了後，便沒有信息給她，像一塊石頭擲到大海裏去一樣，全沒回響！

晶依舊在掙扎着，前途依舊是黑暗，她幾乎快要被痛苦折磨死了。

一向沒有出路的青年，是怎樣地痛苦啊，雖然她是不斷地朝着光明的道上走。

一個沒有出路的青年



與命

東平作

烟中鉄軍

# 金字塔

香

煙

金字塔烟味清香，為永始終不變。此種優美之品質，實足以抵制舶來品之侵入，而救國貨於烟界之權威。際茲國家多難，國貨凋零之秋，深望諸君繼續購吸，以扶助此優美之國貨香烟。

一九四九年八月



廣告

# 罵的 我見

胡蘋秋

靈犀給林語堂的信裏說「罵人者快事也，挨罵亦快事也。足下同情否？」林先生於是乎在第一期社會月報上發表了一篇「說罵」的文字，也就是答復靈犀的一封信，他以很幽默而有含蓄的筆法，把個罵字內含的意義，發揮盡致，原文頗長，大家想必看過，我也不必抄錄了。最近有很多的人在報紙和刊物上發表文字，攻擊幽默文學。說他把「中國人天生成的一副小丑臉」的獨一無二的特點充分表現出來，

不莊嚴，不鄭重；又說他蹈襲了清談亡晉的前轍。頹廢，不宜取法……種種的批評。林先生是不是有他應得的確切罪名，我們暫且不必談他。不過現在朝野上下言行不一致的人太多了，林先生偏又肚子裏存不住話，想痛痛快快的說出來。又怕那些在台上扮戲的大老板們和他過不去，於是又不敢笑，不敢罵。但是又不能不笑，不能不罵。這樣不知經過了他方寸間若千的委屈宛轉，才戴上了一副冷酷而又滑稽的

假面具，寫出來叫人看了心癢難熬頭痛可惡的幽默文字。幽默文字既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出來的，不過這是個人的一種文藝作風，別人也不能學，也不必學。與國家社會更不會發生什麼嚴重的問題。我們文學界的同志們，原用不着大驚小怪的一齊來湊熱鬧，更用不着板轉面孔隨着人家胡亂叫罵，我們自己力量不見得能夠提倡或者是打倒一種文風，但會絕對要各個保持同樣的一種文格。

我作文向來沒罵過人，但有時因為有別人偶爾和我開個小小的頑笑。逗急了我不得不還個嘴，因此意外的招些似罵非罵的罵；還有因為對我所求而不遂或者是一點誤會，便在報紙上捕風捉影瞎造謠言的罵我，那是例外。但是這些我統統的不去碰會他。我這也是學人家所發明的「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一種學說。

本來，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楊秀瓊的游泳，也會驚動了。闊人和她坐在一起照相，行政院的秘書長給她趕馬車，提倡體育，固是美德；但是又何必還般過分！周大文唱戲。也值得受監察的彈劾，他自從在電政機關當小職員的時候，就會這一手兒，後來當了東北四省的電政監督。本溪湖煤鐵公司督辦，以至當北平市長開辦督辦。中間并沒間斷他這種戲劇運動。贊成他的，當然要恭維他幾句什麼「個儻風流」，「雅人深致」了；反對他的自然也會隨聲附和的來幾句「有失身分」「不加檢點」。其實戲劇本是一種大衆化的藝術，業餘的人們，研究研究牠，總是有益無損，以現在操守最嚴提倡新生活的蔣先生。他創

辦的勵志社裏面，還有戲劇一組；並且最近到廬山受訓的各省軍官，課餘之暇，參加各種運動遊藝，仍以志願加入戲劇組者為多。例如徐

永昌楚溪春沈克都是些戲迷，徐永昌去年在漢口一次堂會戲中，他會和他軍部的一位秘書的太太合演了一齣武家坡，其放蕩不羈也就可以

想見了。我們談論人批評人，第一要先仔細的審查審查自己有沒有毛病；第二要把人與我之間的關係放在一邊就事論事，完全以客觀的態

度作執中的批評，然後才配得到一點真理性。罵人原是不科學的一種畸形的偏面的意識，嚴格的說起來，一個人就不應該罵人，假使要罵

人的話，至少也要先罵了自己然後再罵人，那末，罵的才有些意義，才不會矯情，才不會說出自己良心上不許可說出來的話。

## 夏目漱石之遺物

菲·菲·

文人死後，而四壁皆空者，實在不少，其最多之遺品，就只有書籍和原稿而已，日本著名之文學家夏目漱石，在生時雖為一代名豪，而且稿費之收入也並不在少，但其死後，却也落得四壁蕭然一無所有。

夏目漱石之於日本文壇，其作品對於一般青年與新進作家都有很大的影響，與芥川龍之介為同一時期之日

本文大文豪。可是，這一偉大文人，却在十九年前逝世去了。然自其逝世之後，其作品之價值，却是與時日俱增的，而且極為人們所保重。

夏目氏自逝世之後，其家屬即陷入於極其悲哀之境況，夏目氏之遺墨，被其家屬所出售也已不少了，但極為收藏家所珍重。現於上月下旬，夏目氏生前所珍藏之書畫及其自作之逸

品，均公開的陳列於美術俱樂部拍賣，因夏目氏生前對於書畫極感興趣，故收藏之名貴珍品也極多，尤其為人所珍視者即夏目氏名作「虞美人草」書之原稿，該原稿計有五百餘頁之多，不知此著名作家之名貴墨跡，將歸何人所有了。

左藤春夫等並於上月在日比谷公會堂舉行慰靈祭。一代名豪之夏目氏，其結果只有如此，誠為文人可悲之表現也。

# 都會的土風景

希·雋

街是沉在二十二層的高洋房子的深巷，太陽曬到高洋房子的腦袋上邊，六月的天，像撐着火傘似的，在那未建造成功的高層樓的鋼骨模型上，無數的赤胳膊的工人，流着汗把一根根的粗大的木樁打進地心去，身子搖擺在半空，喘着氣，一個不留神，便掉了下來，繼着將靈魂和木樁一同打進地心裏。於是又換了一批人來，用他們的血液，用他們的汗珠，給另一種人們築造華麗的享樂的天堂，過了一些時，這裏邊就飄着爵士樂的旋律，飄着太太紳士們的笑影，飄着酒精的醉味，可是沒有人想到這房子是誰造起來的，這裏邊染着無數的血，無數的淚珠……

這東方繁華的巴黎——上海。是建造在堆滿骷髏的無形的墳墓上邊的天堂啊。

（許多人出盡生命力換取低廉的代價，被踐在腳底下做別人爬上天堂的梯。許

都會的土風景

多人生兩條腿却同不生一樣，動也不動，成天坐在汽車上，坐在彈性的高價沙發椅上，不做事却吃好穿好……

在路上，在繁華的區域儘是浮着肉腿的豐滿的曲綫，肉色的袒露的胸坎，胭脂的濃氣氛，胭脂的粉臉。

強烈的急性感的眼珠，迷人的眼珠。……都會唯一的面模，都會的心臟啊！

這一切的有機塑像，便構成都會偉大的風魔畫了。

而每天由那鉛字和發動機印出來各種驚人的新聞，每天都在發生着：

失戀者投黃浦，失業的工人自殺，少婦服安眠藥，青年女生與茶房私通，某巨商被匪綁架……

一些並不新鮮的故事。新聞紙紮成一捲捲，一車車載到各個碼頭車站，讓輪船和火車把消息又散佈到別處去了。

上海是一個神祕的地方啊！可是都會脈膊依然是活躍的跳動，跳動……

那邊同樣是養活都會的生命那。

那邊：森林似的鐵煙囪，鐵煙囪有古銅色的烏黑的色，從鐵煙囪上來的煙還是烏黑而又憂鬱的色。鐵煙囪像巨魔般的高高低低插在半空，烏黑的煙打大清早直到夜裏儘吞吐不休，黑烏的色霧似的遮沒了半面的天，永不見散開，如凝固了一樣。整年整月老是叫那麼烏黑的色而又憂鬱的色載在人們的頭頂上，像戴着永沒有天亮的夜。別說太陽無從伸出腦袋來，就是青色的天也不大易瞧見。沒有光澤，更沒有晝與夜的分別，許多許多鬼魂般的影子就終年爬行在這幽暗慘淡的境地裏，蟲似的匍匐着，臉上從來沒會掛過一絲笑容，烏黑得如同鐵煙囪的烏黑的色，有的便是

這滿天的烏黑的煙和生活烏黑的塵埃，一層層厚厚地壓在腦袋上，壓在心靈上，以至於把一切的東西全壓倒了。而那許多人一輩子就都馱着鐵塊的命運，讓命運的錘子抽打着，一點聲息也沒有，悄悄地活出來，又悄悄地回去，像水面上的泡沫，自生自滅，誰也沒去留意。

可是愉快的人們依然是嘻嘻地笑着嘴，花麗的世界依然是燈紅酒綠，都會的脈搏依然是活躍地跳動，跳動，跳動！……這面跟那面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了。這面是展開着一幅近代物質文明的機械構圖。

夜：電氣的流動織成電氣的畫面：紅色的 Neon-Bright 射着紅色的刺人的強光，Rigide 到處佈散着肉感的流行曲。

紅的色是使熱情強調和使性感覺急速開花呵！

此地是沒有夜的，此地的夜是一幕動人的活動映畫：

肉腿子與肉腿子的交疊，疊目的腿的素色，腿的豐富的曲綫；高臀部的賈春嬌

，舞女大而隆突的乳朶！……

濃烈的胭脂味，胭脂的肉味，胭脂的性感混合味。……一連串在旋動着，旋動着。

都會人的魔慾，是跟黃昏的燈光一同開花呵！

一到了夜，這些地方簡直滾水沸騰的滾動起來。

這都市就像一個荒淫的婦人半裸着胸坎。

於是咖啡座，酒樓，跳舞廳，一切的人肉市場裏邊。全都充滿着金錢和人慾的交流，無邊的交流。

於是蕩魂的情調夾着蕩魂的歌唱，一陣陣打絳紅的跳舞廳浮出來；絳紅的酒樓浮出來；絳紅的咖啡座浮出來，浮出來的歌唱裏邊有時帶着輕輕的怨苦似的嘆息。

絳紅的窗口游離着半面纖媚的影子，在對着時間的情人唱夜戀曲。

這兒真是沒有夜呵！

桃色的激情滿街泛濫着，泛濫到每個人的心裏邊，每個人於是都張着貪婪的眼

睛，貪婪的嘴巴。流水的人潮就擁擠了每條街道，湧湧着；流水的車馬潮就在每條街奔跑着，喘息着，載着一些夜遊者的心，流浪人的心，快樂的心，悲哀的心！……一個硬的和一個軟的挽着胳膊往人堆裏擠，喘氣地。

白天那有這末多的濕軟的貨色；白天那有這末多的西洋風的粉鼻子；白天那有這末多的肉體浪漫感的女人；以及邁着煙士披里純的腳步的獵慾者的男子！……

白天所瞧不到的風物全是出現於夜裏的。白天同夜裏分明是兩種色彩了。

大都會三大最得意的傑作就在這兒啦！三個鐵柵門彷彿巨靈的嘴巴，把一個個高貴的紳士太太們吞進肚子去，經過了一番金銀的交換作用，又把他們吐出來，吐出來的時候同時帶着各樣珍重的東西，一件件裝進汽車上，人也放上去，接着便啣的一聲兒放個油味的臭屁去了。

小蕩三乾站在一邊涎着臉，心裏邊罵着：媽媽的。

這兒是熱騰騰的海，人在煮着咧。人



在層樓的排列的探巷走，人簡直變成一顆電在飛翔哩。

說到人，有著着卡爾門式的八字鬍子的中國紳士；有著穿長袍大袴的老頭兒；有著着 Stock 口脚雪茄高鼻藍眼珠的洋鬼子，有著裸臂赤腿的時代女性……還有呢，說也說不盡。

行着的人全像在做夢，夜遊神似的，迷迷糊糊隨着人潮沖來沖去，自己亦不知爲了什麼，只顧跟着前邊的人走呀走的。

一九三四級式的甲殼蟲的汽車叢裏，却難着不知從那個年代傳留下來的獨輪車，一大條繩子繞在粗黑的頸脖子上，大臂推着柄，嗒……嗒……嗒……嗒的呼叫着，人坐在兩邊的木板，一個不當心，碰着輪輻，輕重邊，嗒……嗒……嗒……嗒，出了岔子，人跟車倒了下來了。

新就新到未來派，舊就舊到數世紀以前。

真是神祕的上海呵！

誰信一塊地，一邊兒是地獄，一邊兒是天堂。那面的汽笛還在淒厲地慘叫着

呢。然而這面却奏着爵士樂的韻律的夜夢曲。

這邊是都會唯一的靈魂啦。

那邊亦是養活都會唯一的米糧啦。

深夜的時分，關在大商店鐵柵內的大玻璃櫃的燈光更亮得發花，玻璃櫃裏邊：女肉色的粉紅的汗衣，粉紅長統金絲襪；六百塊錢的高價的鵝絨錦綉綾緞被，有神秘味的月宮寶盒和月宮帶，像活人一般的石膏女造模像，睜着眼睛珠子脈脈地向外邊的人微笑……

啊，最新式的華而紗旗袍……

六百塊錢的錦綾被……

精巧的月宮寶盒……二十五塊的

金絲襪。

夜行人停住脚步，用着驚異的眼光鑑賞，那麼連連嘆息着。

滿街上頂多而又頂叫人鬧覺扭的自然

是擺腰擺腿的女人囉。女人有妖冶的臉孔，蛇軟的肢體，能夠給人家一段美麗的幻想。於是饒嘴的兩足動物就在女人的背後。

街道的兩旁已經密密地站滿了廉價出售自己身上的土產的俏娘兒們，大半是輕

個子的，但已學習了一種老練的慣技。每個人的嘴角老是掛着同哭似的硬砌上去的笑勁兒，在向着從身邊擦過的男子投着邪狎的眉眼，誘惑的眉眼，伸出雪白的手在拉着行人的衣襟。

「白相阿要，白相阿要。」那麼輕輕地吹着。

吊兒郎噹的人就乘勢一把扭住女人的

半腰逗着：

「幾細一夜。」

「隨便儂好囉。」

「我說幾隻角子。」

失望地抽回了手，女人瞥着男人噁地噁了一聲，男子却使勁的朝粉臉上抹了幾抹，隨後大踏步走了。女人的臉越沉下來，但還苦苦的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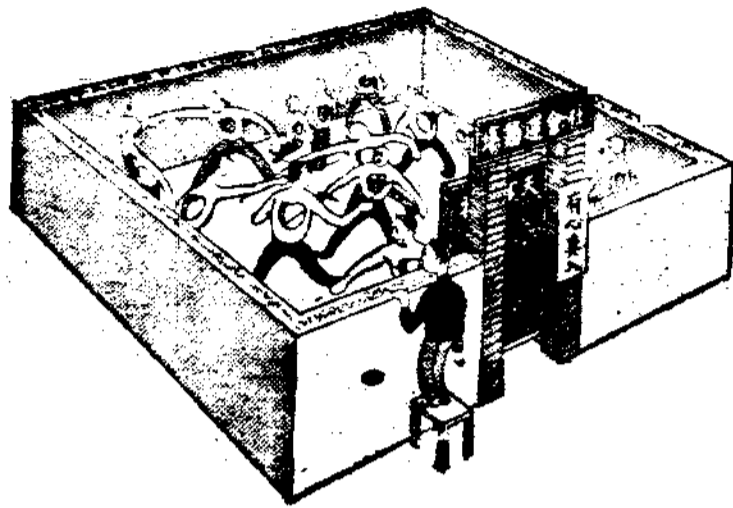
「喂，慢慢着。」

男人頭也不回沒進人叢中去了。於是祇得恨恨地勾搭別個。然而別個亦同樣的騙了幾吻便放手溜。

要碰到有心的嫖客真難呵，那麼深深太息着。

每晚，每晚，就都是這些黯淡的強扮着笑容的臉，怨苦的臉。在這些街上奔跑着。

每天由那鉛字和發動印出來的各種驚



人的新聞，每天都在發生着：

某巨商被匪綁架，未成年的女人，被強姦失業的工人自殺！……

再由火車和輪船把這些消息散佈到別處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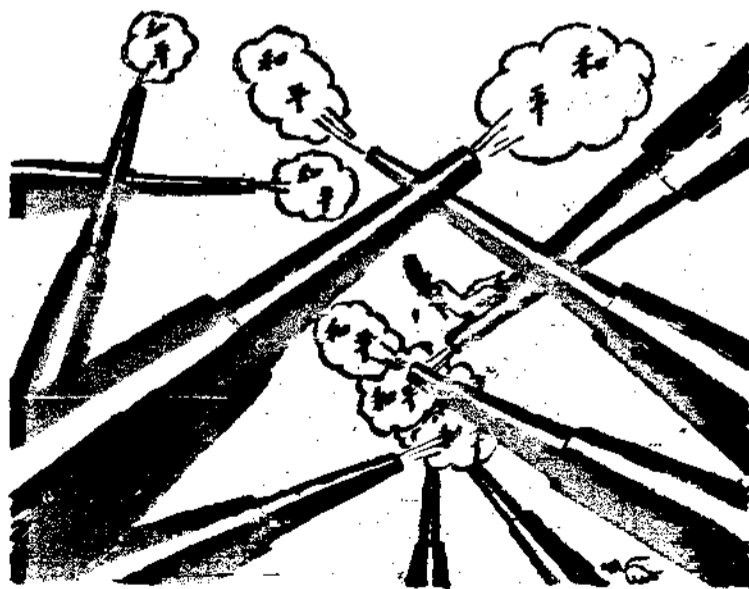
上海真是神祕的啊！



那邊：烏黑的鐵煙囪，煙囪的叫。這邊，橙藍的天，巍峨的摩天樓。

一切有機物件永遠旋轉着，一個夜死又接上一個。都會的脈搏依然活躍地跳動，震動，跳動！……

廿三，八，廿三



# 巴黎升降機

李寶泉

未來外交部長的太太

魯森堡花園的北首，P. Rithéon 先賢祠的南首，有一家裝潢很體面的中國飯店。在兩條不甚闊大馬路的轉角處，高高地用了黑漆漆得發光的一塊橫放着的大招牌，上面塗着厚厚的泥金，又借了正楷顏體，寫着斗棧三個大字：滬濱樓。

店裏客人並不多。時候已在下午一點半左右，大家吃過飯去幹自己所要幹的正經工作去了。店面裏所剩的客人，多數是晚上睡得很遲，方纔起身以後，才慢慢走來的。

一隻很高剃着花鳥圖案的黑漆櫃檯，上面坐着一個低了頭撥算盤珠在算帳的青年，臉色略帶慘白，頭髮留得有三四寸長，燙得很曲，但似乎燙得還沒有幾時，因為那些頭髮不但顯出有些焦黃，而且後面還很蓬鬆地有些向上面聳起來。

外面進來了一位青年中國女客，身材

並不高。服裝樣子有些新奇，衣料也很貴重。面目極清秀，皮膚的顏色頗為白潤，走路時很斯文，但神色間有些矜貴。

「Bon Jour Mademoiselle」，櫃檯上的青年，一抬頭望見這位女客，就微笑點頭招呼了一下，「請裏面雅室中坐罷。要吃什麼請隨意點了，叫侍役去拿來就是。我的帳就可以算完了，立刻就來，對不起得很。」

「不客氣，」女客也點頭笑了笑，「我自己會招呼侍役點菜的。假使你公事完結了，就請進來談談罷。」

女客走進了右手邊的一間雅室裏，這時在店堂外間的食客們，都不由的拿眼光跟了她的轉動而集中在那已關攔了的雅室門上去。青年一面在櫃上招呼侍役去接待，一面還是低了頭，繼續清理自己未完的帳目。

「老錢，你怎會認識這位女客的？」

副經理老曹，走到青年坐的櫃檯旁邊，好奇而又遲疑地問着。這位姓曹的副經理，胖胖的，矮矮的，淡淡的眉毛，小小的眼睛，講得一口流利的北平話。他是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時，領了許多華工到法國的。因為他是天主教徒，從小就是進法國牧師在北平辦的教會學校裏讀書，所以法文還很不錯，人雖不見怎樣幹練，可是很精明，因此他在大戰時領導許多華工來法國，所有一切在船上華工和船主等要談話接洽，都由他代為翻譯。華工們的家信，也因為自己不識字，都請他代寫。他在同船幾千華工裏，就做了他們的最高領袖。後來在法國積了些錢，約了幾個朋友投資開起這家滬濱樓的中國飯店。人家因為他很精明，法文也還可以，平時做人也很和氣，加以巴黎地方性形也很熟悉，所以就請他做了副經理。老曹在講話的時候，眉毛同眼睛擠得緊緊的。他又喜歡笑，沒有開口，往往就先笑在前頭。一笑，眉毛眼睛擠成了一條綫似的。這時老曹又輕輕用手在青年的腿上拍了拍，那胖胖的腦袋點

緊了青年耳朵，「你有沒有聽見外面在換方向的那架汽車？這是她父親替她買的。」

……老錢，你下來我同你講句話。你的帳簿一下我替你來算罷。……阿榮，你在那張椅子上泡壺香片茶，我要合錢先生談幾句話，五個法郎茶錢寫在我帳上好了。」

……老錢，來，來，不要再算了。」

青年給老曹拖到了一張方桌上坐下，老曹又給他倒了一杯茶，左手拉住了他下垂的手臂，右手在他手背上拍了拍。張開嘴，擠緊了眼睛，向他臉上望着，「你可知道她姓什麼？還有他父親是誰，你可知道？告訴我，你怎會認識她的？」

「她姓常，她父親是誰，我却不知道。我認識她，因為我以前在繪畫研究所學畫的時候，同她是在一個教室裏。我那時因為法文不很好，還是她替我做翻譯的呢，『青年一面講着，』面用眼望着老曹。見他又像驚奇，又像驕美，忽而關了口，忽而又掉落了下巴，忍不住要笑出來。只得一面將望着他胖大腦袋的眼睛放下，一面又想用話來掩飾自己難忍的笑容，『說起

來也真使人覺得很可笑。那時教室裏就是我同她兩個中國人，可是彼此並不招呼。」

以後那位法國教師同我解說畫理，我因為法文還並不十分聽得懂，所以許多地方只能說「唯，唯，」以圖了事。碰巧那位法國教師對外國學生的心理很能了解，於是他就問我是否完全聽得懂他向我所講解的說話？我覺得有些不安起來，於是就說「*Mr. Petit*」，於是他又問我是那一國的國籍，他問我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或安南人？我就說我是中國人。他正想招呼她，誰知這位常女士却先同我招呼起來。這樣，她就常時做了我的義務翻譯員了。以後我同她談起當時彼此所以不招呼的緣因，她說我很高大，不像中國人，却很像日本人。她又不能說日本話，所以就不敢招呼我了。現在到歐美的日本人，聽說都很高大。」

「日本人可不是出名的矮國嗎？」老曹張大了些眼睛，停止了笑容。以平有些不服，又不免有些懷疑，因為他肥大的下巴還是掛着，「我們在法國看見的日本人，倒真的都並不矮，而且還多數要比我們

中國人高多哩！」

「他們留學生考取留學證書，身材的高度也是有限止的，」青年想了一想說，「據說他們自己認為這是有關國體的一個問題。有許多成績很好的學生，因為生得不夠高，只有望洋興歎了。其實我以為除了研究外交的以外，只要服飾潔淨，舉止得當不失體統，身體的高矮又有什麼關係。就是當外交官的，假使氣度軒昂，矮點又有什麼妨害國體處？有時正因為生得矮，反因此引起了全體的注意。而且還有一點，那就是生得高的人要向矮的人講話，必得抑下他們的頸子，僵了他們的背，屈了他們的腰，這對於外交官，不但在談話時的姿勢要有些遷就與卑躬的形式，就是在氣勢上，也總得要打去許多折頭呢！至於生得矮的人向高的人講話，就可仰起了他們的頭，挺高了他們的胸，假使有大肚皮，還可用兩隻手支在腰裏，或插在西装背心的左右兩腋下，把大肚子像皮球那樣凸出來，還可不是一位外交界的拿破崙嗎？」

青年說到這裏，一看那老曹的兩隻短

腿，正彎彎地，有些懸空地擱在樓腳上。胖胖的腦袋，小腿，手，臂，凸出的肚子，……不由他不再好笑出來。最後只有拿手帕掩在嘴上，眼睛望左邊牆壁上擱去，想逃避的難堪的場面。

老曹正想取笑日本矮子，不妨青年的話鋒滑到了自己身上來。可是他究竟法文還不錯，一定讀過拿破崙傳的。於是再望望自己大肚子，再摸摸自己光油油的黑頭髮，雖然開始有着不安的催促情緒，以後立刻就得意起來，下意識地用兩隻手插進了背心的左右兩腋下，「的確，人生得矮只要氣概不凡，尤其像拿破崙那樣，能夠挺出胸部和大……，我又不想做大皇帝，就像拿破崙，到了中年還同奧國公主結婚哩，而且還做着大皇帝哩。」

「是呀，」青年在笑着附和，「何況你又有這樣漂亮的烏黑頭髮，同拿破崙一樣的大肚子，……你就是禿了頭髮像老頭子一樣，肚子並不挺出，氣概並不軒昂，只要你有錢，女子都是淺薄的，近視的，你的錢包，是可以拿她們那肉體和靈魂，

巴黎升樓

一起換到你手裏來給你玩弄的。」

「生得再高些，也不過討女人的歡心罷了！何況我……」老曹是開始動了辯論高矮問題底感情了。但他究竟又是富有經驗的人物，對於浪費時間和金錢是決不肯的。於是他的理智又立刻起了反應：「我們不必再談那些不着邊際的高矮問題了，我問你，那常女士的父親，你真不知是誰麼？」

「真的不知，」青年對於老曹很鄭重地重新提出她父親是誰的問話，那樣突如其來，不由他不呆了一呆。

「她父親就是巴黎有名的中國骨董商，現在中國政府的老牌委員常鎮湖。在中國國內他當然很有勢力，在巴黎紐約，聽說都開着很大的骨董舖子。你為什麼不去向她聯絡聯絡，將來回國也可以不怕沒有好差使幹，」老曹這時格外真摯了那青年，「我看她方纔同你好像很熟的一樣。」

「常鎮湖原來就是她的父親。前兩天有人向我說，常鎮湖的女兒，現在在巴黎預備嫁給姓程的名外交家做後妻。那位外交家是已中年了，可是常委員女兒的眼光

很銳利，她自己雖還很年青，但她並不以年齡關係來作選擇配偶底標準。她覺得那位外交家是位非常的人材，於是就向父親表示，願意不顧年齡的差異，下嫁他。我當時聽到了，還同人家讚美過她。誰知道這位常女士就是那位常女士呀。」青年這時，覺得興奮起來，想站起來向雅室裏走去。

「慢慢的，我還有話沒有講了。老曹，你稍等會兒，我同你說了，你就去罷。」老曹又緊緊的拖住了青年捺在他身旁坐下，又摸摸茶杯覺得冷了，於是就倒了二半在痰盂裏，再拿茶壺裏的熱茶倒滿了一杯，放在青年面前。那胖胖的大腦袋，格外貼近了，「現在我們舖子裏虧本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以後假使沒有新份子加入，恐怕就很難維持長久了。方纔那位常女士的父親，是出名的富翁，假使能由他女兒向他說一句話，那麼投資到我們飯店裏來，是並不費力的一件事。正好你同她很熟，而且又是同過教室的，要是你去向她徵求，她一定不會拒絕的。至少，據我看來，她也得應酬你若干份。好，現在

社會：1·6……八九

就請你去向她說罷，你那沒有算完的帳目，由我來代你算清它好了。」

「我雖和她同過教室，可是，……」青年在躊躇着。

「可是怎樣？」老曹張大了眼，臉也拉長了許多，下巴又吊了下來。

「可是我同她的關係，……」青年又躊躇了一下，「只是一種極普通的同學交情，在經濟上從來也不會起過交涉。而且她的父親現在又不在法國，她就是答應我，但她父親是否能信任我還是問題。就是她自己，她父親能否信任她，也還是個問題呢，也許。……」

「你又來申明『道義之交』的理論了。老錢，我告訴你，像你這樣古板在這世界是要吃虧的，」老曹不等青年說完，就又笑圓了臉，用手掌輕輕拍在青年的肩上了，「我叫你向她請求入股，那無非就爲了你同她是有着同學的一點關係。但請她入股，那只是滙濱樓團體同她的交涉，並不是叫你代表滙濱樓去向她募捐或借錢，這種交涉是雙方合作的行動，假使滙濱樓賺

了錢，她同我們是一樣平分紅利的。至於你私人同她沒有發生過經濟關係，那我本來又不叫你去私人向她借錢，因此你們過去的歷史是怎樣，就更不必談了。還有她父親在巴黎的情形很熟悉，而且他還有古董舖子開着，商業上的信用，是築在利益本身上面的。他父親可以不信任你，甚至不信任他自己的女兒，假使我們滙濱樓可以有紅利給他，那他信任滙濱樓與信任你，比信任他女兒還要利害。所以你現在向她徵求，只是一種雙方中間人接洽一件事業的談判開始罷了。還有。……」

青年看見老曹說到這裏，又拿話頭停下來，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拿眼睛向青年望了望，臉上露出一種神秘的，但又似乎一種示意的笑容。青年等了一等，老曹仍是望着他微笑不開口。這使他覺得奇怪起來：「還有的是怎樣一種下文，爲什麼你說說又不說了叫人莫測高深？」

「好，我就同你說，」老曹喝乾了掉上那杯茶，再拿身體貼緊了青年，「還有的是你假使同她父親或他自己，因爲接洽

滙濱樓的股子問題，更接近了些，你就可以同她們引起了一種交情。現在她父親是中國政府的老牌委員，你能同她或她父親有了交情以後，回中國就不怕沒有好差事幹。現在多少在法國的留學生，都想因了她去認識她父親，只是沒有法子可以結識她，你爲什麼反自己坐失良機呢？」

青年這時的頭部，略向下低垂了些，接着在唇角上引起了一種苦笑。下顎咬得緊緊的，眼睛半張半閉，又用手指在鼻子兩邊同了嘴唇與下巴之間，上下用力地磨擦着。最後，又抬起頭拿胸都跟着挺了一挺，微笑着向老曹說：「好，我現在去看情形如何，假使能夠談到入股這問題，我就請她向她父親徵求同意。我對於飯店應當盡力之處，在能力做到的決不推辭。可是今天假使和她還不便談，就留到日後再說罷。」

「你只要相機行事好了。的確也不必操之過急，不然反得弄成僵局的，希望你努力罷。現在就請你和她談談，那帳目我來同你了理就得了，」老曹立起來向樓梯

走去。

青年點頭立起，走到雅室彈簧小門處，輕輕推了進去。

「常小姐今天點的菜，覺得味兒怎樣？」雅室只有她一個人坐着在吃，青年就叉點頭招呼了一聲。

「今天的鮮炒蝦仁味兒真不錯。請坐，默歌鏡。今天的公務已了理完了嗎？」她用手向對面空着的座位指了指。

「帳自己交待清楚，只等晚上有客來了再開始。這兩天常小姐可沒有去研究所作畫？」青年在她指定的座位上坐了下去。

「這兩天因為由美國到了幾位朋友，下午陪着他們到各處去參觀，所以只在上午畫木炭的人體素描，下午的人體速寫，已有好幾天沒有畫了。默歌鏡現在可常畫沒有？」

「我現在只有下午纔能去畫，有時客人散得遲了些，那我就只有『攔筆』了，」青年說這話時，帶了些苦笑。

「那我現在同你談着，尤其是『吃個不已』，可不是就會妨害你的正經工作嗎？」

巴黎升階機

？」她的微笑帶了很俏皮的姿態。

「現在也不止你一個客人。就是妨害我的所謂『正經工作』，」那拿了飯館的工錢，公事當然也就是『正經工作』。你能常來『吃個不已』，我們當小伙計的，也纔能那麼『吃個不已』呢，」青年說着笑着，一面習慣地捺他頭上新燙的頭髮，「今天的帳目，我不是同你說已清理完了嗎？你同其他客人的款子，現在已有人替我繼續結清的。」

「默歌鏡今天下午還去畫速寫嗎？」  
「今天下午我有些頭昏昏地，想不去。」

「……」  
「常小姐今天為什麼只有一個人來此地？令親們都沒有回來？」青年又想出了一句話，想打破那將沉寂的空氣。

「就是那些美國的朋友，陪着他們在一起天天玩着，所以就脫身了，」她一面用着挾着一塊蝦仁在嘴裏輕輕地嚼着，一面答覆他，「我這兩天也陪着天天上法國館子吃東西，吃得我有些討厭起來，

所以今天就一個人上此地來換換口味。我想今晚同他們一起來此地嚐嚐巴黎中國飯店裏小菜的滋味，究竟比美國舊金山中國飯店的滋味如何。」

「榮幸得很」青年微笑着，「我們小伙計就不怕不『吃個不已』了。常小姐以前到過美國不曾？」

「我以前第一次到美國，那時還很年輕，只有五六歲。前三年我回中國，再到法國是由美國來的。」

「我聽說美國的中國酒館，比巴黎的中國館子要大得多，是不是？」

「那邊的中國館子很多，資本也很大，所以局面也就多數是很大的。默歌鏡假使有興會，不妨去美國玩玩。」

「常小姐那邊認識的熟人很多吧？」  
「我有很多親戚朋友住在那邊，假使默歌鏡要去，我可以替你介紹，他們一定會陪着你四處去玩的。」

「美國用的錢，比法國要貴得多吧？」青年不經意地問了一句。

「好像是吧？因為我進出都是他們陪

社會 1.6. 九一



着一起玩的。」

這時雅室的小門，給一個戴呢帽的青年推開，一看見那坐着的青年，就搶着和他握手，「老錢，好久不見了。」

「呀，老張！幾時到巴黎的？」他立起來和他握手，「我們到外面去談吧。」兩人向她彎腰點了點頭，關上門退了出去。

「懷谷，我們到魯森堡花園附近的咖啡館去談談罷，」姓張的青年手裏拿了帽子，一面向飯店門口走去。

「囑順你在里昂的博士文憑可解決了沒有？」懷谷在黑漆櫃檯上面的衣架上拿下了一頂黑呢帽，一頭走一頭問着，「這次到巴黎來預備住得長久些吧。」

「這次到巴黎預備多住幾天，關於文憑問題，也就想在巴黎多買些參考書應用。噲，老錢，我問你，……」已走出了飯店門口，囑順又靠攏懷谷身邊，帶了笑容低低地問，「方纔同你在雅室裏談心的中國女子，風韻可着實不錯。老錢，我真佩服你，一到巴黎就又找到了愛人。你在里

昂的那位伊鳳，她看見和你認識的中國朋友，總問起你在巴黎的消息。她說你一封信用都沒有給過她。她越來巴黎找你，可又不知你在巴黎的住址。老錢，你對她的手段，我們終覺得不免太辣了些！」

「我對待里昂的那位伊鳳，在你們不知底細者看起來，當然會覺得我在玩手段，而且是很毒辣的手段吧？其實，她對我的戀念，正同你們所想像的完全相反，這唯有葉重穆老先生纔能知道那實情，現在葉先生在里昂的近況如何？」

「他老先生還是天天由山上學校裏，跑到山下咖啡館，走起路來總是那樣跳跳躍躍的。談起話來，有時高興非凡，笑得前仰後翻，有時又顯得牢騷滿腹，真有天地雖大，奈無地容身之慨。有時做些憑吊殘蹟的詩文，好像一位十足的名士，有時又嚷着國家事不可為也的憂國之士。我想到他就覺得有趣，又覺得像 *Don Quichotte* 那樣的滑稽得很可憐。他這次來法國，聽說已是第三次了。」

「我對於葉先生，」懷谷很正色的說

，「雖然覺得他的理想因為太高而難以實現，可是他對於現實並非是不能認識的。他曾在中國北方辦過報館和學校，在南洋的菲列濱組織過工會，領導過華工向美國政府反抗不平等待遇。……」

「什麼？他老先生還在菲列濱組織過工會嗎？」囑順吃驚的程度，表現在臉部上，顯得比懷疑還利害。

「是呀。所以他不但對於國內的那般老牌委員老爺都是舊交，就是他在南洋的名聲也很大。在南洋住得稍久的華僑，多數是認識他的。而且對他的人格都很尊敬。我不但尊敬他不混在政界裏去犧牲人格，他那待人接物的一種誠意，在我們全國，也就很難找到的。所以我直到現在，還是當他老師那樣敬重他呢。」

「他以前在國內教過你的嗎？是什麼課目？」囑順問得很隨便，「他以前是研究什麼的？」

「他研究過社會經濟同農科，以後研究過哲學，最後纔專攻文藝。我在國內曾聽過他的藝術概論一課，」懷谷也很隨意

地答覆着，「最早他是在保定軍官學校學陸軍的。」

「那他還是軍人出身的呢。怪不得他立直了，或在走路的時候，氣宇很軒昂。大難生得好像很瘦，但頗有堂堂不凡的風度。」

「那同懷谷這道時已走到了一家咖啡館門口，他們推門進去，露順在坐上皮椅之先，又補充了一句：『葉老先生平時常談起你，我這次來巴黎，他還叫我代為問候你呢。』」

「謝謝，」懷谷的腰向露順稍彎了彎，「你回里昂見了葉老先生的面，也勞你替我代為問他好。」

「可以，」露順一面答覆着，一面向侍役招了招手，「老錢，你吃什麼？」

「我來杯 Crème 好了，你要叫什麼？」

「那就叫兩杯 Crème 罷。Garçon。」

露順又向侍役招呼了一聲，伸出食中兩隻指頭，「Crèmes。」

「老張，里昂有什麼中國方面來的消息沒有？」

巴黎升平樓

「那莫非是老的學生回國，新的學生出國。老榮同老林他們預備到巴黎來，老汪則預備下個月回中國。」

「這些我都知道了了，還有什麼旁的新聞沒有？」

「最有趣的新聞，在里昂當然就是同伊鳳的關係了。」

「其實也平常得很，」懷谷聳了聳肩膀，「有趣什麼？」

「老錢，我正要問你，你對伊鳳用了什麼手法，會使她對你那樣傾倒？」

「她簡直像發狂地在懸念着你呢！前幾天我碰見她母親，她說她女兒以後非你不嫁，假使你不同她結婚，她說以後就預備進修道院去做尼姑了。我以後同人談起，終佩服你這位藝術家的手法，可的確高明得使我們不得不吃驚。據你方纔說起來，又似乎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段似的，我現在倒要討教討教。今天的咖啡，就算我來報效，可否將秘法略示一二？」

「那有什麼了得，而且會使你們那樣吃驚，真反使我奇怪起來，」懷谷看見露順

那張胖胖的臉，小小的嘴唇，望着他自己笑得很有趣。眼睛張得大大的在等他的回答。他也笑了笑，順手又擦了擦頭上將要發起來的頭髮，「我以前租住在她家裏，因為學法文和講話，就同她接近起來。後來常在一起，她就動了感情，有意無意間向我作種種的表示或暗示。我因為初到法國，一切不敢魯莽，就去請教葉老先生。誰知這位葉先生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人物，他就竭力慫恿我進行。而且還說，沒有勇氣是要給她輕視的。你想，我常常同她接近，那會不起肉體上衝動的可能。而且再一想到葉先生的說話，格外不敢軟弱。那時真滑稽，覺得自己勇氣，進退就是有關國體的一種結論，於是就由親手要求，進而至於拖腰撫胸。……」

「不錯，這就是你這位藝術家高明的手法了，」露順笑得張開了口，斜着眼睛望着懷谷，「豈真不淺啊。」

「這是你覺得藝術家討便宜的地方吧？可是真的要享受藝術，那日後就得使你們法學家感到棘手問題，連着就那樣

「產生了的？」懷谷也嗚子口咖啡，將下巴咬緊了一下，「她不論你撫摸任何部份的要求，都能答應，唯有嘴同嘴接吻，或最後一種肉體的關係，她就提出了條件，那就是結婚。我對於結婚，始終覺得是很滑稽的一件事。可是我決不願騙她，於是就向她說明做不到，而且我也不願騙她，假使她一定要結婚，我就寧可不進行。而且請她以後就止於友誼的一種關係好了。後來我向葉老先生說起這件事，我認爲開始就不敢進行，這也是也許有與國體的，但因爲自己偷個一時肉體的滿足，而放棄了信用不顧，這在國際上是更失體面了，因此我就表示願意退步。」

「了不得，勸勸就是國體問題，將來做起公使官來，一定可以替中國大爭體面呢。」葉順的眼釘住了懷谷在笑。

「葉先生也覺得我做的很對。我那時一方面既沒有結婚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怕日後法律的麻煩，因爲我做事最喜歡是負責任。對責任我的確是感到很有興趣。我覺得沒有負責任的興趣，做事也就不

會有興趣了。誰知這位法國姑娘，她對我的訂正計較，格外引起了她追求的熱情。她同她母親說，像我錢某這種男子假使都追求不到，旁的男子也就此絕望了。因此就使你聽到了什麼「非我不嫁」以及「進修道院」的許多說話了。」

「你以後就永遠不結婚了嗎？還是要找到相當的對象纔有結婚的要求？假使你現在理想中可結婚的對象，可說得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以後我們也可代你物色一下，至少也可省得你少費些力，或則少鬧幾次冤枉的帶下滋味。」

「我同你想像的結婚對象正相反。我要她果次拒絕我，在我，則非追求到手不止。我爲什麼不要結婚？假使我忽然在一旦靈感衝起來以後，我就要不斷地向她下跪，而且非她叫我站起，我決不立直腳。」

「佩服，佩服！連結婚的對象，都要由靈感中得來！」真不愧爲天才的藝術家。「葉順格外笑得輕輕地鼓起掌來，「我問你，老錢，方纔那位中國女郎，你向

她跪過多少次了？」

「不要糊說，她就是中委常繼湖的女兒，未來外交總長底太太，我老錢可沒有這福氣去向她下跪。」

「你這就值得同她聯絡聯絡，爲將來位置計。」

「這就是你在研究的國際公法呢？還是國際私法？」

「她的模樣兒雖很嬌小，可是的確很美，很清秀得可以。」

「她雖長得很美，可也很聰敏。架子尤其大。在展覽會裏看畫，總拿着一對有柄的金邊眼鏡，學着貴族太太的模樣在畫前走來走去的看。望見！熟人也帶理不理的向你望上一望。我有一次給她氣得不行了，想從此不再招呼她了。」

「老錢，今天晚上八點鐘，中華藝術家聯合會在聖米歇爾咖啡館開會，請你準時出席。」一個三十來歲的人物，送了一封公函給懷谷，點了點頭就又走出了咖啡館。「多謝，我一定出席。」懷谷也就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向那人揚了揚手。



## 給表妹的信

中條百合子作  
康白珊譯

澄子表妹！

你好嗎？今天我和湯淺君兩人，從一個很珍奇的地方回來，趁還沒有忘記，把所見的事情寫給你吧。我們是參觀了「兒童之家」呢。

你知道蘇聯有所謂「兒童之家」這件事嗎？沒有母親的兒童，或者有母親而因種種的原故，不能一塊兒生活的時候，蘇聯有個叫做「兒童之家」的東西，你把子女送去，牠給你穿，給你吃，給你教育到十八歲，有一技之長，能夠賴以自立為止。這就是兒童之家了。

在十五年以前，蘇聯推翻了布爾喬亞的俄羅斯，建立新的社會的時候，許多工廠戰士，死在赤色戰線中。接着不久，又流行了一次慘酷的傷寒症，也死了不少的

給表妹的信

人。因此便遺了很很多的孤兒。

蘇聯因為要把這些孤兒，育成一個個「勞働手」，由國家支出很多的經費來組織「兒童之家」。「兒童之家」就是這樣開始的。

現在像莫斯科這樣的大都會和各鄉村，都有一個以上的「兒童之家」。後來「兒童之家」也漸漸又有了各種類別，分為教育，像日本所謂不良的少年浮浪兒的「兒童之家」，和孤兒的「兒童之家」。我們所訪問的是沒有母親的蘇聯的兒童們生活着的「兒童之家」。

我們從市的中心向着東面去乘電車。把格勒林的舊城壁與了一個圈子然後橫過菩提樹下排着櫻子的公園，電車漸次向着有許多工廠的區域前進了。

再過去一點，就到莫斯科第一「鋼鐵」，大金屬工廠的工廠區，我們是在這近邊下電車的。

手裏拿着寫了地址的紙片，眼睛不離望着拐灣角向右面再向右面的在靜穆的路上走。（莫斯科的每個轉灣角的壁上都有個牌子寫着街名，你望着牌子去找就成了。）

走了好一會兒，在左側有個「母子的健康顧問處」的招牌的建築物，再隔西三家就是「五一兒童之家」了。

看樣子，這建築物是從前那一個布爾喬亞住的，正面并排着圓柱的大屋子。現在用板障圍繞着，進門也在這裏。

我們一直走進去，門口有許多結着紅領帶的可愛的少年先鋒隊的青少年少女們，

齊聲歡喜地：

「啊！來了！來了！」

他們走前來問我們：

「你來了嗎？」

「你好嗎？從日本來的作家們，就是你們吧！」

「我們接到電話才曉得你們要來呢。」

「啊！請你們在這裏脫外套吧！」

我們的周圍，忽然滿給十歲至十五六歲的少女目光奇異地圍繞着。其中有一個人「那末，我去告訴安娜·多美特麗華娜去」的說着就跑到裏面去了。

靠門的左手邊，好像就是安娜·多美特麗華娜先生住的地方，窗門上點綴着花瓶等物。

一位年紀恰當孩子們的祖母的女先生，頭髮雪白地，面色很健康的走出來：

「啊！孩子們等你好久了，爲什麼來遲了呢？」

「因爲莫斯科是個大都會，你住了三年，恐怕也會走迷路的。」

孩子們突然笑起來，老太婆先生也笑着說：

「好吧！請到我們這裏來一塊兒吃午飯吧！吃過飯然後……」

她周圍看了孩子們一轉，問道：

「今天誰是文化委員？」

「是我！」

「我也是的！」

「愛玲娜也是的！」

「那沒，你們三個好好地領客人去參觀，說明給客人聽吧！回頭有什麼質問，讓我來答覆啊！……好！請慢慢的參觀啊！」

「澄妹！這和日本的孤兒院大不相同吧！」

蘇聯的學生，從小學起，一直到教養

成用自己的力量去管理本班的事務的，不是那所謂級長的高材生，像替先生的小支店做事一樣。他們由一級的今體輪流選舉文化委員，衛生委員，學務委員，一切事情由委員們去負責。這些委員們，和大家討論一切事項，

從學校的喝茶處，洗手間的清潔，一直到整學期的課程問題，譬如說，本學期的某種課門應該怎樣選等等，他們都先討論好了，然後再和先生討論決定。

「兒童之家」自然也是由各種的委員管理着「兒童之家」的日常事務。

却說我們混在活潑的孩子們中間，陸陸續續走到飯堂了。

一張張長木椅子旁邊，擺滿帆布椅子。大家順着學級坐下來，年少的坐在前面。有一張方桌子，上面很清爽地陳着許多鉛盤和湯匙等食具。

我混在頂年幼的那一級的孩子們中間坐着，孩子們都望着我，我也望着他們，於是互相笑起來。——沒有一點隔閡，非常舒適。

不久，兩個司飯的孩子捧着一個大鍋，送到方桌上，熱氣騰騰的開到很夠味的香氣。

別的司飯的孩子們，開始把湯盛在鉛盤裏，順序送到各人前面。正在這個時候，剛才那位白髮的女先生

生走進來。

「孩子們！請你們靜一靜，聽我說幾句話啊！」

熱鬧的騒音，忽然沉靜下來。

「今天，不曉得誰把皮球碰壞了地下室的玻璃了！」

「啊！要挨罵了！我正以為一定像我們在小學的時候那樣，聽到先生嚴厲地說——誰弄壞的到這兒來！可是，在蘇聯，却不那樣先生靜靜地說：

「——固然我知道是一時粗心地弄壞的，我相信是如此，可是，孩子們呀！那片弄破了的玻璃是很厚很厚的，是特別爲着地下室製造的，真可惜，把那個東西弄碎了！」

「我們一定要再買過一塊新的，可是，那樣一來，並不見得容易呀！第一，我們要費很多的錢才能夠買到手。再第二，你們都知道，現在蘇聯行着「五年計劃」。現在莫斯科正建築着許多許多的工廠和其他建築物。而且這些建築物也正需要大量的玻璃。所以莫斯科的玻璃生產額，是

給表練的體

剛好夠分配不處的必需的。（註）一塊那樣厚的玻璃，恐怕現在不能馬上得到了。

「我們暫時摸過一塊普通的玻璃吧！可是，那是很薄的，比以前更容易弄壞。

「請你們以後更加要小心啊！地下室的玻璃，如果弄壞了，雪和雨水都會侵進來，這個屋子就要受很大的損壞了，你們曉得了吧！」

於是孩子們齊聲；

「是！曉得了！」

註：蘇聯的各企業生產額，都是按着需要組織的生產的，比如文化委員會決定出多少書紙企業便生產多少紙，建築生產品也是一樣。

「是！曉得了！」

「是！曉得了！」

馬上，大家又很快活地開始吃飯！吃過了湯，又端上雞肉煮的洋山芋。

一邊吃一邊談話——

「你們都是童子軍（少年先鋒隊）嗎？」

「是的，可是也有一個不是童子軍。」

「爲什麼？」

「他不過前幾天到「兒童之家」的，還沒有屬於童子軍。」

「先生呢？除開安娜·多美特麗華娜以外還有誰？」

「還有一位。」

「啊！你還沒有會過我們的多烏霞嗎？」

「多烏霞在這位客人沒有到以前，已經看麗若麗亞去了！」

「麗若麗亞是誰？」

「也是住在這兒的小孩子。他因爲生病，住到醫院裏去了。」

一個比較大一點很鎮靜的少年說明給我聽：

「我們讀書是在學校裏，一切事情由委員會去幹，所以祇有一個指導員也很行了。」

吃過飯，我們就參觀「兒童之家。」  
剛才那三個值日委員和我們，還有一些今天沒有事的孩子們也跟着上二層樓。

「這兒是女孩子的寢室。」

房門是開着，室內豁然開朗，日光注射着。窗門外面，看見白樺的樹梢。四面都掛了五張用毛布鋪得很齊整的鐵牀。

還有一張比較小一點的牀，再前面是一個大廳。布爾喬亞住着的時候，這兒恐怕是個跳舞廳了吧！現在已經掛着刺刺的肖像了。地板是用種種木材砌成圖案花紋的。

「我們時常在這兒集會的。」

通過這個大廳，是男孩子的寢室。這兒也收拾得很整潔。不過，也有些凌亂地把半個枕頭露在毛布下面的。孩子們一看見了就大開其玩笑。

蘇聯是真的男女同學。不單在學校的教室裏同一張桌子一塊兒用功，在宿舍也不過分開屏風而已，同是在一個建築物裏的。大學也是這樣，所以他們都互相知道彼此的性格。就算你在學校裏很聰敏

地去用功，然而你平常不大檢束的話，彼此都很快知道你的缺點了。男孩子女孩子同在一起，又可以不愁寂寞，又可以互相勉勵上進。真不愧為蘇聯啊！

從二層樓又一直回到半地下室了。這兒有廚房，浴室，洗衣間，縫紉室。

司飯的少年少女在那裏幫助一位肥胖的女廚司洗鋤盤子。女廚司一邊指導那些活潑潑的濕着手勢懶着的孩子們，一邊問我：

「如何，你對於蘇聯的少年先鋒隊覺得怎樣？不是腦袋裏光曉得道理的吧！他們不是都有一雙為勞動的小手嗎？」

的確是的。澄珠！還有一件事告訴你，讀你歡喜歡喜。

你不是時常很不平的說，「如果我是個哥兒，也就是說，我是個男孩子，用不看去做家裏的瑣事而出去玩耍了」嗎？告訴你！蘇聯沒有這種情形的。蘇聯決沒有誇耀自己是個男孩子的。大家不能不去做的事情，是由大眾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一起共同去幹。

洗衣服，縫衣裳，似乎這都該是女人做的事，可是蘇聯的少年先鋒隊，男孩子也做這種工作。

他們的辦法很有趣。

雖然同是十三歲，男孩子的十三歲總比較有力一點，所以，這個「五一兒童之家」把熨衣服的工作交給男孩子去做。

沒有趣味的縫工，就由比較大一點的女孩子去做。我們走進縫紉室的時候，有五六個女孩子，在那裏檢查襯衫的鈕子。落掉的再從新給牠釘上。

我們又回到進門旁邊的會客室了。裏面佈置着鋼琴，壁報，和不久以前匈牙利青年團來訪問的時候，大家一起拍的照片，盤花等等。

我和那些在角落裏讀書或者做功課的少年先鋒隊談了很久的話。

他們很想知道日本也有少年先鋒隊沒有，問了我好一些事情。

「日本的學校是怎樣的？」

「也有「兒童之家」沒有？」





## 楊小姐的人生觀

紫·蘇·

這是小小十年中的一幕短劇，不，也許祇是七八年吧。

那時陸先生還在漢口。有一天，他跑到戲院裏去看戲；偶然抬起頭來，却見西邊的包廂裏，坐着一位女郎；鵝蛋般的臉龐兒，水汪汪的眼睛，襯着兩道細眉，正好似畫出來的美人兒一般嬌豔。她穿了一件玄色的軟綢旗袍，鑲着白色綵子的滾邊，越發顯出她的面龐和粉嫩玉琢的一樣；那縫工又似故意把衣袖製得短短的，別使她一雙富有肌肉美的手臂，埋沒在那袖底。她一面瞧着台上的表演，一面又呼着紙烟，輕輕從那朱唇裏噴出圓圓的烟圈來；一會兒又和她同坐着的另一少女笑談着，在嫵媚中帶着幾分嬌恣。陸先生眼不轉睛地望着，迷迷惑惑，幾乎失了知覺；連那聒噪的鑼聲鼓聲，都充耳不聞，禁不住暗自喝采道：「這人真漂亮啊！」隨即回過頭來，對他的朋友說：

「你瞧那女郎多漂亮，可不知道她是誰？」陸先生指點說着，兩眼又好被磁石吸住了，一動也不動。

「哦！你連她都不認識嗎？她便是鼎鼎大名的楊小姐。」朋友很興奮地告訴他。

楊小姐的人生觀

「誰？楊小姐，我可不知道，她家裏在做什麼的。」  
「她家裏做什麼，我可不會調查，她自身却是一個做生意的伎女。」

陸先生聽得伎女兩個字，好似很失望；又好似很憐惜，以為這樣一個可愛的姑女，怎麼會去幹那非人的生活。但他的兩道目光，還是向那包廂裏瞟去，覺得她要不是賣淫的女子，決不會這樣地賣弄風騷；又覺得她雖是一個可鄙的女子，却還是一個可愛的女子，出賣肉體，雖然是件卑鄙的事；可是舉世滔滔，連靈魂都出賣了的人，也多得很。她當然是為生活壓迫，不得已而出此，不似人們在為富貴榮華而出賣人於靈魂。那麼又何必去厚怪了她呢？陸先生這樣想着。

「你可和她認識嗎？」

「不，我不認識她；不過我知道她是個紅倌人罷了。」

「不能更知得些嗎？」

「當然，還可以告訴你多一些關於她的事，聽完了戲再說吧。」

「你就很簡單地說一句好了，別賣什麼關子；吃點心的東道，當然由我來。」陸先生苦苦的央求着。

那朋友却不理睬，舉着茶杯，慢慢地呷着，眼睛却對着台上瞧，似乎不會聽到陸先生的話。陸先生又催促着：「你說了罷，快說快說。」一壁用着肘子向他推着，他被迫無奈，才放下茶杯，對陸先生微微地一笑。

「你爲什麼這樣迫切地問着，我倒要問你，但我所曉得的，却也多得不。」

「問問而已，並沒有什麼意思和企圖，你知道多少，便告訴我多少，比一點都不知總強些。」陸先生帶笑說着。

「這是一個以出賣肉體爲活的女子，這是你所已經知道的；她是以出賣肉體爲活中一個大紅特紅的紅倌人，這也是你所已經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便是會有一個姓什麼的公子；他老子是在湖北做官的，家裏有好幾百萬家私。公子們到人間世來的唯一任務，便是徵歌選色，尋花問柳。他既是個公子，當然也要這樣地一替天行道。」所以他吃飽了飯，無日不跑堂子；姑娘們也無不認識了他。他自從見到這位楊小姐之後，便好似泥菩薩跌在湯裡裏，渾身都酥化了。滿想把她討回去，做個金屋裏的裝飾品，身價銀出到三萬塊錢，可是楊小姐却一口回絕了他，無論如何，總是不肯答允。……其他，連我都還沒會知道，恕我不能再報告下去了，抱歉得很。」朋友說到這裏，自己也覺得有些好笑起來了。

陸先生聽得靜氣，豎長耳朵聽着，以爲總可聽到關於楊小姐

身世的一些消息；却不知朋友所說的，祇是這麼幾句話，未免失望，便也不說什麼。冷着面孔，強作在看台上的捉放曹。

「哦！我忘了，我還能再報告兩句。」那朋友知道陸先生心裏不高興，便又用話去打動他：「她現在和一位騎師打得很大熱，聽說騎師的生活，都是由她供給的。此外，我可對天發誓，我實在不能再多說一句了。」

陸先生也不禁撲哧笑了起來。

到了散場時，陸先生還在對那包廂裏望着，捨不得走。那朋友便拍着他的左肩道：「報告不周，點心也不敢叨擾，我要先走一步了。」說畢，便聳一聳肩，攢一攢眉，戴上帽子走了。

陸先生回去之後，躺在床上，把他腦筋裏所得的印象，重復搬演一遍；又參以朋友的話，仔細一研究，覺得楊小姐確實可愛；但自己還夠不上愛她。便也死心塌地，不去胡思亂想，呼呼地深入睡鄉了。

X X X X X X X X

過了兩年，陸先生在漢口失意而回上海，很是潦倒，閉門家裏坐，連朋友也懶得去看。有一天，在澡堂裏出來，恰巧遇到幾位同學，要他一同上舞場。他想反正都是無聊，那麼到舞場裏去坐一回，也有何不可？便和他們一起走到西藏路一家附設在旅舍裏的舞場。這時，場裏人頭擠擠，充滿脂肪的氣息。那幽澹的燈光，幻作淺藍色，全場好似籠罩在朦朧月色底下。他們一起五人，便找了空位坐下，自有侍者過來招待，陸先生却要了一杯咖啡

，邊囑邊張望着。過了一回，却見一個摩登女子，和人在樓舞着，從他面前，如驚鴻一般地掠過。他覺得這人很面熟，可是却又記不清在那裏會見過她。冥想了一會，總是想不起，便指點着詢問他的同學，才知她是楊小姐；是他在漢口時所見的那一位姑娘，怪不得很是面熟。她現在却是上海的著名舞星了；但不知她爲什麼會到上海來做舞女？雖然，舞女和伎女，也不見得有什麼等級的相差；可是她能成爲一個紅倌人，又能轉變爲著名舞星，簡直是無往不利。不，做女人總比男人容易找出路；於是他又深深在羨慕着，暗歎自己的命運太不如她了。

陸先生忍不住，便把她在漢口時的情形，約略報告幾句；同學們便慫恿他去和她跳一回。陸先生也不免有些心癢癢地，幾次三番站起來，拍拍衣服，好似要上戰場殺賊一般的鼓着勇氣；那知總是被人捷足先得了。

終於機會也輪到陸先生了，陸先生在燈光轉變之中，音樂才要吹奏的一霎那，便已似衝鋒般衝到她面前了；點着頭，微微的一笑，又伸着兩臂，那個樣兒倒似小孩子要媽抱。她瞅了陸先生一眼，見他是個生客；然而來者不能拒，便也站起來伴他舞着。陸先生握着她那軟綿綿的手指，攬着她那細腰，一陣陣的幽香，直撲他的鼻觀，他幾乎陶醉了，連所要問的話都忘記了。

「楊小姐你是幾時離開漢口到上海的？」陸先生按捺着跳蕩的心發問。

「沒多幾時，你怎麼會知道。」

「那時我也在漢口，並且還見過你。」他很得意地說。

「哦！你在那裏見過我。我可記不起了。」

陸先生便把看戲的事說了一遍；還談及一些漢口的情形，楊小姐便也敷衍了幾句。陸先生很是感覺到興奮，正要談開下去，可是音樂却已停止了。

「這姑娘真不錯，大家應該替她捧捧場呀。」陸先生回歸原座之後，很是得意的說着。

「老實對你說吧，我們都是楊家將，還勞你說嗎？」一個同學很傲慢的回答他。

「那麼我們都是同志呢。」

陸先生並不懷着什麼妬忌的念頭，覺得同志總是多一個好一個，這是化錢的玩藝兒，決不會有什麼權利衝突的。並且陸先生還是一位機會主義者，他正利用這班同志，在捧楊小姐，便時常隨他們去跳舞；也會跟着他們上過楊小姐家裏，楊小姐也一視同仁的招待他，給他糖菓吃。祇是他還不能如何去利用同志，來造成他個人的崇高地位罷了！也正因此，陸先生便覺得這樣跟在人背後跑跑；自己實力又不充足，是不會得到什麼優越權利的，便也慢慢地灰心，不再在她身上轉念頭了。

× × × × × × × × × ×

又過了六七年，陸先生還是流浪在上海；可是楊小姐的名聲，也已漸漸不聞，後來連她的影子都不見了。陸先生自然也沒有那些閒情逸致，去關心這件事；所以也不去探問楊小姐怎樣了，

是否還在上海，或尚在人間？一天晚上陸先生走過永安公司門前，瞧見櫺櫺內陳列的蠟美人，姿態很是曼妙，不禁便站定賞鑑着。忽聞一陣高跟鞋的窸窣聲，由遠而近，他下意識地抬頭一望；却有一位姑娘，從他身旁擦過，他暗自奇怪，「那人不就是楊小姐嗎？」他再看時，那姑娘已走到轉角處，正向一個行人在兜搭着，後邊還跟着一個姑娘。「不是她吧？她決計不會墮落到這種田地，這是出賣肉體者的行徑。」他一壁想着，一壁還是很疑惑，便連蠟美人也無心觀看；故意走到她身旁，偷瞧了幾眼。又走到對面馬路水門汀上站着，越想越是她了，決不會錯誤的。她的模樣兒，還和從前差不多，不過面色憔悴一點，沒有以前那麼娟美罷了。再看她的裝束，也很村俗；尤其是那雙絨絨高跟鞋，還洒上幾朵閃光的紅花，這就分明不是一般女人所喜穿的了，何況，還有姑娘跟隨在左右，當然是在做野雞無疑了。陸先生從這些上，證實了他的猜測是不會有誤的之後，不禁怔着暗想：「她怎麼真的墮落到了這般田地！」

這時，她慢慢地扶着姑娘，跨過馬路來，陸先生怕和她見了面，將使她窘得無地容身，便走開了，走到馬路中間等候電車的石階上。但兩眼却還向那邊打量着，見她走到烟紙店的櫃前，買了三支紙烟，一枝含在嘴裏；餘下的二枝便塞入那件深灰色的大衣袋裏。陸先生想起她從前非某種舶來品香烟不吃的一幕，又深深歎了一口氣。但她却似乎很從容的深深呼着紙烟，舉起食中兩指，夾了紙烟；又換上拇指將中指輕輕地彈去烟灰，嘴裏的烟霧

，却還似在漢口看戲時那麼噴着連環的圓圈兒。她似見到陸先生了，便很急促的走到馬路上，向陸先生望了一眼。

「你不是陸先生嗎？」

「是啊，原來是楊小姐。」陸先生不及避開，祇得硬着頭皮和她晤談。

「多時不見了。」

「是啊，多時不見了。……」陸先生真不知和她從何說起；又不便怎樣盤問，祇好隨聲附和着。

「……」她也是覺得無有話說。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陸先生想好了一會，才想出這是一句應該詢問的話。

「在三馬路民慶里×號，樓上西廂房，有閒請來坐坐。」

「好，……過一天我來望你，再見吧。」

陸先生正說了一個好字，却見那姑娘慢慢地走近來。他怕被姑娘拉住了不成樣，便忙說再見；恰却有輛電車停着，便也不問是那一路的，很倉皇地跳上車去，楊小姐却還招手對他說：「明天來，我在家裏等你，我還有話對你說呢。」

陸先生到了家裏，暗想「她如此墮落，真是可憐。但她從前是我愛不上愛她的人，現在我又夠得上可憐她嗎？我又有什麼力量得去可憐她？也許在力量所及的，便就替她盡點力吧。她明天要我去，還說有話對我講；講什麼，還是不去吧，免得多麻煩。天下可憐的人多着呢，我自己便是一個可憐人；又有誰來可憐我

，……但她不知如何會如此的墮落！」

到了明天晚上，陸先生因為要曉得她何以墮落至此，便又覺得去看看她也何妨。但孤零零前往，總不免有些胆怯，便拉了他的朋友T君同去。好容易在民慶里找到了X號門牌，在大門上碰了一會，却無聲息。便兜到後門，用手一推，門却沒會門着，呀然開了；可是裏邊黑越越地，不見一些光明。陸先生呆着不敢向前，倒是T君搶上一步，摸索而進，陸先生便也緊隨着走上了樓，但並無人注意到。到了樓上，也無燈火。T君便故意咳了一聲嗽，却還無人詢問；便又摸到西廂房，門可沒關，探頭向內張看，原來是把廂房隔為三間小室。後面兩間，並沒上火；祇是前面的房內有些燈光，還見一個老媽子在那裏收拾什物，T君便高聲問道：

「楊小姐是住在這裏嗎？」

「是的。」那老媽子放下了她的工作，露出一些笑容招呼着。

他倆便從那條堆置着鉛桶腳盤掃帚的夾弄裏，走入前房。房內靠板壁處，安置着一張半床疊着兩條已褪了鮮明顏色而染着斑斑污漬的綢被。床前的梳粧台，那漆色已是由黃而變白；還有不少茶杯印痕染在上面。一張桌子和幾張椅子，都露出頹廢的狀態，衣櫥的玻璃也已殘缺了；還有一張沙發，更是臂彎腿折。從那二十五支光的電燈下看來，這一室之內，一切東西，都好似在陰霧之中，愁眉不展。陸先生想起她以前住的地方，不勝感慨。

「楊小姐那裏去了？」T君先問着。

「她在……，我去叫她來，你們請坐一回。」老媽子匆匆地

去了。

陸先生便向沙發上坐下，那沙發却在沙沙地作响；陸先生却默然無言。T君便也坐在廳口的椅上，向陸先生扮了一個鬼臉；陸先生祇是搖着頭。

隔了二十分鐘，她還不會來；老媽子也不見，他倆等得很焦急。

「我道是誰？原來是陸先生。」

楊小姐跨入門，便這樣嚷着；一壁卸下她那件灰色大衣。她的態度，似乎很疲乏；却又裝出很高興的神氣，跳到陸先生面前，望他身上一坐，陸先生便覺胸頭卜的一跳。她迴過臉來，和T君招呼了之後，又指着陸先生的臉道：

「你倒胖了，近來可好？」

「好什麼？還不是和從前一樣的潦倒。」陸先生搖着頭：「你呢？」

「還好。」

「還好？」陸先生不禁反詰着，帶一些感歎的口吻。

「我倒忘了，怎麼茶也沒有一杯。」說着，便站起身來，在熱水瓶裏倒出兩半杯微溫的開水，端給他二人；又到門外吩咐老媽子去買香烟。

「別忙，我們都不抽烟的。」陸先生告訴她。

她回身在T君左旁的椅上坐下，對陸先生笑着。

「你笑什麼，有什麼使你覺得可笑？」陸先生在諷刺她，她

還是在笑着。

「你很幸勞吧！」T君也發問了。

「倒也沒甚幸勞。」她很從容的因答。

「每夜要什麼時候才回來？」

「十一二點鐘，一二點鐘，都沒一定。」

「那不是很辛苦嗎？」

「我是熬夜慣了，那倒無所謂。」

「你在這裏多少時候了？」

這時外邊有人在喊她，她不及回答，便走去了。陸先生却對

那壁上的彩色畫片呆望着，似乎不忍聽她的談話。

隔了好一會，她才重新進來，臉上還是露出微笑，好似要說

什麼話；而又囁囁不便開口。T君早已看出情形，便假意對陸先

生說道：

「時回太晚了，我們又不能回去，便在這裏借乾舖，坐談一

夜，待天亮走好嗎？」T君又問她：「這裏……」

她小聲說了一個手勢。陸先生本是想着那天個人的態度而來

，今日她這不足惜不可活的人，益覺立不安，那裏在此處極

一會；正要再談，T君已將一張五元的鈔票，遞先生無奈，而

再由他去了。她小聲接過鈔票，再將那張鈔票遞與陸先生，

遞與伊，又低聲對耳來說了兩句話。

老媽子的香煙買來了。她便抽出一枝，坐送到陸先生面前，

陸先生望着煙香，他又授給T君，也說說「不吃。」她笑道：

「你們都不吃，我自己吃。」便取了火柴，燃起煙，接着又打

了兩個呵欠。

「你倦了嗎？」T君問

「不，……我們來床上躺一會罷。」她低地站起來，走到

床前將被摺成披髮形，於在裏床，將枕頭移上；又復俯身在櫃下

，摸出兩包東西來：一包是雙方的雪花膏，瓶蓋上用兩根銀絲

穿成兩個耳環。蓋的中央，打了一個洞，裝着一根棉紗的心。上

上一些玻璃燈罩，便有兩個耳環夾住着，不會滾下來。另一包是

一根口槍，槍的一端，裝着一個好似廣東結裏賣的山椒椒一般的

東西。她一聲聲低聲打聽，一聲聲解道：

「這是定心丹。」

「這藥極了，現在若教例可改或改例。」T君在講笑音。

「……你抽了紙煙不抽，還要抽大煙呢！」陸先生起來，

見了這兩件寶貝，更是不高興了。

「……這藥外行話，這是比大煙還更進一步的藥具呢。」T

君冷笑着。

「……這藥極了，可以解解氣。」她低地坐在櫃前，又加

以解釋。

「……這藥極了，可以解解氣。」陸先生低地解道。

「……這藥極了，可以解解氣。」陸先生低地解道。

「……這藥極了，可以解解氣。」陸先生低地解道。





「唔！這個人真是不好。」她吸出一口煙，便發冷地說。

「你別說，」陳老五反駁。

「我，這一日是一日。」

「這你倒還得過，將來怎樣？」丁君也追問着。

「這你還問不得，那裏曉得將來，將來最多幾時化子也就沒了。」

「一個人到了這般地步，不圖謀取，便什麼話都可不必要說了。」

「陳老五這番話，你聽聽。」

「人生在世，要的就是那裏，什麼名譽聲名，都是假的，何必費心？」

「這小個子手裏不圖謀取，又在抽紅珠子了，沒有一會兒，那包裏就有五六十顆的紅珠子，便都化爲煙灰，散盡了。」

「你在這裏覺得怎樣？」丁君坐起身來，低首問着。

「還好，不壞，不壞，又很自由，白天睡到午後三四時，他無妨。他裏面有電影，打打小牌，總不能算是不舒服。……」

「陳老五不替誰說話，忽然站起來，嘆着氣說，『唔！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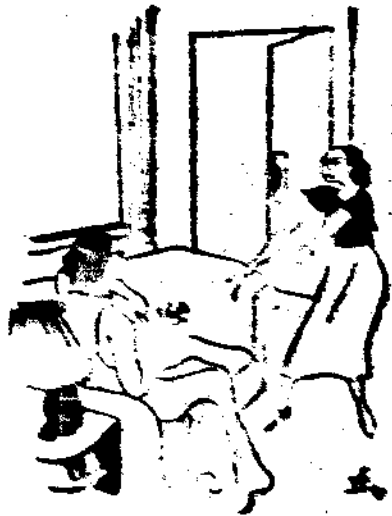
「這話聽來，倒有些像陳老五的話，這人真是不好。……」



# 傻女人

真納作 尤漢譯

在一個名女伶的客廳裏，時間是下午五點鐘。一個做樂



的少婦坐在客廳裏一張鍍金的椅子上，但個不安，她守候了許久，女伶才從她的臥室裏走出來。

女伶 你要見我嗎？

少婦 「請你別開口話。」

「是嗎？」

女伶 「見我有什麼事？」

少婦 「請你別開口話，我的丈夫交還我。」

女伶 「請你別開口話！」

少婦 「是嗎？」

女伶 「和什麼人說話，一請你別開口話。」

少婦 「請你別開口話，我的丈夫交還我。」

男子，不十分高，戴眼鏡的。是一個律師，你的經理的律師，名字就叫柯達尼。

女伶 「是的……我會見過他。」

少婦 「我知道你見過他……我求你，把他交還我吧！」

「長長的沈默」

女伶 「你不要誤會，我的沈默並不是因為給你條件……我沒有想

要你……因為我根本沒有見過你的丈夫，我不曉得怎麼將

他交還你。」

少婦 「可是……」

女伶 「可是……」

少婦 「可是……」

女伶 「可是……」

少婦 「可是……」

女伶 「可是……」

少婦 「可是……」

女伶 「可是……」

少婦 「可是……」

女伶 「可是……」

少婦 「可是……」

女伶 「可是……」

少婦 「可是……」

女伶 「可是……」

少婦 「可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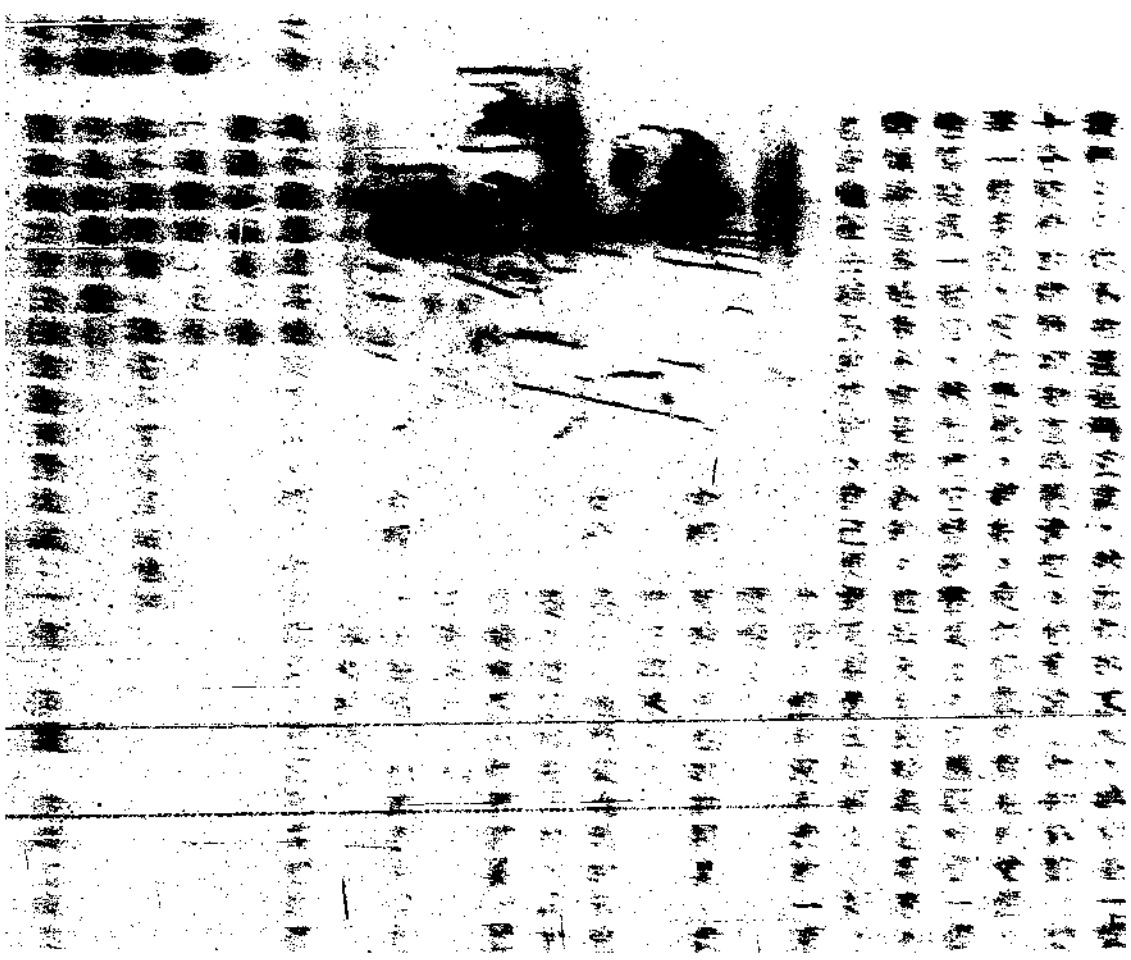
... ..

... ..

... ..

... ..

這本小書的出版，是經過了許多困難的。在抗戰時期，出版事業是極其艱苦的。但我們為了宣傳抗戰，為了教育青年，我們必須出版這本小書。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根據抗戰的實際情況，經過了許多人的努力，才編成這本小書的。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它包括了抗戰的理論、抗戰的實踐、抗戰的經驗、抗戰的教訓等等。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極其生動的，它包括了許多抗戰的實例，使讀者可以從中領悟到抗戰的真諦。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極其深刻的，它包括了許多抗戰的教訓，使讀者可以從中領悟到抗戰的真諦。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極其深刻的，它包括了許多抗戰的教訓，使讀者可以從中領悟到抗戰的真諦。



這本小書的出版，是經過了許多困難的。在抗戰時期，出版事業是極其艱苦的。但我們為了宣傳抗戰，為了教育青年，我們必須出版這本小書。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根據抗戰的實際情況，經過了許多人的努力，才編成這本小書的。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它包括了抗戰的理論、抗戰的實踐、抗戰的經驗、抗戰的教訓等等。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極其生動的，它包括了許多抗戰的實例，使讀者可以從中領悟到抗戰的真諦。這本小書的內容，是極其深刻的，它包括了許多抗戰的教訓，使讀者可以從中領悟到抗戰的真諦。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 十 四 个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勤

1. 關於本會之組織及職權  
2. 關於本會之經費及資產  
3. 關於本會之人事及紀律  
4. 關於本會之對外關係  
5. 關於本會之其他事項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教育學會」。

第二條 本會之宗旨在研究教育學術，改進教育行政，促進教育事業。

第三條 本會之組織如下：  
一、理事會  
二、監事會  
三、秘書處  
四、研究部  
五、出版部  
六、服務部

第四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會費  
二、社會捐助  
三、政府補助  
四、其他收入

第五條 本會之資產歸本會所有，由監事會管理。

第六條 本會之人事及紀律由理事會決定。

第七條 本會之對外關係由秘書處負責。

第八條 本會之其他事項由理事會決定。







樹枝樹葉遮得只見微光與碎影，我們兩人一邊兒走着，一邊兒商量了登台演戲的事。說到後來，正覺已完，談起，開天，我問他剛才進去的房裏是什麼地方，他說就是二十團團本部。我問他那個是團長，他說是那一個坐在床上不說話只是微笑的高漢子就是，姓名可不知道。我將剛才對於那團長所得的印象回憶一番，高頭子的身材，麻子的臉龐兒，眼睛發射着威嚴！沉毅，英俊，勇敢的光茫，確實是一個令人敬仰的人。我和楊新夢說：「回頭我願意多和他接近，他一定有很多經驗與生活供給我做小說的材料吧？而且我們和這一種人接近，意志也會受着影響而堅強起來的。」楊新夢同意了我的話說，「我是一見了那人就心裏敬仰的。」兩人正談論這事，黃子富從樹林裏大聲在喊着我們回去吃飯，原來已經是當午了。抬頭從樹林望上去，在密葉的中間正對着一線直射下來的陽光。

吃飯的時候，大家圍着一隻四方桌子，有椅子的就坐，沒有椅子的就站，一邊兒吃飯，一邊兒談笑，真是太過快樂了。可是，我却因為多數是陌生，並沒有放膽地談笑，何如那「貧嘴婆娘」嘻嘻地說着笑着，有時還大聲地尖銳地叫起來。我偷眼一望那麻子臉，他雖然也是合大家一起有說有笑，可是他并不是亂說，他還是保存着他的地位樣子，溫和中帶着莊嚴。

吃了飯，大家說是要到會場去，我也跟着走。我以為會場是離得很遠的，不料却就是在房子後面那樹林的右邊。在那裏有一個空曠的打麥場。週圍都是樹林，站着。朝南這一邊搭着一個戲台，上面用花綢子，紅布，白布，蓋住左右兩面和頂上，遠遠地望去，另外有一種美麗的色調，——很明顯地在鄉下農民看來是一件新鮮的事。這時，廣場上，已經到了不少的四鄉農民，看來似乎是排隊來的一樣，他們站在一起并不散亂，有許多人的手裏還拿着紅紅綠綠的小旗子。

遠遠地風吹來鑼鼓聲，我問楊新夢那裏的鑼鼓聲，他說，「到會的羣衆啊。」這真是又熱鬧又新奇的事了。我打戲台後面走出去，在山坡上，遠遠地望見一隊人在稻田裏的阡陌上走着，紅紅綠綠的小旗子在綠色的稻禾上飄動，鑼鼓聲「嗵嗵鏘鏘」地就在裏頭响着合奏着。近了一着，也是敲鑼子穿短褲的農民。跟着他們進了樹林裏，不知從什麼地方早開到許多兵士，他們盤着膝坐在打麥場上。

會場已經擠滿了人，聲音嘈雜得很，鑼鼓聲，談話聲，叫人聲，小孩子鬧着要吃東西的哭聲。有幾個小販在場裏擺小攤子賣糖果香煙之類。婦女們牽着小孩子在場裏跑來跑去。

宣布開會了，立刻台下寂然，表現着肅肅的空氣。不久我發現自己在戲台上，而且也跟着人們懸繫着嗓子學狼叫地在講演。講些什麼，自己都有點頭昏弄得不大清楚，到後來只是喊叫罷了。接着在台上喊叫的人很多，我昏昏然地退到幕後，預備化裝演戲；猛然地台下喊殺的怪聲，就如砲響一樣地震盪着樹林裏的空氣，衝上了我們後台來。我不管自己是已經化裝成爲戲中人的角色了，跟着後

台的人一起擠到前台，只見得台上有幾個兵士牽着一串手兒捆住繩子的囚犯，一個個地在受着台下的人的裁判，裁判的判詞簡單得很，只是一個殺字。接着由兵士押解到台下去了，主席宣布了我們要演戲，台前的白布幕扯攏起來。我很想跟着兵士跑下台去看看那一串如何結局，可是第一齣戲就是我與楊新夢唱雙簧，終而沒有辦法離開。

唱雙簧於我好像并不相宜，而且我的腦子裏頭老記住在戲台後面那一串囚犯的結局，結果，兩人雖然照着原定計劃出演着，終於并不怎樣成功，而且，台下的笑聲一起的時候，我的心兒就有點卜卜地跳動。我的心裏總覺得在這種場合，叫人發笑，太不將他們的精神思想嚴重化了。可是楊新夢那傢伙，他却是毫無感覺似地，只是要使台下的人發笑，好像台下的笑聲和鼓掌是引為最高興的事了。

正戲開場，那是一齣五幕劇，同來的人全班出演，我是一個主角，全部精神灌注在表演上，一切的想法都忘記了。這一齣戲不料效力很大，每一幕剛閉幕，台下的掌聲如雷動，震天價響；而且當演員的對話說得台下觀眾認為要表示他們的意見的時候，他們就喊起口號來。會場主席對於我們認為滿意，大加稱讚，說是晚上再來出演一次，我們自然是十分高興的事。

戲演完了，散了會，我心裏想起了要去看看那一串囚犯的結果，可是同時又不願意去看，於是乎跟着他們走了。

在樹林裏轉了一轉，又進了村莊，在那裏，走進了一間有兵士站崗的房子，門外一把大旗子，紅綢底貼上黑絨的圖案——標識！——，旁邊有一行小字寫着什麼師政治部，我這才明白那房子是什麼去處。剛才在會場做主席的那人，就是這房子裏頭的主任，我偶而走到門外那泥階上看看打麥場上的農家女人在晒麥子，他騎着一隻白馬跑來了。他是一個高身材，圓面孔，大眉毛，闊嘴巴的漢子，坐騎又是一匹長腳肥身的駿馬，真是威風十足。他將馬兒拴在泥階下的樹枝上，跑上來和我握手，堅邀我進房子去喝茶，說是，「喝杯茶，談談，」便將我拉進去了。

和他談天，真有趣，他真懇切地無所不談，——自然脫不了說一些關於那邊的事——最後談到演劇問題，他要我編一個劇本，由他做主角，他小孩子一樣地對我說，

——你以為我不會演劇麼？不，我很會演劇的。很會演劇的。學生時代，不瞞你說，哈哈，我還當過小生的角色哩。你笑我麼？我不配演小生？……那你的觀察是錯了。我現在才是這麼的一個高大漢子，學生時代也是斯斯文文地合你們一樣，哈哈。……喂，就這麼決定，就這麼決定好麼？你替我編一個劇本，我來演小生，一個有思想，有頭腦，能幹活潑，斯文，溫柔，還勇敢的青年，好麼？哈哈！剛才我看你們在台上演劇，我真技癢，假如是可以的話，那時我就要在班參加一份了。……現在，楊鬍子，好麼？你就編一個

劇本，今天晚上我們來演。……可以的，可以的，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夠勝任。……

我心裏雖然反對，當面不使他失望；我說，

——你有這個興趣，可是你有那種工夫沒有？……而且，你應該知道，今天編劇本——此刻已經兩三點鐘，晚上就要登台上演，怎麼行呢？

（他皺緊着眉頭，手搔住頭髮，呆着。）

——我一定替你編一個劇本，適合你做主角的劇本，下一回我們碰頭的時候，先一天籌備好麼？

他忽然從沉悶的表情裏好像被解放一樣地招着我的手說，

——你就在我們這裏工作好麼？……我們正需要你這種人材，……我問魯鬍子要去，一定來，一定來。那末，我們無論時候都可以演劇了。

我覺得他說得太興奮了，同時覺得事實上不可能，我說，

——均很難。我那裏只有我一個人，魯鬍子怎麼肯放我走呢？就是魯鬍子要去，恐怕也沒辦法。

——那也是實情。……慢慢講吧。……不過，我總要進行。

——這時黃子富跑進來，我記掛着他們，不知道那裏去，問了他，他說是，去看審問案子的。我的好奇心引我起了興趣要去看，他却說是，已經完了。接着何如寧，李正國，崔桂，張新夢都進來了，他們都是去看審問案子的。這一羣人跑到屋裏，立刻熱鬧得多，尤其是何如寧那「貧嘴婆娘」的話匣子一開，有說有笑，空氣從剛才那種幽靜的立刻變成喧嘩的了。

——魯鬍子，今晚要演的什麼劇本呢？她找我尋麻煩了。

——還是今天的戲。我冷冷地答她。

——還是今天的戲？……你們好啦，我可就吃力！……我不贊成。

——不贊成也要你演。

我說得那麼呆板地近於命令，她瞪了一眼冷笑了一聲，說，

——我頭痛，今晚恐怕……

——恐怕怎麼？不演嗎？

——就是恐怕不能演。

——我是已經通知你的了，要你演；你演不演是你自己的事，我可不負責任，你太調皮了，這是要不得的，（我想起今天在演戲的時候，她在後台吵鬧的事，）比如今天在演戲的時候，你簡直是不聽指揮，……你，去細心想一想，你有沒有錯誤。

我說的話是那樣的嚴重，空氣立刻緊張嚴肅起來，大家沉默了一下，何如寧臉紅紅地似乎是在生氣，又似乎是在後悔，低着頭不說話，主人這才要來調停似地開口，

——演劇就如行軍，在台上不聽指揮，這好比上前綫的兵士，不聽指揮一樣，那是要不得的。這一種錯誤，何如寧應該承認，而且今晚更應該努力些才對。楊鬍子，她已經承認錯誤，……你看她一句話都不敢出聲，……她晚上是一定更加努力，這，我可以擔保。

他的表情是莊重而又帶滑稽，這引起全體的人都大笑，何如寧嚙嚙一聲也笑了。我雖然覺得這和事老很會講話，可是對於何如寧這小妮子并不放鬆，我說，

——何如寧，你今晚演不演？不演，我們調人。

——演呀，她向我笑着說起來。

——好了，好了，我們一起到師部去。他們那裏今晚請你們吃飯，時間不早了。……

說着，他起身先走出門口，我們也跟着出門，而他躍上馬背揚鞭跑去了。

在路上，因為經過剛才那一番說話，大家都還帶着嚴肅的緊張的空氣出來，走了好久，沒有一個人說話。而且黃子富，李正國他們好像不敢和何如寧接近似地，亦並沒有和平時一樣和她親切，這是使何如寧感覺到痛苦的。她是一個好動不喜靜的活潑女人，如今大家對她這樣，簡直是在受刑一樣，我看她臉色蒼白，眼淚偷偷地在淌下來，實在是怪可憐的。我心想，警告她也就夠了，使她難受，那是不大應該的，很想將嚴肅的緊張的空氣打破，由我開始來說話，甚至於說笑，將溫暖的和平的空氣恢復轉來。可是，叫我在這種局面之下，如何改變態度和他們談笑呢？真是困難得很大的事。又是大家默默地走着。

走着，又走着，經過了幾個村莊，到了田埂上，迎面走來了一個人，那人是剛才在台上負責管理的，對我們很好，他對我們說話，而我就乘這個機會說起笑話了，於是乎，楊新夢也說笑，黃子富也說笑，何如寧也說笑了。到了與那人分別各走各的路以後，我們在路邊才將溫暖的和平的空氣恢復轉來。

師部的村莊上，合別的村莊一樣，門口也有一把大旗子，不過站崗的兵士不是手裏提着步槍，而是背着「格子籠」（手提機關槍）吧了。進了門，在受他們的歡迎之下，我認識了那位師長與一位政治委員，師長也是一個高材大漢，大眼睛，神采是威嚴當中帶着斯文的秀氣；政治委員的身材小些，面孔也不大，可是却長着一個大鼻子。因為我們是走路來的，時間化去不少，到了這時候，太陽下山，天空上飛着紅霞，已經是黃昏時候，他們在預備吃飯了。

他們請我們吃的飯，却是麵食，薄薄的大餅，聽你要吃多少就多少，小菜呢？有雞有肉，真是吃得又香又飽。飯後，大家跑到房子外邊的打麥場上坐着喝茶談天，不一回，在土台下面的大一點的打麥場上，幾個馬夫牽了一羣馬兒來。

——今晚要檢閱馬匹嗎？我向那師長問着。

——沒有嘞。他覺得我的問話有點駭異。

我指着土台下面那牽了來的馬兒給他看，他回過頭一望，實在駭異，就站起身走到土台邊去查問了。

原來師長吩咐師部各方面的馬燈都集中，預備今晚戲台上演劇之用，而傳令兵將話傳錯了，說是要將馬兒集中，這就鬧笑話了。

——誰叫你們牽馬來？許多馬要來幹嗎？

馬夫聽了師長這樣說，瞪着眼睛半晌說不出話來。師長心裏明白是傳令兵說錯了話，將要馬燈的話向馬夫說明，他們這才牽着馬兒回馬廄去了。

坐在黃昏的美麗的景色之下，談話說笑了一些時候，馬燈都集中一起了，我們這才起身跟着他們走向戲場去。

我們在後台忙了一場，很快地就宣布開幕，到了在演戲的時候，這才知道今晚的觀衆只是兵士。台下既然是有組織有紀律的人在看戲，自然是比較白天寂靜得多，他們悄悄地盤起膝來坐在打麥場上看戲，沒有人談話，也沒有人批評，空氣是那樣的靜穆。這一種良好的有如上海高等戲院的觀衆一樣的觀衆，對於我們在台上演劇的人是歡迎的，因為我們不用和在白天一樣地那樣大聲講台詞，只要和平常說話一樣就會一句一句地明亮。可是，在白天，我們演劇的時候，我們很興奮，現在就有點感覺到寂寞了。爲什麼呢？白天那時候，台下的觀衆有鼓掌有喊好，現在是只看到觀衆的眼睛，聽不到觀衆的稱讚。

我在戲裏演的是反角，是要受人判決死刑的囚犯，當演到要去受刑的那當兒，不知怎麼跑來了一個思念，記起白天真的在受裁判的囚犯的結果，心頭在跳動，……

就那樣翻轉來了。又是一場大夢。



上海南京路 電話九四一四〇（四線轉接各部）

# 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

本行存款分爲下列數種

## 商業

定期存款 附特別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甲種  
往來存款 乙種  
通知存款

## 儲蓄

定期存款 整存整付（甲種）  
零存整付（乙種）  
活期存款 甲種  
乙種

本行爲提倡商學二界節省糜費起見創設零存整付利息特別優厚如每月存洋拾元零四角一分期限二十年可得本利一萬元餘可類推摘錄五種列下

廿年	一〇元四角一分
十五年	二一元三角二分
十年	四六元三角二分
五年	一三三元九角
一年	八〇四元七角一分
年	滿期取一萬元；每月應存數

★各種存款章程承索即奉★

培 亞  
**園 逸**  
路 爾  
賽 起 半 時 入 晚 六 三 期 星



每星期三六晚准八時半起連賽十二次節目精彩絕倫高尚娛樂興趣靡窮良宵無事盍興乎來

本園入場券來賓會員看台每張大洋一元公共大看台每張大洋五角

★來賓注意★  
本園爲諸君便利起見場中特雇有經驗之代客購票員多人此等員皆佩有場中特別記號務希認清如有錯誤概不負責

●普通搖彩票●  
每期大賽舉行  
在末次賽堂開彩 頭彩約大洋二千元 二彩約大洋一千元 三彩約大洋五百元 彩票每張售洋二元 諸君欲購請早

★本園電話



**徵稿簡約**

一 本報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寫清楚（如稿寫及用鉛筆或打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報行格書寫者尤佳。

二 文字之外，如蒙以淺顯圖片及照片，請附說明，以便刊載。

三 投稿如附稿費，請明標明，以便刊載時，先見於其他刊物。

四 投稿如附稿費，請明標明，以便刊載時，先見於其他刊物。

五 投稿如附稿費，請明標明，以便刊載時，先見於其他刊物。

六 投稿如附稿費，請明標明，以便刊載時，先見於其他刊物。

七 投稿如附稿費，請明標明，以便刊載時，先見於其他刊物。

八 投稿如附稿費，請明標明，以便刊載時，先見於其他刊物。

九 投稿如附稿費，請明標明，以便刊載時，先見於其他刊物。

十 投稿如附稿費，請明標明，以便刊載時，先見於其他刊物。

不許轉載

**王培源** 律師 社會月報 並 代聲明 著作權

本律師受上開當事人聘任為常年法律顧問，並據聲明本報所刊文稿，係據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未經特准，一概不許轉載，如有侵害定當依法究辦，特此聲明，特此聲明。

事務所 南京路大陸商厦五一四號 電話 九四四五三

**社會月報 第一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陳靈犀

理事編輯 馮若梅

圖畫編輯 江棟良

發行者 胡雄飛

總發行所 上海廣西路雷波路口 社會出版社

電話 營業部九一六六六 編輯部九三〇九

**定戶注意**

請看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訊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原寄何處三項詳細開明寄至本社發行部便可運辦。

定價		訂購辦法		郵費	
預定半年	一元二角	零售	每份二分	國內及香港	每份一分
預定全年	二元二角	零售	每份二分	澳門	每份一分
		零售	每份二分	國外	每份一分
		零售	每份二分		

每月一册逢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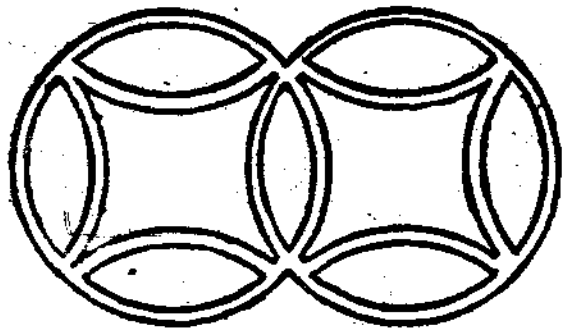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

廣告刊例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封面	每行一元	封面	每行八角	封面	每行六角	封面	每行四角	封面	每行三角
封底	每行八角	封底	每行六角	封底	每行四角	封底	每行三角	封底	每行二角
內面	每行六角	內面	每行四角	內面	每行三角	內面	每行二角	內面	每行一角
外頁	每行四角	外頁	每行三角	外頁	每行二角	外頁	每行一角	外頁	每行五分
正文	每行二角	正文	每行一角	正文	每行五分	正文	每行二分	正文	每行一分

色紙或影印價目另議，加裝期刊費另有表，與廣告費按洽（電話九一六六六）

廠址：上海徐家匯路一〇二號

# 雙錢牌



輕便  
耐穿

美觀  
舒適

製法  
完善

品質  
精良

## 大中華橡膠廠 股份有限公司



老牌國貨



煙味安穩

提倡航空救國之標  
提倡國貨救國之本

華成煙公司



華成煙公司出品

# 華華毛織紡織公司



【一】 國人擁戴的著名呢絨嗶嘰

【二】 中國規模最大出品最佳的毛織廠

【三】 門市部衣着部專門設計裁製男女服裝

【四】 總公司上海 四川路三十三號

【五】 門市部上海 南京路大陸商場  
南京路華商市場

南京 太平路一四二號

杭州 保俶坊第一商場